# 太空天使號

丁一科幻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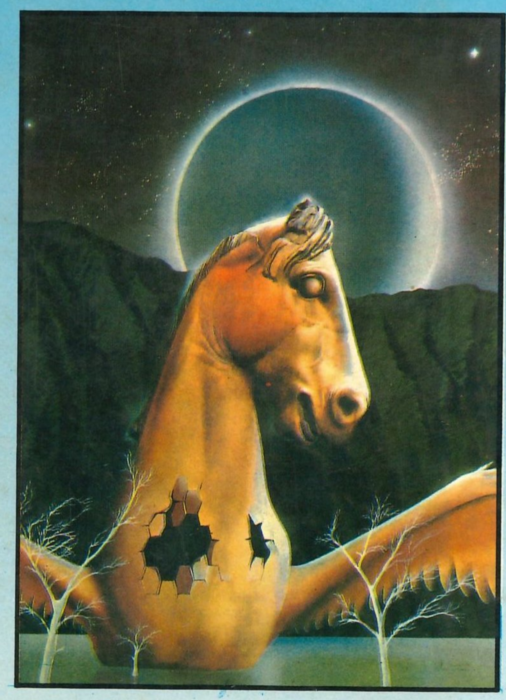
# 太空天使號

丁一科幻小說

丁一科幻小說 3

太空天使號

金麟



金麟出版■必屬佳作

# 太空天使號

丁一著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 序幕

它奔逃很久，沒有勁了。敵人就在附近，像上一囘合一樣再決鬥一次就會把它幹掉。一度是追逐者，它反而變成了被追逐者，它非躲藏起來不可。

從最近的開始，它對附近的星球進行廣泛的偵察，逐漸擴大偵察範圍，一直到它涵蓋了銀河的三角象限，以中心星球作爲它的三角尖端。

偵察行動很快就查出中心星球沒有智慧動物，在那麼細小的星羣中，那是意料中的事情。行星中的歹徒，一旦出現之後，將會是主宰的智慧動物。現在，它需要找個地方躲藏起來。

雖然這兒的星球爲數甚少，且隔離甚遠，但還是找到了一座適合它的目的的星球：一座固定的主要順序的星球，那座星球的天體現象也許永遠不會產生有智慧的生物。

它從星球中搜集物質，築了一個巢穴。當硬殼形成之後，它採取了最有效的形態，潛伏在裏

面。除了維持它的形態所必需的功能之外，其他一切的功能都消除了。

它在等待者。



# 一

托華德的鬧鐘在淸晨七點鐘吵醒了他，他凝視着天花板，享福了幾分鐘，然後起床。

那是出發的日子。

他刮鬍子，鏡子反映出他週圍的斯巴達式的簡樸設備：雙層床、桌子、椅子、一間小浴室、四周都被塗以一層悅目的中性顏色的牆壁所包圍着。

那個房間和有人居住的世界上各海港中數以百萬計的其他旅館房間完全相同。一位太空船員不必需要任何更豪華的設備。

他的行李袋早已整理好，擺在床脚下，正當托華德要把行李袋拉到他的肩膀上時，他按照慣例作最後的檢查，看看有甚麼東西忘記帶了，然後沿着走廊走進下降機裏面。

他嚇得反胃，圓形的平台迅速的下降了九十五層樓。在地下層，他走進一間休息室。休息室中裝飾有外星風景的壁畫。那是迎合太空船員所不可缺少的旅館藝術作品的主題。

在外面，那多層式都市的地下層，幾乎是沒有往來的行人。要再過一個小時，巨大的人員運輸車才會在街道上行駛。

托華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空氣的氣味新鮮，他猜想地球港一定又是在推行定期的掃除髒亂運動啦。

他依然覺得那座城市對他沒有甚麼吸引力，但是不管怎樣，他決定散步走到太空港去。

不久，他就要被關在狹窄的太空船裏面了，他想把握機會享受散步的樂趣。

城市對他沒有多大的用處，所有的港口都是一個樣子，至少在比較開發的世界上是如此，地球港也不例外：只不過是一座直入雲霄的過度擁擠的大蟻塚。

走近太空港，磚石鋼筋水泥的建築物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最近發明的塑膠泡沫建築物。塑膠泡沫灌進吹脹的模型中，在幾秒鐘之內就會硬化。

托華德認爲那是他所見過最醜陋的建築物，但是價錢便宜，一座建築物在幾小時之內就可以完工。

太空港週圍的建築物都是新的，因爲那個地區在幾年前的一場戰爭中被軍閥的部隊炸平了。地球港其餘的地方才剛醒過來，但是太空港和週圍的地區却日夜不停的在工作。

托華德在物色出售美饌的地方，在出發之前，他總要留有足够的錢，供最後一頓大吃大喝之



用。

在大多數的船上，特別是在小船上，船上的飲食會很快就變得單調無味。

他止步在號稱是正宗雅典餐館的招牌前面，決定去品嚐一番。他喜歡吃希臘名菜，在任何海港都市多的是希臘餐館。

餐館內溢出烤羊肉和出爐麵包的香味。他坐下來，點了一道名菜，指定要送一副他所選好的烤架到餐桌上來。

過了幾分鐘之後，一輛安裝在小輪子上面的自動端菜機一聲不響的開過來，從保溫的自動端菜機內層端出一碟又一碟薄切羊肉飯、葡萄葉八寶蒸飯、和新鮮的麵包。

托華德大吃大喝，所有的名菜都是美味可口的，所有的名菜都是道地正宗的，雖然那塊羊肉可能是在實驗室利用人工製成的，而製造麵包所用的麥子則可能是來自在太空中旋轉的農業站。

這年頭，地球上已經幾乎沒有耕種用或畜牧用的陸地了。

托華德吃煎餅，喝咖啡，吃完他的早餐。煎餅的蜜餞桃核香味，巧妙的抵消了黑咖啡的苦味。

在拿起他的行李袋之前，托華德在他的記事簿中記下「比里亞斯」海港餐館，給了它四顆星的最高評價。

在太空港的大門口，一陣陣聞慣了的化學氣味在衝擊他，他深深地吸氣，那眞使人恢復信心，他的行業的氣味。

對外行人來說，那是猛烈的臭味：溶劑。太空船的煙氣、加力推進器和短程化學燃燒器的燃料臭味。

過了幾分鐘之後，環狀穿梭車——那是一輛機器人牽引車，拖着一連串裝有工作台的卡車——滑行到大門口，好幾位要回家去的大夜班工人走下車來。托華德爬上車去，他是唯一的乘客。

太空港佔地四平方公里，地勢十分平坦，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被棚廠、修理碼頭、和地下機器廠所佔用。托華德在乘坐穿梭車前往終站的途中都要經過那些地方。

在那遠遠的發射場，他可以看到那三座直入雲霄的銀河運輸船的壯觀外貌。那是壟斷百分之九十七星際貿易和運輸的大輪船公司的運輸船。

在銀河運輸船的外面，現出不定期貨船較爲渺小的輪廓，那是他的船隻。

在那令人迷醉的座艙中，一切都是嚴格管理，不講人情，晉升的唯一方法是一路拍馬屁爬上船梯。那是托華德最受不了的作風——那種個性缺點使得他在海軍時始終是當個行伍軍官或是見習官。



穿梭車最後停在一座巨大的圓頂屋內，那是在所有人類太空中最大的太空港建築物，雖然若干星球上的建築物正在急起直追中。

托華德進入那終站內，發現他自己是置身於一座巨穴裏面，佔地數英畝。在巨穴的四週，有售票處、候船室、禮品店、小食店、裝載辦事處、海關及移民辦事處、僱用辦事處和數以百計的其他辦公場所。

大廈中央設置有陳列室，展示太空探險的歷史。托華德在陳列室中徘徊，等候運輸船人員僱用辦事處開門。

他很喜歡這家博物館，當他還是個小男孩居住在特倫汗灣的時候，他就讀到有關它的報導，夢想着有一天他會進入太空。

他投身進入太空航行是有點慘不人道：當三雄進攻共和國，他才十六歲的時候，就奉召加入太空海軍。

有很多陳列品是專門說明三雄時代的艦艇和該一邪惡但幸而是短命的帝國的武器樣品。

大招牌上的僱用辦事處燈光閃亮之後，托華德漫步走往那辦事處。辦公桌後面那個人是個典型的代表性人物，他們替太空港務局或是太空運輸公司打工，但是他們自己從來沒有到過太空去：服裝整齊，晚娘臉孔。

托華德把金質的太空船員手環從他的手腕上解下來，交給那位官員，他把手環放進他的電腦裏面。手環記載有托華德的海軍和商船服務記錄——至少是兩者的官方記錄。

他的眼眉毛稍爲升高，當他閱讀電腦所印出來的資料的時候，「那邊的沙蘇瑪公司頭等船有兩個空缺，」他說，「還有四行星公司的星際旅客號。按照你的資格，我可以替你在任何一條船上安排一個職位。」

「不感興趣，不停期貨船呢？」

「啊，眞抱歉，」那位年輕官員和藹可親的說：「你有精神病嗎？」

「是啊，我討厭虛有其表的人。」

「啊，讓我來想想看，有一艘『太空天使』號，正在物色一位補給官。船長昨天整天都在主持口試，辭退了我們介紹過去的每一個人。不錯，他們都曾經被各公司辭退過，但那眞是太挑剔了，雖然他們沒有一個人擁有你那種才幹，我說呀那艘船你最有希望考入。」

「聽起來蠻好的，船長主持口試沒有？」

「約在一個小時之內，當我得到消息時，我會通知你。」

「好！我到咖啡店去等。」托華德背起他的行李袋，走到行李寄存櫃去，他把一張塑膠片放進去，把太空行李袋放進裏面，用他的右手大拇指頭緊壓門上的玻璃板，好讓它印上他的手指紋



。辦完了那件事，他走向電梯。

托華德選定第六層的太空港大衆咖啡店，因爲那是打聽有關港中船隻和輪船公司情況閒話的好地方。

他發現咖啡店中人客稀少，大多是像他自己一樣的太空船員，穿着幾十個系統的太空航行服裝，很多家輪船運輸公司的制服。

托華德走到最靠近他的餐桌的服務台，按下標明是「咖啡、黑色、附加甜味劑」的按鍵。一杯咖啡就立刻升到櫃台頂端，他把那杯咖啡端到他的餐桌上，坐下來，他傾聽他週圍的談話。生活的經驗早就敎導他要少說話多傾聽。雖然他可以同時傾聽好幾個人的談話，但他很少聽到有價值的消息。

都是日常聽到的謠言，例如某人發現聰明的外星人；某人每隔六個地球月份往來一次，像機械一樣有規律，托華德只記得是這樣。

沙蘇瑪公司計劃和星雲公司合併，那可能是有價值的消息，那樣大規模的合併是非法的。托華德把這消息歸檔存查。

他突然發現有人出現在他的身旁。

「啊，對不起，先生。」

托華德向上看，看到一個小伙子，大概是十七歲，瘦長、有金黃色的頭髮、碧眼、和一副瘦弱營養不良的臉孔。他穿着一件退色的公家發的工作服，工作服太小了，不適合他穿。

「坐！」托華德說，一面指着他對面的坐位。

「對啦，」那小伙子回答，一面坐下來。「你是在那一條船工作？」他怕羞的微笑，非常的幼稚，托華德眞想去酥癢他的肚子，或是用捲起的雜誌來拍他。

「我還沒有找到呢，今天下午我也許就會知道。」他又回過頭來專心喝他的咖啡。

那個新來的人敬畏的在注視着他，那眞使托華德覺得很不自然。

「你是說，你可以隨便挑選一條船跟着船出去？」

「通常是，」托華德喃喃自語。「不會有很多我可以擔任的船上職務，除非是當船橋官和輪機官。如果港內有三條船，我通常可以跟其中一條船出去。」

他希望那會結束談話，他的希望落空了。

「有甚麼問題？」

「我想找人僱用我找了一年啦！」那小伙子沉痛地說。

「沒有經驗。沒有經驗他們就不會僱用你。我怎會有經驗？除非是我在船上找到差事。」

「慢慢來，」托華德說。「當海軍去，我就是在海軍學會了太空航行。你會在海軍學到很多



船上經驗的，當你退伍之後，你就會得到你的甲級太空船員手環。」他擧起他自己的手環。

「我每週大概試找一次，」那小伙子痛苦地說。「這年頭，他們規定你要有大學的學位，我的左眼有點散光，他們不要有身體缺陷的人。」

「那眞是不好受，小鬼。當我從軍時，他們只計算你的手脚，如果加起來四肢齊全，那你就合格啦。如果你會讀書，那是一項優點。那是在戰時，當然啦。那時候他們不會那麼挑剔。」

「就是那樣子——戰爭一結束，太空船員太多了，職位不够多。海軍是處於和平戰備狀態，只收大學畢業生。我沒有辦法進入太空。」他的臉低垂下來。

「你怎麼辦呢？」托華德問道，想改變話題。「我是說，當你不到港口來的時候，你的父母幹甚麼呢？」

「沒有父母」，那小伙子虛張勇氣的說。「我是自食其力。我是在州立孤兒院長大的，我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他們就趕我出來。戰後孤兒太多了。」

「那麼你一直在幹甚麼呢？」

那小伙子聳聳肩膀。「打雜，有時候我在這兒附近掃地，我每週領兩次州發的救濟品，至少他們不會讓我餓死。」

「甲級太空海員托華德賴芬，馬上向獨立貨船太空天使號船長報到，聽候口試。」播音系統

發出無精打采的聽音。

「那是要找我」，托華德說，一面站起來。「眞開心跟你聊天，小鬼，祝你好運。」他走開了，沒有回過頭來看。

托華德不想當個硬心腸的人，眞的，他實在是替那個小伙子難過。

他們實在是人數太多了，拚命想進入太空的小鬼，看到了他們就會使一個太空船員傷心，愛莫能助。

托華德走開，覺得令人作嘔的僥倖。

他走到船上，他喜歡走過太空港碼頭，船長也許會不介意。很少會有合格的人申請到一艘不定期的舊貨輪上工作。

他經過沙蘇瑪公司的好幾艘巨輪：可愛的船隻，雖然他是不願意在那些船上服務。頭等船多年來就一直是該公司身負重任的船隻，謠傳它們將會被「超級新星號」所取代，那是最新式的太空船，不過沙蘇瑪公司對這個計畫依然是保密。

走過了沙蘇瑪公司，托華德遇見了「星際旅客號」，那是一艘移民船，準備從人口擁擠戰後瘡痍滿目的地球運送數以千計的人民，到某一能提供更佳生機的地方與更寬大的世界去。



不定期貨船，穿梭船，和小公司的船隻，則又是另一回事。這些船隻狹窄，至多只能裝載不到二三十個船員。滿身傷痕，飽受重擊，它們通常都是已經報廢了被人遺棄的船隻，當其中一家公司生產了一隊新式的船隻之後就被人拍賣掉。

托華德認爲，它們比最好的新式船隻反而更爲漂亮，他選定要在這些船隻上過他的生活。最後一艘船是「太空天使號」，它的停泊位置使托華德知道它最近的福氣如何，這兒遠離主要的建築物，碼頭費比較便宜。

它眞的是一件老古董，它昔日光亮的船身，與太空流塵猛烈相撞了好幾年之後，現在是慘淡無光了。

根據它的船名，他知道它一度是屬於昔日的天使公司，在當時，輪船公司是由一位老闆、少數幾艘船隻、和半海盜式的船員所組成的。

在它們的時代裏，它們都是榮耀十足的船隻：「星際天使號」、「天狼星天使號」、「守護神天使號」、和「星雲天使號」，而「太空天使號」則可能是該公司仍然航行太空的最後一艘船隻。

在梯口頂端，有一個長有大鬍子的矮個子在迎接托華德。

「請求准許上船。」托華德正式聲明。

「所請照准。」矮個子回答。太空船員是講求禮節的人物。

在船內，船像是在家一樣的舒適，托華德眞想踢掉他穿的靴子。甲板、船艙隔壁和天橋，都被在地心吸力場尚未發明之前太空海員在他們的靴底所安裝的磁鐵板磨得百孔千瘡。

他敲擊船長的艙口蓋，聽到了「進來」的咆哮聲。

「太空天使號」的船長是一個相貌粗野的女人，年約五十歲，有一副瘦弱緊張的臉孔，一枝天狼星五號雪茄煙從她的牙齒中突出來。她戴了一頂很多船長愛戴的可笑的尖頂布帽。她以常見的姿態伸出她的手，托華德把他的手環丟進那向上張開的手掌中。她把手環放進她的電腦裏面。

「你會用短光波切割儀嗎？」」她突然問道。

「會。」

「你是在那兒學會的？」她好像是覺得奇怪。「我昨天打發走了五六個來求職的人，因爲他們不會。你當過小行星的礦工嗎？」

「沒有，我當過小印章星球上的戰俘，我們運用戰俘來開採石礦。」

「他們會放心讓戰俘運用雷射工具嗎？」船長無法掩飾她難以置信的口氣。

「他們把炸藥圈在我們身上，並且使用遙控監視，無所不用其極。」

「啊，我需要一位經理官，一位會用短光波切割儀及能够指揮衆人使用的人，你能辦到嗎？」



「當然啦！」

「好啦，太空船員賴芬，你被錄用了。那還剩下一個差事的空缺。」

「甚麼差事？」

「船上侍應生，在舊式飛彈發射船上，我們依然使用他們。沒有機器人，我們最後一名船上侍應生年紀太大了，無法勝任工作，他在牛郎星三號離船不幹了。他是個乖孩子。」

「我剛好找到你需要的小伙子，我剛才在終站認識的小伙子。我從未見過那麼倒楣的人，就像我十五年前一樣。」

「帶他到船上來。」

「他需要裝備。」

她伸手入電腦，抽出一片薄金屬片，把它交給托華德。「那將足够他備辦裝備之用了。」她說。

「一切費用都要記帳，扣他的薪水。在兩個小時內帶他來，我們要準時在十二點鐘升空出發。」

托華德敬禮之後走開，那條船的信用卡放在他的口袋裏。如果他要那樣辦，他可以利用信用

卡掛帳到他自己的船上。他知道至少他已經和一位好船長簽訂了僱用合約。

凱利坐在咖啡館內，在喝咖啡沉思，他那一杯咖啡那時候已經喝掉了一半，快涼透了。他想起了跟他聊天的那個太空船員：一個高瘦的男人，鬢髮漸白，他的行動輕鬆優雅，他一生都在適應太空人所遭遇到的各種地心吸力。他穿着在獨立貨船上工作的人所穿的工作服和笨重的靴子。

凱利最希望從事那種工作——承運他們能够找到的貨物，交運貨物到任何目的地，然後等候下一個合約。

不定期貨船沒有母港，不必遵守航程表。凱利寧願在地球和月球之間的定期貨輪上工作，雖然是幹甚麼差事都可以，只要能進入太空！

凱利覺得有人輕拍他的肩膀，他往上看，那個太空船員又來了。

「快來呀，小鬼。你在『太空天使號』上有一個差事了。」

在太空港一條街道內，有十多家迎合太空船員的剩餘物資商店。戰後在市場上傾銷了以百萬噸計的剩餘物資，商店在一夜之間紛紛崛起，那是太空船員花小錢替自己添置裝備的理想地方。

托華德走向這樣一家最够派頭的商店。



「首先，」托華德說，「要買一個甚麼東西都能裝進去的袋子。」

店主拿出來一個光滑的灰黑色的太空行李袋。灰黑色是戰爭快要結束時海軍喜歡的顏色，托華德自己的袋子則是比較保守的深藍色。

托華德摩擦他的兩隻手掌，「現在，要買一套防護衣。」他喜歡這樣子，凱利也高興囤積他新行業的特種裝備。

他們到達懸掛或陳列防護衣的地方，一切衣服，從防彈背心到利用硬化陶質纖維製成的關節薄板西裝，應有盡有。托華德選購了一件裝甲布料的工作服。

「那是穿來阻擋子彈的嗎？」凱利問。

「啊，有一點是的。但是，你將會去到有荆棘、毒牙、刺鈎、螫針等等比子彈更要命的地方。那就是裝甲工作服的主要用途。你有刀嗎？」

凱利從他的口袋中拿出一把刀來：一把彈簧刀，廉價品。

「快把它丟掉，那只能用來刺人。我來替你買一把更好的刀子。」

他查看店舖前面的陳列櫃，最後選購了一把重刀鋒鞘刀，和一把可以摺合放在口袋裏面的小刀，除了刀身之外，刀柄上還附帶有好幾種工具。

「這足可應付一切情況了，而且，在必要的時候，你還可以利用它們來刺人。」

托華德還選購了禦寒的衣服、一隻手錶式的計算機、工作手套、衣服——太空船員行李袋所裝的一切必需品。

最後，托華德帶凱利到店舖的後面去，那是貯存鞋子的地方。他們翻尋了幾分鐘，托華德趁機對他講述好靴子的優點。

「你也許會有不同的想法，小鬼，但是靴子比太空船員任何一件其他裝備更爲重要。因爲你永遠不會知道你將會在甚麼時候用脚走路，或是置身甚麼地形，或是置身甚麼氣候。」

凱利不喜歡聽到「用脚走路」的說法。

「此外，」托華德繼續說下去，「太空船員不必需要太空，就像水手不必需要水一樣。那只不過是到達行星所必須越過的空間，行星才是工作的地點。在地面上，你需要穿靴子。呀哈，找到了！」

驚嘆了之後，他從箱子中抽出一雙靴子來。

「眞正戰前尙未分發的太空陸戰隊靴子！」

「你怎麼會知道那是戰前的？」凱利問，一面從箱子中翻尋一雙合適的靴子。托華德把一隻靴底翻過來。

「你看到那些小小針孔沒有？那就是他們用來釘裝磁鐵片的地方。他們已經有五十年沒有使



用那些磁鐵片了，但是海軍規定空框依然要保留在那兒，以防裝備失靈。戰爭來臨之後，他們取消了那條規定，還取消了很多特點，好節省成本呀。這些靴子會够你穿一輩子。」

在店舖的大門口，凱利在全身鏡中看到了他自己的樣子。他看到了他自己一向所夢想的樣子，穿上了太空船員的工作服和靴子，工作服寬鬆地穿在他瘦小的身軀上，效果就像是小鬼打扮成太空船員的樣子。

他依然不覺得像個太空船員，後來凱利發現鏡子中托華德在他肩膀上的影子，笑他自我陶醉。

「衣服大了一點兒」，凱利說，好掩飾他的難爲情。

「你會長胖的，如果這條船的伙食是不錯的話，我猜一定是不錯。我看船長不會是那種人，她竟然會留用不稱職的厨子在船上。」

他們走路回到終站，凱利努力避免首次航行人員那種昂首濶步擺臭架子的樣子。托華德從行李寄存櫃中領回他的太空行李袋，他們乘坐穿梭車回到船上去。

沿途凱利張嘴注視他週圍的景物，他從來沒有獲准進入發射場，他還沒有眞的搞清楚一切，事情眞的要發生了。

當穿梭車駛入「太空天使號」碼頭時，凱利高興地凝視着那條船被太空磨擦過的船身。船的

減震裝置，不知被多少千萬個世界泥土所衝擊，瘢痕滿目。

從逐漸尖細的船頭到船的降落架底部，他覺得那條船就像是他所夢想過的最堂皇的皇宮一樣的華麗。

托華德帶那個小伙子走上跳板，再度辦妥「請求准許上船」的禮節手續，這一回是替凱利辦理的，他已經是其中一名船員，托華德不必再辦理請求准許上船的手續。

梯口通到一條彎曲的坡道爲止，而彎曲的坡道則向上彎曲與對面的牆壁會合。托華德以熟練的姿勢從容爬上去，但是當船的磁力場吸住他的時候，凱利蹣跚而行，覺得他的肚子突然在抽動。

他們向着它前進的「牆壁」變成了甲板，船本來是直立在它的避震裝置上，突然間好像是變成水平的了。

凱利往後看，只發現降落場的鋼筋混凝土現在是垂直的像塔一樣高聳直入雲霄。在梯口頂上那個人好像是在水平站着，反抗地心吸力。

那是使人暈眩的景像，凱利只好迅速眼望他處，跟隨着托華德往後退。

他們從入口閘出來，進入狹窄的梯路，向右轉。梯路轉入一條繞行道，繞行道延伸越過一個洞穴似的船艙，然後又變成一條梯路，其中一條梯路排列有一道一道的門，有些門掛着門牌，像



貨物起重機、水耕室、洗衣室、浴室等。其他的門則沒有掛門牌。

當托華德和凱利走到船的船頭時，托華德爬上通往上甲板的梯子，梯子止於距離船橋數步遠的地方。托華德又再敲擊艙口蓋。

「進來，」他們進去。

「這位就是新來的小伙子嗎？」那個女人上下打量凱利，毫無表情。

「你叫甚麼名字？」

「凱利，啊，女士」

「正確的稱呼是船長或艦長，還可以叫傑蒂，但是我會大踢特踢你的屁股，如果你膽敢在船上使用這一稱呼，在這條船上，船長是習慣性的稱呼，凱利甚麼？你還有別的名字嗎？」

「沒有，媽——船長，那是唯我一的名字，當孤兒院在難民營收容我時，因此……」

「那麼就叫凱利吧！」，她說，一面按她電腦上的一些按鍵。

滴答一聲，一條薄薄柔軟的金帶從一道缺口中突出來。她拿起那條金帶，把它夾在凱利的右手腕上。

「你現在是太空天使號不定期貨船上的太空船員了。你的階級是二級見習太空人，每隔一個船月，你和其餘的船員要把你們的手環交給我，來登記你們最新的記錄。」她一開始就採取公事

公辦的認眞態度，但是她下一步的指示則更爲認眞。

「你們兩位現在要繳交給我你們的隨身武器。」

沒話好說，托華德伸手入他的行李袋，取出兩枝裝進槍套裏面的手槍。

凱利看到了那兩枝手槍眼睛就瞪大起來。一枝是普通的小手槍，可以發射高速的金屬彈頭——大多數警察所携帶的那一種手槍。

另外的一枝手槍嚇得凱利霎眼，那是一枝軍用雷射槍。只有三軍的退伍軍官才准以老百姓的身份在地球上携帶它們。

船長拿走了手槍，轉向凱利。

「沒有隨身武器？」她問道。

「只有我們在剩餘物資商店所買的刀子，你想要嗎？」

「不要，你可以保留他們，只要你不使用它們來刺殺你的船上同事。但是，任何雷射或高速彈頭武器，必須在發射升空之前繳交給船長，鎖在軍械保險庫裏面。如果事後發現你擁有這樣的武器，我可以把你從空氣閘中趕出去，不准携帶生命維持系統。」

她讓凱利有幾秒鐘的時間去吸收這一重大而冷酷的眞理，然後以較爲溫和的語氣繼續說下去。



「現在，你們兩位到下面飯廳去認識你們船上的新同事好嗎？」

他們轉身離開船橋，越過艙口蓋，凱利看計時器，自動讀出來：十一點零八分，三月二十七日，二一九五年，他永遠忘記不了那一天。

其餘的船員聚集在一張大長方形桌子的週圍，喝咖啡和茶。托華德找到了一個空位，坐下來。不好意思的猶豫了一陣子，凱利也坐下來。

托華德開始講話：「托華德賴芬，經理官。這位是凱利，新來的船上侍應生。叫我托好了！」

「漢姆施爾菲施特，」桌子一端一個大黑猩猩一樣的男人自我介紹。另一端，船長的位置，沒有人坐。「我是副船長兼船上的當家漢子。」

最後一個職稱是一些舊式船隻有時候仍然使用的古代職稱。

施爾菲施特的微笑看起來像是鋼琴的鍵盤，他指着他左邊的一位惹人注目的女人，「這位是美絲莉勒布蘭，醫官兼廚師。」她嫣然微笑，凱利可以看出來托華德早已被迷住了。

「亞奇米特穆罕默德，輪機長兼本船大氣層飛艇駕駛員。」這句話是出自有大鬍子的矮個子，當他們上船時他就站在梯口頂端。

他指着一個有點圓胖紅頭髮的小伙子，比凱利大一兩歲，凱利就坐在他旁邊。「這位是拉法埃脫賴賓諾稚妶，我的助手。」

「芬卡文諾夫，領航官兼蒸餾官，」一個高大黑頭髮黑眼睛的人說，他坐在拉法埃脫旁邊。

「伯特倫西姆斯，」一個坐在芬旁邊的白髮老人說。「我是超級貨櫃管理官、會計官兼哲學家。坐在我對面的美人兒是南茜吳，通信官兼水耕官，有時候還客串外星植物學專家。」

嬌小的身材，烏黑的頭髮，杏眼，南茜似乎是太年輕了不像是位船上的官員。

「在這兒各位都身兼各職嗎？」托華德問。

「通常是，」漢姆回答。

「我們都是一羣多才多藝的人，美絲莉是位動物學家，芬是位化學家，我是個重武器專家，伯特倫精通歷史，南茜會奏小提琴，亞奇米特是位書法家。除了本職之外你還會幹甚麼呀？托華德？」

「我該告訴你嗎？我一定會被抓去幹很多份外之事。」

「那倒是眞的，」漢姆甘言勸誘，「你莫如現在就爽快說出來吧，我們最後總會知道的。」

「啊，大概是樣樣都會吧。戰時我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單人、雙人、和三人偵察船上服役，那需要去接受船上各種職務的訓練。我善於偵察搜索和製圖，我懂得一點地質學，我會開礦和採石



，我會駕駛大氣層飛艇和水上快艇，我會使用輕武器和炸藥。」

「好！」副船長說。「本船人才衆多，我們儘量利用我們所可能獲得的專長。你上次是在那條船上服務？」

「紫色火鷄號，那是獵戶星座金屬水晶公司的一艘礦藏探勘小船。公司倒閉了，那艘船也拿去拍賣了。」

「他們的損失就是我們的利益。」漢姆轉向凱利，「小伙子，你要從基層幹起學習太空航行，誰想先要他呀？」他繞着桌子看。

「好呀！」亞奇米特說。「我們進入太空之後，拉法埃脫和我就要大修和清理機器房，我們可以多用一個人。」

「我會來幫忙你，如果我能抽空的話。」托華德說。

「謝啦，」那個阿拉伯人說。

船內對話通信系統鈴聲急響。

「在五分鐘之內船隻升空，」漢姆宣佈。「快收好杯子。拉法埃脫，你護送凱利到他的寢室去，敎導他怎樣準備起飛升空。托華德，你跟我來。」

凱利跟着拉法埃脫離開飯廳，他們走下船梯，來到下甲板的梯路，然後越過船艙趕快走到繞

行道。

剛走過船艙，拉法脫就打開一個艙口蓋，露出一間狹窄的小寢室，設置有一張摺疊式雙層床、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

按照小老大哥的指示，凱利展身躺在雙層床上。

拉法挨脫抽出兩條寬大的安全帶，綑着凱利的腹部和大腿，讓他的兩臂留在外面。

「這眞的是多此一舉，凱利，但是安全規則規定，在你起飛之前，一定要先把你綁好。打開了地心吸力場，你通常是沒有甚麽感覺。我的寢室就在梯路對面，阿奇米特的寢室就在我寢室的隔壁。你聽到下次鈴聲響之後，你就可以解開保險帶。」

講完了那句話之後，他就跑出去，並且隨手關好艙口蓋。

凱利緊張地等待着，依然不敢相信一切的事情眞的要發生了。

還不到兩個小時之前，他還在太空港一家咖啡館裏面拖地板，跟他從孤兒院裏被放出來那一天一樣，上不了太空。

現在，他躺在一艘不定期貨船的舖位上，準備出發到誰知道是甚麽地方去。他覺得害怕，夢醒了之後，他也許會躺在一家州立的臨時收容所的床舖上。

「太空天使號」開始震動，凱利感覺到有一種緩慢沒有方向的壓力，持續了幾秒鐘，然後停



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幾乎是無重量的感覺。

突然間，正常的地心吸力恢感。

在十全十美的人造地心吸力場，除非是使用儀器，否則，加速度應該是無法察覺的，但是那個新來的船上侍應生開始體會到還沒有人發明十全十美的地心吸力場呢。

一聽到第二次鈴聲響，凱利解開保險帶，起來，察看他的房艙。他的房艙！他一輩子從來沒有住過單人房。他唯一住過類似單人房的地方是睡在公園裏別人看不到的矮林下。

房間雖然是一間斯巴達式的小房艙，但是他可不願意拿它來交換地球上最豪華的旅館套房。

這是一間太空船員的房艙，也許只有四步長，三步寬，床舖、小桌子和椅子，都整齊地摺疊着靠着淡綠色的船艙隔壁。

以往的住客留下了他們的痕跡：焊接在船艙隔壁上的是一個鐵鈎，那鐵鈎一定曾經懸掛過練拳擊的沙袋，有一個人精心在舖位上方雕刻了一幅外星的風景圖，顯然是利用手工具雕鏤成功的。

他一面搖頭，一面縱覽他的新領域，想起了孤兒院，他所住過的州立臨時收容所；長長的宿舍擺着一層一層的雙人床舖，永遠不會有任何隱私權，而且不可避免的要被那些歹徒偸盜和欺侮。

他還在沉思，托華德的頭從艙口中露出來。

「你安置好你的東西沒有?」

「我在一分鐘之前才下床。」

「你在太空將永遠不會有足够的時間，如果你的動作是那麼慢的話，凱利，來，你的衣服要放進這個內務櫃裏面。」

托華德打開了床舖對面通進船艙隔壁的一道門，他幫忙凱利掛好他的衣服，並且告訴他該把他私人的財物安放在那兒。眞可憐，沒甚麼好安放的。

領航官芬打岔他們，他把他的頭從艙口伸進來。

「快到洗衣室來領你們的被服，你們兩位。對了，托華德，洗衣室現在由你來負責了。」

「我猜就是，經理官總是要兼管不屬於任何人權責範圍內的雜七雜八事情。」

凱利領他的被服回來，托華德教導他怎樣把他的床舖整齊摺疊進床舖的牆上缺口，然後走了。

凱利對他的房間作最後的留戀凝視，然後他漫步向前走，走到飯廳，他在飯廳發現漢姆和船長在批閱公文。船長抬頭看到了他。

「凱利，你到厨房去幫忙美絲莉和托華德好嗎?」



「是、是、船長」凱利說，覺得眞像個太空人了。他發現美絲莉和托華德在狹窄的厨房中辛苦工作，空氣中散發着一種沒有聞慣但是很香的氣味。

「那是甚麼氣味?托華德，」凱利問。

「那是正在烘烤中的新鮮麵包，你會相信嗎?小伙子，我們發大財了!」

「我當然是在烘製麵包，」美絲莉說，「不管怎樣，只要還有麵粉。凱利，拿碟子出來，擺好餐桌，托，從下面的箱子拿三個洋葱出來，那邊，開始把它們切碎。」

托華德綁上一條圍裙，開始工作。凱利設法查出碟子是安放在那兒，他把餐桌佈置妥當之後回來，他發現托華德正彎身放好一個可以收回的砧板，他的衣袖捲起來。

美絲莉在凝視他露出的手腕，手腕週圍有一圈一圈的痕疤。

「我的天呀，你是在那兒得來的傷痕呀?」

「妳從來沒有看見過手銬傷痕嗎?美絲莉?你該看看我脚踝上的傷痕，脚鐐比手銬重多了。」

「我聽說過他們是那樣虐待戰俘，但我從不相信那種事情，」她說，有點發抖。

「你不應該相信你所聽到的一切宣傳，雖然，有些宣傳是眞是。」

凱利在地球港曾經看過退伍老兵身上類似的傷痕，他也聽說過他們的一些故事——足可體會

到托華德在身心方面一定是個特殊的人物，才能够忍受得了那樣的虐待，而保持他身心的健全。

托華德和美絲莉合作順利，兩人都動作熟練，經驗豐富，能够在船上厨房窄小的地方弄出大量的餐點來。

凱利忙着去找厨房用具，托華德準備配料，美絲莉負責烹調。

「我記起了一件事，」美絲莉說。「凱利，你準備了多少個位置？」

「十位。」

「再佈置一個。船上有一個人你們兩位還沒有見過，他是公司的代理人，我們和那家公司簽訂了這次航行的合約。」

「這次出差我們的任務是甚麼？」托華德問。「船艙是空空的。」

「一切都是在暗中進行。在我們離開地球之前，船長和漢姆甚麼話也沒有說，我們在吃完晚飯之後就應該會知道。」

在吃飯時沒有說甚麼話，但是大家都偶而匆匆地看看坐在船長左邊的那個男士。他是個嚴肅的矮個子，禿頭，大肚子，顯然不是一個太空船員。

雖然他一輩子也沒有吃得那麼舒服，吃完飯之後，凱利輕鬆多了，因爲他發現太空船員進餐



禮貌的繁文縟節，眞是使人受不了。

首先，拉法埃脫叱責他用左手傳遞食鹽：有很多太空船員是來自禁止用左手傳遞東西的社會，因此這種習慣也普遍爲太空船行界所遵守。

後來，凱利傳遞一碟火腿肉片——謹慎地用他的右手——給亞奇米特，那小伙子驚奇地發現，輪機長和船長兩人都是屬於嚴禁他們接觸豬肉的教派。

到了晚餐結束之後，凱利深感羞辱，並且很感激船長介紹那個陌生人。

「這位是雪奇普博失，明斯克礦物公司的代理人，他要隨船監督我們所進行的作業。請你向船員們講解方案的好處，雪奇。」

「明斯克礦物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小公司，」普博夫開始講解。「那家公司是由地質學家阿歷山大史特爾尼柯夫所成立的。在戰時他是擔任基地建築工程單位的工地測量員，以促進海軍的擴張。地質學家往往是如此，他經常從工地溜跑，私下去探測星球構造的特性。

「在阿發杜比魯四號，那是一座地質非常特別的行星，他有所發現，在基地工地附近的山脈中，他發現了一層純鑽石結晶，體積龐大，可以切割成一片一片。那是不必說了，史特爾尼柯失先生沒有向他的上級提及任何有關他的發現之事。」

「短光波」托華德說：

「你說甚麼?」普博夫好像是搞不清楚。

「當我接受面試時，船長曾經問過我是否會用短光波切割儀」

「一點不錯。當我們到達我們的目的地之後，就需要借重你的採石技術，啊！我剛才講到那兒?啊，對啦，戰後，史特爾尼柯夫返回家鄉去，他找到了若干贊助人，他們於是合夥籌集足夠的資金，成立明斯克礦物公司。爲了僞裝掩護起見，我們花了好幾年的工夫，去搞小規模的開礦權利申請事宜，以求得不虧本的利益。現在我們要中大獎了，我們申請這一小工地的開礦權利，假裝是根據不可靠的猜測。利用這次航行收益，我們將可以爭取到整個行星的自由開礦選擇權。我們決定僱用一艘不定期的貨輪來執行這一計畫，以便擺脫我們强有力的對手的注意。」

他爭取了他們全心全意的重視，鑽石晶體是一種最名貴的天然礦物，各行各業需求甚殷。在一個尚未取得礦產開採權的世界中發現一層純鑽石，那將會誘使各大開礦公司紛至沓來。

如果他們在還沒有被人發覺之前，先行採運滿船的鑽石，離開那個世界，拋售到市場上去，那麼他們就會猛發大財，安然無恙了。

「明斯克公司，」船長說，「同意分紅，讓太空天使號分享這次航行所獲的適當利潤，並且讓每一位船員獲得一筆優厚的獎金。」

顯而易見，這不是正規的僱船作業。如果航行失敗，那條船就會破產，當他們抵達港口的時



候，他們就會束手無策了。

「有人反對沒有?」

「沒有！」托華德冒昧而言，別的人都不敢講話。「你所押的賭注越大，你所冒的風險也越大。」

「爲甚麼史特爾尼柯夫不親自來呢?」芬問道。

「不幸得很，史特爾尼柯夫先生在黎波戰役中眼睛失明了，要再過幾年他的新光學儀器性能才算可靠，那時候他才能再度進入太空旅行。」

「還有甚麼問題沒有?」船長問道。

沒有問題。

「好吧，那麼，拉法埃脫，你和凱利在吃完飯之後負責清洗工作，我們會讓各位專家負責準備事宜。托華德，從現在開始，你在厨房中當美絲莉的助手。」

托華德沒有反對。

「托，」漢姆說，「明天，你自己去瞭解補給室的情況，那是你的新職責，那兒是亂七八糟的，除了別的東西之外，那兒還有一套我們在地球一家拍賣行所買到的短光波切割儀，那時候還是性能良好的，你要儘你最大的努力來保養那套儀器。」

「還有別的事沒有？」船長問。

「有一件事，」美絲莉插嘴，「凱利，把這個帶走，」她拋給他一個扁扁的金屬盒子，一側長約五公分，有一條金屬鍊子。「從現在開始，你要經常把那東西掛在你的頸子上。那是你的微量片劑，含有你的身體所需要的一切微量元素。那個箱子裏面藏有三千片片劑。萬一我們要在外星挨餓之時，那你就需要這些片劑了。」

凱利好像有點迷惑不解。

「約有一千個行星，」西姆斯解釋說，「可以供應人類所吃的土產食物，也許要依靠其中五六種元素，人類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微量元素都存在那些食物裏面。」

「如果土壤和大氣都和地球的相同，」美絲莉繼續說下去，「當地的花朶和動物就可以供給你所需要的一切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維生素。但是微量元素可能會很難找到，缺乏鎂、磷、或是任何其他元素，像缺水一樣，你也一樣會辦翹子，如果你在異域束手無策，那個盒子可能就是你的生命線，要隨時保持它裝得滿滿的。」

凱利往下看看他手掌中的盒子，然後他把那鍊子掛進他的頸子上，那使他覺得有一點更像眞正的太空船員了。「謝啦，」他說，「我還要向大廚師表示謝意，我一輩子沒有吃過那樣棒的東西。」



「別獻慇懃了，」美絲莉說，一面在笑。「如果那是眞的，你在家鄉他們一定是沒有好好的養你。」

「他們要我們挨餓，」凱利認眞的說。

「你快趁機享福吧，」亞奇米特插嘴說。「不久我們就會吃光新鮮的口糧，要吃冷凍乾糧的食品了，等那些東西也吃光之後，我們就要吃濃縮的食物了，除非是我們運氣好，能够找到可以吃的土產東西。」

「呀……」凱利驚叫，不知道他應該說甚麼才好。

「快說呀，」船長力勸。「我們在這兒大家都是船上同事呀。」

「這聽起來好像蠻笨的。」

「快說呀。」伯特倫裂口笑。「每個人初次航行都要講六件笨事，這是老規矩呀。」

「啊，只因爲是這樣，我現在是在太空了，我還沒有看到太空呢。我是說，沒有看到太空，只看到星星，你知道，我猜我要說的是，在這條船上有窗口、舷窗或是甚麼東西嗎？到現在爲止，就像是置身在屋子裏一樣，就是不像是眞的。如果我能看到星星，那我就知道我眞的是在太空這兒了。」

「啊，眞的，」芬說，「在我的儀器間外面開有一個氣泡式的老式領航官座艙。當建造太空

天使號時，規定依然要設置一個地方，以便萬一儀器失靈時，領航官能夠採取目標觀察，雖然我從未聽說過那樣的玩藝兒在繪製深太空航線圖時到底會有甚麼用處。等你幹完了你的厨房打雜工作之後，順便進來，我會打開它。在二十多次航行中我都沒有看過星星啦。」

「我也會跟着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伯特倫說。「再度體會在太空中的刺激，那將會很有意思。我那麼大的年紀，重溫舊夢會使我返老還童呀。」

總共有八名船上同事來到觀察艙中。那是一個圓形的座艙，直徑五公尺，它的儀器座架早就被拆走了，由於很久沒有使用，有霉濕的氣味。

漢姆帶來一盒金牛座牌雪茄煙，伯特倫帶來好幾瓶酒和一些酒杯，南茜把她的小提琴也帶來了。當通信官在調整音調的時候，托華德突然拿出他的刀子，拉出一枝拔塞鑽，開始打開酒瓶。

「千萬不能沒有拔塞鑽，」他敎導凱利。「那是銀河文明地區所必需的求生工具。」

凱利坐在掩蓋地板的地毯上，往上看，展開在頭頂上的是一座幾乎是無形的玻璃樣的圓頂，透過圓頂可看到在地面上居住的人從未見過的明亮的星星和行星。

芬開始向凱利指出主要的星星和說出行星的名稱。

伯特倫引爲己任作哲學的解釋，「我的孩子，在那外面你看到宇宙，與衆不同的宇宙。當然啦，你可以隨時從任何角度觀察宇宙，但是在這兒，你可以淸晰明確的去體會它，在大氣層妨碍



的環境就沒有辦法看得那麼淸楚了。讓我來告訴你，那眞是奇怪，不可思議。」

「超自然是比較妥當的說法，」漢姆說。

「這兒所發生的事情，」芬點頭表示同意，「我會認爲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如果是發生在地球任何地方的話——發生在愛爾蘭，那也許會算是例外。」

「啊，糟糕，」美絲莉向托華德低聲而語。「現在他們要疲勞轟炸那可憐的小伙子，大講太空船員的傳說了。」

沉靜了一會兒，然後，有人用低沉的聲音問道，「孩子，你聽說過藍光沒有?」

「我想我在甚麼地方看過有關它們的報導，漢姆。」

「啊，它們是藍色火焰的小火球，在某種災難發生的前夕，先行騷擾船隻。我認識一些曾經見過它們的太空船員。」

「還有，還有幽靈船呢，」芬附和說，一面用他後褲袋所帶的一瓶小飲料調製他喝的酒。「古老的船隻，它們的船名和從未返航的船隻船名一樣，它們出現在死定了的遠征水手的面前，我曾經見過一艘。」

「我還以爲你永遠不敢來觀察艙呢，芬。」

「我要招認，凱利，我曾經秘密地來到觀察艙觀看星星和沉思。有一回，在戰時，我在支援

進攻黎波戰役的一艘貨船上擔任領航員。在攻擊發起前的那天晚上，我曾經來到像這樣的觀察艙。在海軍的船隻上，那是唯一可以隱私而又不會被他的長官找麻煩的地方，因爲他們大多數甚至不知道有觀察艙的存在。突然間，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條船的幽靈：其中一種古怪的事情，奇形怪狀，亂七八糟。船身有巨大的缺口，你可以看到船裏面的死人骨頭。船橋上亮有一盞紅燈，就像是他們在古老的船隻上所使用的一樣，是用玻璃蓋著的，在它的船頭我隱約看清楚它的船名『尼夫史凱號』，後來我才曉得早在二○二二年，尼夫史凱號在開往太陽神的一次例行航行中早就失踪了，船上載有一些地球上最偉大的科學家。第二天——啊，人人都知道在黎波出了甚麼事情。」

無法控制他自己，伯特倫大聲說，「芬，要不是我是個老太空船員，熟悉星際之間的太空怪事，那我一定會罵你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爾蘭騙子，因此，我要保留我的意見。」

「你不必去相信芬或是漢姆．凱利，」托華德說，「但是在你出航後不久，你也將會看到一些古怪的事情。」

其他的人點頭表示同意。「你首先要培養的是開放的思想，準備面對各種可能性，因爲任何事情都可能在這兒發生。當我們離開時，你早就不可能把一切抛棄在發射臺上。」

誰也沒有爭論這一偉大的眞理。



南茜，最後終於調整到她滿意的音調，演奏加里奧所作的狂想曲，加里奧是唯一當上了太空船員的名作曲家。演奏完了加里奧所作的曲子之後，她接着演奏戴卑西、拉維爾、雷斯庇基、和賀斯特所作的其他曲子。

在地球的作曲家中，這些作曲家是太空船員所喜歡的作曲家，他們的印象派調子，較之任何其他作曲家，更能勾起星際之間生活的特殊風味，雖然這些作曲家一輩子過的是地球的生活。

船員一個一個的回到他們的房艙去，小提琴收拾好了，空酒瓶撿起來了，雪茄煙的香味消失了，煙霧從船梯蔓延到航行艙去。

最後，沒有任何人留在觀察艙，只有凱利在觀看星星。

# 二

凱利通過標示有「機器房」字樣的艙口，下面隱約露出「閒人莫入」的退色字。凱利不知道那種限制是否適用於他，最後認爲是不適用，於是走進去。

機器房燈光明亮，船艙的隔壁完全漆成白色，與船的其他部門形成明顯的對照，依據前任船長突發的念頭，船的其他部門都被漆成各種不同的顏色和花樣。

靠近後尾，兩個坑安裝有主推進機的下半部，在兩坑之間懸掛有「喧嘩式推進機」逐漸變細的圓錐。

亞奇米特和拉法埃脫已經把引擎蓋從停用的推進機拆下，正在用各種工具洗擦它。

「快進來開工！」亞奇米特大聲叫。「快到拉法埃脫旁邊去。」

凱利跳進紅頭髮小伙子身旁的井孔裏，想去拿他在地球上看見用過的音波瓦解儀去淸潔房子，在他還沒有碰到那個儀器之前，拉法埃脫就把他的手拍開。

「頑皮，頑皮，小孩子不該玩弄機器房裏面的電動工具，來，拿點這些東西開始去擦洗吧。」

他塞了一塊鋼絲絨到凱利的手中，「那才適合你的工作速度，快，去幹活去！」

凱利擦洗堆起的機器儀表，一面在不出聲的忿怨，整個早晨就是那樣子。那個老大哥老是在找凱利的工作麻煩，把最污髒的工作交給凱利來幹。

凱利拒絕讓他人的凌辱破壞了他第一次眞正太空船員工作的樂趣，他曾經幹過更辛苦更污髒的工作，因此必要的機器保養污髒差事並沒有難倒他。

最後，亞奇米特叫拉法埃脫到他的推進機那一邊，在拉法埃脫回來之前，凱利聽到短暫的低聲交談，其餘的工作，拉法埃脫就不敢再欺侮人，但是凱利討厭亞奇米特多管閒事，他認爲他可以照顧他自己。

早班快結束時，托華德進來。「我剛到過補給室，那是我所見過最令人噁心亂七八糟的地方，在凱利有空幫忙我之前，我才不想管它呢。」

他拿起瓦解儀，跳進凱利旁邊的坑中。拉法埃脫走到亞奇米特的身旁，拆除一枚冷却器活塞。「我的前任人員到底是誰呀——一個威加沼澤的農失？」

「一個名叫克利倫古的人，」亞奇米特回答。「他晚年特別愛喝老酒。」



「像是那個樣子。」托華德扮鬼臉。「如果他的血脈中充滿了推進機的燃料，爲甚麼船長還要留用他呢？」

「在戰時他是在她那一聯隊服役。他們說他當時是個好人，她那一聯隊曾參加數次激烈的戰鬪，當情況危急，好像誰也無法生還的時候，很多人都借酒消愁，當危機完全消失之後，他們有些人無法戒酒，我猜船長認爲要負點責任。」

「啊，她的忠誠是值得嘉獎，」托華德批評說，「但是，他却把最差勁的分類統計工作留給我來幹。」

「你那麼多才多藝的人應該是覺得容易才對，」亞奇米特溫和的說。

「哈！看看我是否還會再來幫你忙清潔我們差勁的機器。」他轉向凱利，「啊，小鬼，你覺得你初次眞正太空航行的滋味如何？」

「我喜歡！」凱利的牙齒在他污髒的臉上閃出白色的光芒。「但是，在港口幹這種工作不是更容易嗎？」

「更容易，當然啦，」托華德解釋，「但是沒有那麼有效。一艘船在地面上不會爲任何人賺到甚麼錢，老闆和船員都賺不到錢，任何能够利用船員勞力和船上裝備在船上達成的工作都應該在接貨或交貨途中完成，那是利用船上時間最有效的方式。」

「休息喝咖啡！」亞奇米特大聲叫，他們四個人都到機器房咖啡桶處排隊。在嘲弄了幾分鐘托華德的經理問題之後，托華德也戲謔亞奇米特，笑那個輪機官開的是汗流浹背的奴工廠。

「等我們關掉了喧嘩式推進機之後就會比較涼快，」亞奇米特對凱利說，一面指着那個推進機。

被那奇怪的東西所吸引，凱利走過去密切觀察那具推進機，那是一枝巨大的轉動軸，和船的長軸對正懸掛着，它是無形的，透明玻璃狀尖端是例外，在尖端，那小伙子可以看到一條旋轉的晶體莫比雅士帶。

「這東西是怎樣發揮作用的，亞奇米特？我聽說它在太陽系內就不靈光。」

「我會知道才怪。」那個輪機官聳聳肩。「我懂得怎樣去使用它，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性能是怎樣。你知道嗎？托？」

「凱利，」托華德說，「大概有五十位物理學家自稱是瞭解喧嘩式推進機，但是他們只瞭解原則，原則本身就有學問，就像是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一樣，你可以瞭解它的效果和利用原則，但是它的理由就不是人腦的力量所能領會的。」

「哈！」凱利低聲輕笑，「我還以爲你們老太空船員對於船的一切事情都會知道呢。」

「有關開船方面，當然知道，」托華德說，「但至於是甚麼力量在推動它們的問題，那是科



學家們的事。我們只是一羣受人讚美的窮小子。我們可能是專家，但太空驅動力可不是我們的專長範圍。聽着，我舉個例子給你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比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水手更內行，他的船是用脆弱的木料和布料造成的，可以載他到任何有水的地方，水手差勁船就會沉，他們的風水智識比太空船員的太空智識還要精密一百多倍。可是那時候的人很少會知道爲甚麼風會吹，或是知道爲甚麼海洋會有海流。」

亞奇米特突然插嘴說，「談到風呀，你自己也是個相當愛吹的人物，我眞是沒有想到呀。」

「聽着，我是想把一輩子的太空寶貴經驗敎訓傳授給這個小伙子，我得到的是甚麼？譏笑！你的責任感到那兒去了，亞奇米特？我們老大哥有義務去適當敎導小老弟們呀。」

「在你還沒有敎完，芬還沒有講完故事之前，這小伙子一進港就會跳船，再也不上船了，快回去工作！」

他們再擦洗兩三個鐘頭。

有一回，他們聽到船艙隔壁上的時鐘響起來，亞奇米特就從他的機房中跳出來，脫衣服，踏進音波清潔器下面，等他一塵不染之後，他打開一個舊的牆壁衣櫃，取出並且穿上一件白袍，然後頭戴小頭巾，他取出一張捲起來的小地毯，把它舖在甲板上。他跪下來，開始祈禱，面向著推進機所推出來的圓錐體。

等他跪拜完畢之後，那個阿拉伯人又換穿他的工作服，拿起他的刷子。

一小時之後，另一鈴聲響，美絲莉的聲音從艙內通話系統傳出來：「托華德，凱利，快到船上厨房來。」

那兩個人淸洗乾淨，發現美絲莉在厨房中正在壓麵準備烘餅。「今天的菜單是紅燒牛肉和約克郡布丁。」她宣佈說。

「凱利，到貯藏室拿兩公斤蘋果乾來。托，開始稱糖，食譜在那邊。」她點頭指着爐灶對面船艙壁上用夾子夾住的一張紙條。

他們建立了工作韻律之後，美絲莉開始查問托華德和凱利他們的病歷，那是醫官的標準作業程序：牧夫星座植物病害的生還人員不能服用青黴素，四粒奎寧丸就會使一種無害的威加普拉病毒變成了致命的殺人兇手。

醫官需要知道所有船員的詳細病歷，要不然就會形成災難。

凱利沒有問題，他一輩子都是由州來照顧他的健康，從來沒有感染過外星的疾病或是甚麼症候，在另一方面，托華德的病歷則是錯綜複雜，富有色彩，當他講話時，美絲莉偶然會作筆記。

一旦照顧了他們的生理病歷之後，美絲莉開始查問他們的精神病歷。凱利發覺他自己不知道那些問題到底是醫學問題，還是好奇的結果。



他的確注意到美絲莉似乎是對托華德的歷史背景比對他自己的背景更加感覺到有興趣。後來，他打發凱利去佈置餐桌，但是他依然可以聽到他們在談話。

「結婚了沒有，托?」

「結過一次婚，我的太太像我一樣是一位偵察船的軍官，她奉派在在登陸之前去偵察土斯，她那一聯隊只有一艘船回來，但那不是她的船。在偵察船上，我們都是隨時可以犧牲的人。你呢?」

「結過兩次婚，第一位丈夫是一位配屬於賴馬大學的醫院醫官，他在防禦圈還沒有發明之前就被炸死了。第二位丈夫是運兵船上的輪機官，當我在亞斯柯皮奧斯號船上服役時，我替他治療火傷，我們於是就認識了，他後來在黎波戰役中陣亡了。」

誰也沒有說空言安慰的廢話，人人在戰時都有甚麼親人喪生，如果你想去安慰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那就沒有時間去幹別的事情了。

午餐之後，托華德叫凱利去找一本筆記簿，然後到補給室跟他會合——會有很多文書工作要那個小伙子來處理。

凱利回到他的房艙去。在地球的時候，托華德就規定要準備筆記簿和書寫工具等補給品。

拿着筆記簿回來，凱利走過貨艙，他眼角發現有東西在動。緊握着欄杆，他彎身去窺視下面

陰暗洞穴似的貨艙。

那東西又再出現，有甚麼東西急馳跑過貨艙底，急馳跑過不是描述那動作的適當用辭——那更像是搖幌的步態，雖然是非常快速的動作。

不管是甚麼東西的動作，那一定是個生手。被那個東西所吸引，凱利爬過欄杆，從一根支柱滑下艙底。

他從那圓筒形的貨艙向前窺視，有一隻甚麼東西四脚着地跑離開他，牠好像是一隻小狗那麼大，凱利小心謹愼地走近那個畜牲，就他所知，牠可能是個危險的傢伙。

曉得他出現在牠的後面，那個畜牲轉過身來，用牠的後腿站着，前腿在懸擺，差一點碰到牠的圓肚子。他的扁臉有一個小嘴巴，和一個特別大像洋葱一樣的鼻子。

牠的頭有兩隻毛皮耳朶，使得那個畜牲像個戴了撐邊女帽的人，牠有圓像扣子一樣的眼睛，彼此相距頗遠，凱利從未見過這樣不會傷人的動物。

「喂，你要嚇壞鐵廸嗎？」凱利往上看，通信官南茜吳正從繞行道的邊緣往下看。

「鐵廸？」

「當然啦，你猜是誰呀？快帶牠上來這兒，牠不該放到貨櫃艙裏去。」

凱利走近那畜牲，在他還沒有彎身去抱牠之前，鐵廸就從凱利的褲腿爬到他的工作服前面，



然後自行安坐在他的肩膀上，牠凝視着他的臉，嚴肅地霎眼而視。

凱利轉身爬上扶梯，當他爬到與繞行道等高時，鐵廸從他的肩膀上走下來，急跑到南茜身邊，南茜把牠抱進她的懷裏。

「你剛才在幹甚麼呀？追逐牠？你把牠嚇個半死了。」凱利注視那個畜牲，牠好像是驚慌得像個普通的牡蠣。

「我沒有追逐牠呀，我只是看見牠在那下面，我覺得奇怪，牠到底是甚麼東西呀！」「一隻自我陶醉的玩具熊，當然啦。」

「當然啦，」凱利說，嚴肅地點頭，依然是不明白。他想追問更多有關那隻畜牲的事情，但是南茜轉身大踏步走開了。

凱利繼續走到補給室去，順利到達，沒有再碰到任何外星動物——甚至連地球動物也沒有碰到，就那件事而論。

「你怎麼去了那麼久？」那小伙子進來之後，托華德問。

「爲甚麼人人都那樣說？」凱利說，顯得生氣了。

「因爲你要靈活地進入太空，你進入太空還不够靈活。在舊式的遠洋船上，動作慢的水手就會被人用繩索綁住最要命的部位，以促使他們跟着來，你沒有準時回來，你知道。」

托華德轉過身來亂翻一疊發票，凱利巡視補給室亂七八糟的東西，他看到了一堆機器，緊靠着船艙隔壁。它們是漆黑發亮的金屬和塑膠製成的利器，有點像是威力强大的雷射步槍，但是較重而且較大，每一枝槍都有一具錯綜複雜的三脚架。

凱利伸手想去拿一枝。

「不要亂碰！」托華德高聲說。

「呀?」凱利聽到托華德的怒吼，大吃一驚。

「千萬別亂碰船上的閃光槍，還記得船長要收繳我們的隨身武器時，我把我的軍用雷射槍交給了她?那不只是一種手續，用這種利器你可以把這條船切成兩段——嚴禁任何船員使用可破壞船身的利器，只有輪機官和醫官是例外，而且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准使用。當美絲莉使用她的雷射刀或是磨牙鑽頭時，還得要有船長在場才行。就這件事而論，在我們降落行星之前，我甚至不能試用這些切割儀，因此我們在採購原地時就要作詳盡的試驗，你一旦上船之後，那就來不及了。」

「它們是短光波，是不是?爲甚麼不固定在半公尺光射程試試看?會安全的。」

「萬一深度控制器發生故障呢?笨蛋！」

「啊，是呀，」凱利靦覥的說，一面點頭，燈光亮了。



托華德坐在一座相當舊的電腦後面，按下「船橋」按鍵。

「船橋，我是漢姆。」

「漢姆，我是托華德，你能把庫存控制的資料立刻傳給我嗎?」

「當然，不過我不會羡慕你的差事。」

托華德和凱利不久就瞭解他的眞正意思，當一排又一排的文字和數字從顯示銀幕上顯示出來時，托華德的表情恐慌起來了，他又按下「船橋」按鍵。

「漢姆，連電腦的數字也無法說明情況，最後一次資料輸入日期是二一八七年三月！我聽說我的上屆負責人是個酒鬼，但我不知道他是個陰謀破壞份子。」

「老克利倫古是有點怪癖，」漢姆冷靜地承認。「他好像是隨時都知道每樣東西有多少，存放在那兒，他只是把一切資料都記在他的頭腦裏。」

「包括一批日益增多的火箭清潔器。」

「誰也沒有說你的工作是輕鬆容易，如果你想要一份輕鬆的工作，你早該搭上一艘定期班輪才對。」說完了那句話之後，副船長「克啦」一聲關閉了通話器。

托華德凝視話筒片刻，然後他轉向凱利，「我們莫如開工吧，首先，我們分類整理。淸出艙口對面船艙隔壁旁的一處地方，我們把一切行星本身所用的裝備都擺在那兒。」

在遍歷銀河期間，「太空天使號」接運了一批難以置信各式各樣的裝備，凱利大多數都不認識。有可以摺疊的帳篷、暖氣爐、冰斧、大刀、音波驅蟲器、背包、鋸子、測量器材、各種工具、還有水底呼吸器、寒冷天氣求生工具、呼吸器、毒氣過濾器——確保人類能夠在各種環境情況下生存和工作的裝備。

還有更多的其他東西，景象眞是駭人。

「我們要把這一切東西編成目錄嗎？」

「不必，凱利，你來分類，我來編製目錄。如果你想學太空航行，這就是學習的場所。開船所用的一切東西，遲早要經過這一部門。經理官要負責管理一切物品裝備，貨物除外。如果船橋需要新航圖、頂針、空包彈，那我就要去定購。美絲莉負責主廚，但我要負責在我們進港之後採購口糧。經理官要負責登記所有裝備物品的發放和繳回，各種燃料和消耗品——機件的消耗。這一職責，當然啦，顯然是不適用於我上屆的卓越負責人。」

「我沒有想到差事是那麼麻煩，」凱利顯然是嚇壞了。

「所有的差事都是麻煩的。運氣好的話，當我們到達太陽系邊緣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妥當管理這一部門，並且去幫忙保養那喧嘩式推進機了。」

「那將是甚麼時候？」凱利問。



「大概是兩個月，這一次的航行。」

「那麼久？要離開每一個世界都要那麼久嗎？」

「那要看星球和你的出發地點而定，凱利。兩個月是大概平均時間。」

凱利有點氣餒了，他還以爲太空船員的生活包括每年降落在幾十個行星上。他不知道會等待那麼久。「行星行星之間好像是要相隔很長的時光。」

「不要擔心，你不會無聊了，我們會使你忙碌的。」

托華德果然是說到做到。凱利在以後兩個船月中，大多是花在整理補給室，除了分類和貯存工作之外，還牽涉到很多的事情。

那小伙子發現托華德規定每一件裝備都要處於完全堪用的狀態，要幹清潔和修理的工作，損耗的零件應予更換，如果沒有補充零件，托華德就會在補給室隔壁的機器房中克難創造。

兩個人完成了分類和刷新工作之後，每一條繩子都有帳可查、每一把斧頭和大刀都擦亮磨利。帳目已有了好的開始，但是那種工作有時候好像是陷於絕望之中。

老帳中的物品失踪了，無案可查；其他物品又告出現，同樣是無案可查。凱利對於每一件東西，都保存有副本記錄，因爲船上的電腦竟然容許出了那麼令人生氣的事情，托華德說過他不再相信船上的電腦了。

當他不必去幹他補給室的工作的時候，凱利就到其他部門去打雜。他迅速對太空航行的「冒險精神」有了正確的認識——難以發現或是不存在。船員以各種興趣態度來對待他。自從他們在貨艙碰頭之後，南茜對他沒有講過十句話，但是，她也很少對任何人說任何事情。

芬，則剛好相反，讓他大飽耳福，向他講述好幾小時他的航行經歷故事。凱利認爲大多數的故事都是令人生氣的謊言。

只要凱利的工作使他們共處一堂，拉法埃脫則繼續嘲弄他。有一回，他向托華德告狀。

「聽着，凱利，在傳統作風上，船上新來的年輕小伙子，總是要吃老前輩的苦頭。早在納爾遜爵士還沒有當海軍少尉候補軍官之前，那種作風就盛行在船上。」

「甚麼爵士當甚麼官呀？」

「你去查吧！快回去工作！」

日子來臨了，他們到達太陽系的外緣，可以開始星際間的俯衝。

凱利，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樣，由於絕食和服用瀉藥的關係，有點頭昏眼花。其他的人向他保證說，這種攝生法會使此行經驗沒有那麼難受。

當警報聲從船內通話系統傳出來之後，凱利回到他的房艙，把他自己綁在馬桶上，嘴上則綁



了一個嘔吐袋。

嘩啦式俯衝的其中一項生理影響是身體各器官開始功能失常，惹起大小便失禁，胃部痙攣，吐出嘔吐物。混身出冷汗，眼睛流淚，鼻子流出黏液，以後則出現幻覺。

低音速響聲震動全船，凱利鼓起勇氣，毫無用處。劇烈震動之後，他恐怖地發現他的房間到處都是小小的金屬白蟻，牠們正在輕咬房艙的牆壁。

等牠們咬穿了船身之後，他知道他就會因爲爆炸性的解除壓力而翹辮子。

他們快要完蛋了，又再聽到響聲，那是黎明的鷄鳴，把太空船員的魔鬼趕回他們的老家去。

他清洗完畢之後，凱利慢慢的走到飯廳去。在飯廳裏他發現其他的船員，像他一樣，有點臉色蒼白，混身發抖。美絲莉正設法要大家喝湯，好補充他們所損失的水份。

「總是那樣難受嗎？」凱利用嘶啞的嗄聲問漢姆。

「有時候更難受，你是用你自己的力量支撐到這兒，所以還不算眞正難受。下一回，你會知道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因此過渡時候就不會那樣駭人了。」

「你該看一看在三萬人的運兵船上的情況才對，」美絲莉說。「有時候我們要利用自由跌落的方式運輸他們，甚麼東西也沒有，只用網載方法來分隔衆人。」

當凱利正在認爲他的經驗也許根本不算難受的時候，船長匆忙進來，顯得不會比平常更難看

。謠傳有些太空船員眞的喜歡嘩啦式俯衝過渡時期，他猜想她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芬，」她說，「你及時拯救我們脫險，我們在兩個小時之內就要進入阿發杜四週的停泊軌道。順利航行，我要誇獎你的電腦。」

船長轉向普博夫。「戰時替海軍所興建的降落場被廢棄了，但是他們留置了一盞導航燈，你知不知道史特爾尼柯夫是否在水晶層附近找到了一處合適的降落地點？」

「他認爲那樣降落也許是可以的，但他不是飛行員，他又不敢問任何海軍飛行員，害怕惹起懷疑。」

「那麼我們要降落在海軍降落場，」船長說。「我們要流出大氣層飛艇去偵察現場，我們希望我們能够在那兒找到一處良好的停泊地。一路運送水晶回基地，那將是非常艱險的事情。

好啦，各位大吃一頓，我們任重道遠。托，啓用一些呼吸器，那下面的氧氣有點稀薄。美絲莉，我們應該採取甚麼預防醫學措施？」

「海軍部手册說，人類在那一面不會感染甚麼疾病，除非疾病是海軍遺傳在那兒的。主要的影響是低度放射類的，因此突變率低。沒有比巨大羊齒植物更進化的植物，最高等的動物是類似多足昆蟲的動物——對人類都沒有害處。地心吸力約比地球低百分之十。不戴呼吸器就不要出去長達約兩三分鐘之久，那就不應該有問題了。」



船員們謹愼地津津有味的吃東西，他們的肚子依然患有殘餘的過渡時期的刺痛。

吃完午餐之後，凱利到領航官的觀察艙去看看阿發杜比魯四號行星。卽使是從太空看來，它依然是個黃灰色的行星，稍爲比地球小，但老得多——它的海面已縮小變成湖泊，雲層少而薄，在一大片灰色的背景中，只有一小塊一小塊骯髒的紫色植物。托華德到觀察艙來陪伴凱利。

「那種地方呀，海軍人員都害怕去駐防。啊，畢竟我們不是要到這兒來享樂的。如果這筆交易是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划得來，那我們就可以到一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去玩個痛快。凱利，你要跟我去乘坐大氣層飛艇偵察晶體的構造，因此等我們降落之後，在碼頭跟我碰頭。當我們在陸地上期間，地心吸力場不會在前貨艙隔壁船尾部分發生作用。貨艙裝貨和飛艇起飛那就容易多了，但是當你越過那條分界線之後，你走路可得要小心。如果你不扶好船梯，那就要跌下深艙去了。」

降落警報聲響起來了。「時間到了，」托華德說。「快去綁好你自己的安全帶。」

那座行星在近距離內也不見得比在遠距離看更爲迷人，凱利頭一回痛快的觀看一個外星世界是從大氣層飛艇碼頭看到的，那時候托華德和亞奇米特正在準備飛艇。

「不管怎樣，我還以爲會看到更奇特的東西。」他的微弱聲音從呼吸器傳出來，那呼吸器蓋

住他的口鼻。

「就適於人類居住的行星而論，」托華德說，「這個行星可算是最低等的了。「那星球表面酷似地球最淒涼的沙漠——岩石、沙、稀小營養不良的植物。山脈已經被腐蝕成小丘，整個行星沒有一處地方的標高是超過一千公尺的。

根據海軍部勘測所蒐集的煤量推斷，阿發杜行星上一度曾經盛產植物，但是那星球上的水蒸氣和氧氣慢慢的漏到太空去了，只有最能耐的生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殘存的都是最原始的生物，本來就最不需要要求牠們的環境提供甚麼東西的生物。阿發杜星球是一個衰老的世界。

「沒有甚麼好看的，是不是呀，賴芬?」凱利轉過身來，發現普博夫站在他後面。那個俄國佬穿着一套地質學家的野外工作服，他的手臂下夾有一卷捲得緊緊的地圖。

「沒甚麼好爭辯的，我現在明白，你要出重賞才能引誘礦工到這地方來。我當戰俘時作苦工的地點還算好一點。」

「快上來!」漢姆叫喊。

托華德、凱利和普博夫爬上那艘大氣層飛艇。副船長和普博夫聊了一陣子，托華德和凱利拆下大氣層飛艇上的全天候頂蓋，在駕駛員地區週圍鎖上了一具低矮圓形的擋風玻璃，然後他轉向托華德。



「托華德，你是我們最富有經驗的駕駛員，你來負責操縱吧!」

凱利直接坐在駕駛員後面，好學習大氣層飛艇的操縱等各人都綁好救生帶之後，托華德以慢速駕駛飛艇離開港灣，慢慢的開航了一百公尺，好看清楚登陸地點。

所有的活動鐵房屋已經拆除了，只剩下遮蔽導航燈的小屋子。長方形的地基依然存在，顯示建築物昔日的所在地。那前哨顯得孤寂可憐。

「要開到那兒去?」托華德問。

「以導航燈作爲歸航標點，」普博夫說，「固定航向在磁針八十五度，航行九十七公里。」

托華德把方位打進飛艇的電腦，然後加快速度。他本來是可以不必用手來操縱，但寧願趁機摸摸大氣層飛艇過過癮。

黯淡的風景迅速在他們下面溜過去，他們從舊基地的淺灣爬高，航向山區。

最後，普博夫叫停，開始盤旋，雖然下面的地形跟他們所飛過的地形都是一模一樣。他指示他們以低速飛上一個小峽谷，偶然查閱他的地圖。

托華德發現了他們要尋找的地方，並且指向着它。

有一塊鋸齒形閃爍的晶體，像懸桁式的陽台一樣從峽谷末端的峽壁上突出來。在它的下面散佈有不知怎樣從主體中跌下來的銀碎片。

這種現象眞是少見，因爲在大自然中沒有很多東西是能够打碎鑽石晶體的。

托華德把大氣層飛艇憑他的眞功夫降落到地形附近。

他們攀爬離開大氣層飛艇，跋涉走上晶體層，他們發們他們正在凝視着他們任何人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最大橫財。

「眞是稀奇，」普博夫有點敬畏之感。

「有甚麼稀奇呀?」凱利問。「我曾經聽說過在別的世界開採鑽石板之事。」

「因爲它不應該出現在這兒——不該出現在這麼小的世界上。通常，產生這種罕有珍品所需的壓力只有在更大的世界才能產生。作爲一個地質學家，我說呀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們的朋友曾經告訴過你，這句話不該由太空船員說出來。可是，這一奇怪現象就像是從仙人掌上長出香蕉來一樣的有道理。」

「你認爲是甚麼原因使這些碎片跌下來?」漢姆問。

「也許是地震，也許是隕石。」普博夫聳聳肩膀。「也許它這樣暴露躺着已經有幾萬億年了，因此，如果它被擊中了一兩次，那也不算驚奇，在最近幾個世紀以來，這兒的浸蝕速度很慢。」

「啊，」漢姆說，「我們在回到地球途中再推論個痛快吧。現在，我要呼叫船長，叫她把船



開來。這兒有地方可供船降落。據大氣層飛艇地震儀顯示，峽谷地層還算够硬。」

「太空天使號」到達之後，托華德和凱利卸下切割儀和它們的支架，不久，所有的裝備都用動力雙輪手推車運送到山上了。

伯特倫供應樣板指導切割作業，那是採石工人用來開採標準石塊所使用的塑膠模型薄板。「太空天使號」的貨艙是圓筒形的，伯特倫不想浪費一立方公分的面積。

當器械架設妥當之後，船長冒險出去檢查一切東西，等她對短光波切割儀的情況表示滿意之後，她轉向托華德。「你怎樣去編組你的工作人員?」

「首先，我們切除礦脈露出地面上不純潔的部份。漢姆，芬，和我有力氣幹那種事，我們可以操縱切割儀其餘的人可以處理廢品。當純潔的部份露出來之後，我會把切割儀安裝在支架上作細工。雪奇要負責指示切割那兒，亞奇米特、凱利和拉法埃脫要用車子把晶塊運回船上去。伯特倫要指揮貨艙存放作業。等切割儀安裝在支架上之後，南茜可以接替我們操縱切割儀，如果她同意的話。」

他沒有提議要指派美絲莉擔任地面工作，絕對不能讓那位醫官冒甚麼風險，如果能避免冒風險的話。

「那麼，就這樣辦吧!」

托華德拿起了一具切割儀，有一陣子，緊握着它，一面在縱情獨自幻想。

只有站在大氣層飛艇旁的美絲莉略知他在想甚麼，她看過他的心理斷面圖，瞭解他的歷史。她猜想摸到了那工具就會使他回想起小印章星球，血汗的味道，和採石場死人的情景，飢餓疲勞和永無休止的恐懼。

過了一分鐘，托華德擺脫了那種心情，試行切割。一片含有母岩條紋的不純晶體就俐落的跌下來。一具又一具，他試用其他的切割儀，全部都性能良好。

在普博夫督導之下，他們很快就開始切割露出地面的礦脈，亞奇米特、凱利和拉法埃脫則負責清理廢料。

這些寶石和工業鑽石碎片，價值連城，但那要等明斯克礦物公司建立了永久設施之後，讓下一次來的人來收拾好啦。

廢料清除之後，托華德把切割儀安裝在支架上，普博夫則利用伯特倫的模板在突出地面現在業經弄平的平面上劃線。晶塊要切割成十公分厚，一邊寬五十公分的長方形，用來裝進貨艙圓筒壁四週的晶塊則屬例外。

每一塊晶塊幾乎有二十公斤重，搬運它們到動力雙輪手推車上，以便運送到貨艙，那是苦差事。



漢姆和亞奇米特想架設一具吸力起重機，以期裝載容易，但是山邊地面不穩定，無法架設。賣力是唯一的辦法。

連續工作了十個小時之後，人人都累透了，但依然被這次航行所可能帶來的財富希望鼓舞者。

「休息時間到了，」托華德突然宣佈。「人人都回到船上去——人人都回去，只有你們兩個例外。」他指着凱利和拉法埃脫。

「你們兩個負責清理工地，和準備一切，以便我們明早開工。」兩人都在嘆氣。

等別人都走了之後，凱利和拉法埃脫從他們斜靠着的岩石站起來，他們打掃他們穿工作服所坐的地方。他們開始掃集和裝載廢料進動力雙輪手推車上去，以便拖走倒掉。

「快點，小伙子，」拉法埃脫說。「我肚子餓了。」

凱利停止他所作的事情。「我們現在又不是在船上。」

「那又怎麼樣?」

「在船上我只好忍受你的虐待，但是在這兒我不吃你那一套了。想當年在州立收容所的時候，我要多多忍耐那些室長，因爲他們有當局替他們撐腰，但是在大街上他們可不敢對我來那一套。他們比較懂事，你最好還是也學學乖吧。」

「啊？你說要怎麼辦呀？」他把他的手掌放在凱利的胸部開始想推，但是在他幾乎還沒有碰到凱利之前，他的下顎就挨了一拳，那紅頭髮小伙子倒地，滑下山坡去。

「你欺侮我够多了，拉法埃脫。」

「我對你眞失望，小伙子。」拉法埃脫擦他的嘴，然後看到他手背後的血跡。「我還以爲你大有進步，現在看來我要再度敎訓你才行。」

他站起來，拂去他自己身上的灰塵，衝上來。

凱利閃開，絆倒他，然後跳到他的背上，想來個勒頸，他沒有抓到，反而感覺拉法埃脫的手從頸背後逮住他，並發現他自己翻觔斗越過空中，一直到他背靠地落在地上，那紅髮小伙子壓在他上面。

凱利眼睛冒金星，他臉上挨了二下急拳，然後他伸一隻手到拉法埃脫的下巴，迫他的頭向後，並把他另一隻手的硬手指頭揷進他的喉嚨。

拉法埃脫後退、作嘔，凱利趁機挫倒他，丟一把沙子進他張開的嘴巴，但是他發現拉法埃脫並不眞的是沒有辦法。

那個較大的小伙子用兩隻太空靴子連踢他的肚子兩下。凱利往後倒，差一點碰到露出地面上的晶體，他的頭撞到堅硬的表面，他往下滑下去，一直到他站立爲止。



等他喘過氣來，他看到拉法埃脫坐起來，從他的嘴裏吐出最後一口的沙血混合物。

凱利看見了，覺得還算心滿意足，還算，因爲他也不見得覺得很舒服。

「受够了吧，凱利？」

「你是甚麼意思？你看來比我更狼狽。」

「我猜我的確是，」拉法埃脫承認，悲傷的笑一笑。笑得難受，因此他不笑了。「我們暫時講和好嗎？小鬼？」

「絕不講和。你不停止欺侮我，不管是在船上或是下了船，要不然，每一回我們一起下了船就這樣拚個你死我活。如果你不同意這些條件，我們現在就可以再來決鬥。」

「好啦！」躊躇了一會兒，拉法埃脫說，「一言爲定，現在我們快來幹完這兒的事。」

在船上，當那衣衫不整頭髮蓬亂的雙雄走進飯廳時，其他的人都有點驚奇。

「你們兩個怎麼樣啦？」船長問。

「我們跌下船梯，」拉法埃脫回答。

沒有人再說閒話。

辛苦了三個星期，貨艙快要裝滿了，船員們由於艱辛勞動，個個腰都彎了。原來不是黑皮膚的人，也被阿發杜星球太陽的强烈紫外線曬成深褐色了，太陽很容易滲透穿過稀薄無雲的大氣層

。

在最後的幾天中，採石人員的是在山邊裏面工作，因爲所有露出地面上的礦脈幾乎都開採完了。這是最後一班，凱利和托華德正在切割晶體面，亞奇米特推着動力雙輪手推車來到。

「伯特倫說還可以再裝五十片，」那個阿拉伯人說。

「太好了！」托華德說。「我們今天下午就可以大功告成起飛回家去。」

「嘻，這是甚麼東西呀？」凱利問，覺得莫明其妙。他舉起了托華德剛割下來的晶塊，在晶塊下面，在他們所架設的油燈光下閃爍的，是一個球面金屬東西的上方表面。

猶豫了片刻之後，托華德鎮定地轉向凱利。「快跑回船上去，帶各人回來，這兒出了怪事。」

花了兩三個小時的工夫，船員們所想出來的每一種試驗方法都幹過了，想鑑定那個東西是甚麼，但是他們所試過的方法都無法產生任何有用的資料。

「啊，船長，那好像是金屬，但是它的特性不像是金屬，任何試劑都不能影響它，雷射不能切割它。」

「那麼是甚麼物質使雷射光穿過它並且切割遠處的晶體呢？」船長沉思地說，一面在凝視那曾經是那東西頂端的那塊晶塊。晶塊露出一個凹陷，芬的測量證實那是一個球面的十全十美的其



中一節。

「雷射光不一定要穿過它，」南茜指出，「它也許要折射。」

「啊，如果事情一度能夠辦到，就可以再度辦到，」船長說。「托，切掉剩餘的晶體，讓我們看看那東西，但是不要浪費不必要的鑽石。」

芬宣讀測得的尺寸，托華德標定他的切割儀上的控制深度。他切了三條垂直線，它的深度應該就是那東西的最大周長。他然後又以同樣的深度切了一條水平線與其他深度會合。

小心謹慎地，漢姆舉起那塊晶塊，那東西現在看起來像是個液體水銀球，大概像一個足球那麼大。

檢查了芬所拿的兩具小儀器之後，船長轉向托華德。「它沒有充電，也沒有放出放射線，托，看看你能否把它拿出來。」

「找個更該死的人去拿好嗎，船長？例如凱利，畢竟我是你唯一的經理官呀？」

「把它拿起來！」

他把它拿起來，很容易就從它的缽中把它拿起來，托華德猜想它重約五公斤。它是銀質，但是各種顏色彼此追逐掠過它的表面。

不可否認的，它顯然是漂亮，但是它所引起的觀賞者情緒和審美的觀點無關。船長把那個球

體從托華德手上拿過來，惡毒的看着它。

「我要把它帶回船上去，快完成貨艙裝載工作，等我們出發了之後，我們再進一步研究這個東西。」

她走了，船員們加快工作的速度，想把其餘的晶體切割好和存放好。

突然間，他們大家都急著想離開。工作一直是進行順利，突然間他們遇到了一個彎球，太空船員早就學會了不能相信阻擾性的不正常的現象。

船員們再度聚集在飯桌的四週，但是這一回他們有了一個擺在桌中央的裝飾品，那個古怪的東西像謎一樣的擺在那兒，蔑視一切的普通常識。

船長在探求解釋那個怪東西的理論。

「雪奇，你猜那晶體層年代有多久了?」

「啊，那行星的主要星球是一個穩定的黃色G型星，比太陽還要更老，鑽石在行星的早期生命就形成了，因此至少有一億年之久，很可能是二萬億年或是三萬億年。」

「可是，」伯特倫說，他說出了他們衆人的心聲，「這個東西更像是人工製品而不像是天然現象，那種可能性是有確實的根據的嗎?南茜。」



「據我所知是沒有，如果雪奇所說的年代是正確的，那麼它的年代比廣泛搜索所找到的任何外星人工製品還更早。」

凱利發現平日沈默寡言的通信官所講的話比她上船以來所講過的話還要多，他認爲那個球體一定是使她神經緊張了。

「但是，這樣的東西到頭來怎麼會嵌入在一大塊鑽石裏面呢?」船長問。

「據雪奇說，連鑽石也不該存在那兒才對，你的看法如何?漢姆?」

「啊!雪奇，我們在太空這麼多年來已經見過一些奇怪的東西，但這個怪東西是最好的怪東西，眞的是謎中有謎呀。我看在我們到達地球之前，我們不會再探聽出甚麼究竟來。我們沒有研究設備，除了我們所試用過的方法之外。我們只好交給XT現象化驗室的科學家們來處理了。」

那天黃昏，船上的偶然拜訪和討論多起來了，人人對於他們所找到的那個奇怪東西都有點神經緊張。

凱利是在伯特倫的房艙裏，假稱是要來領教太空法律之事，但可沒有幹那種事。

他喜歡拜訪那位老太空船員的房艙，因爲它等於是一座博物館，專門陳列伯特倫的太空長期生活史。他們擁有他所服務過的每一條船的模型，和他所降落過的每一座行星上的紀念品，伯特倫認爲他的珍藏品比寫日記還更有趣。

凱利在甲板上休息，背躺著，鐵廸坐在他的肚子上。鐵廸用粗短手指頭的雙手，正在分解一條船的模型，小心地一片片的擺在凱利的胸上。

伯特倫從來不會叱責鐵廸這樣亂搞，任何別的人也不會。凱利知道，那集自我陶醉的玩具熊，是唯一已知太空中用牠養成的逗人喜歡的能力作爲謀生之道的畜牲。

「我不知道你怎樣，凱利，但我覺得我們錯在不該把那個球體帶到船上來，那是違反自然定律的。我早就發過誓，絕對不進入違反自然定律的太空，那會使我覺得焦慮不安，就像船上有人提到有一隻有四隻脚會喝酒製臘肉的畜牲一樣。我不是迷信，你知道，只是沒有那囘事。」

「伯特倫，你眞的認爲那個東西是一件外星人工製品嗎？」

「爲甚麼要製成一件東西把它埋在鑽石裏？這意味著粗鄙的誇張。不錯，那樣子比幾乎是任何的法子能維持更久，但是甚麼人會有那種雄心壯志，要去使一件製作品永垂不朽，留傳不知是多少億萬年之久呀？」

「眞的！」托華德的聲音從艙口傳過來，「我因此要來請敎你。」

托華德進來，亞奇米特也跟著進來。托華德抱起鐵廸，那隻假熊開始解開他的束胸衣領。

「你爲甚麼不作功課呀！小伙子？」

「我們正在談論我們所找到的那個東西。」凱利在辯護。「那件事好像是更爲重要。」



「的確是，但那不是你不作功課的理由。你只是在偸懶，跟平常一樣。讓我們來聽聽你的看法，伯特倫——有關那個球的看法，我是說。」

「啊，讓我來想想看，那可能是三種東西中的其中一種：一件人工製品，一件天然物品，或是一件實存物。」

亞奇米特突然開始講話：「解釋最後一項，拜託。你是說，那可能是一件有知覺的物體？」

「可能是，就算是一件有知覺的物體，它依然可能是一件天然物品或是一件人工製品。記著，智者的指導有時會嘲弄我們有限的大自然常態的智識。」

亞奇米特點頭。「不錯，伯特倫，但是事實上是，那個東西早在幾億萬年之前，就已經進入鑽石地層之內了。」

「那又怎麼樣？不知是多少千萬年以來，星球就一直在形成並且產生行星，在同一期間內，那些行星就一直在產生有智慧的生物，那是否該去知道他們有人製造了一種不可毀滅的東西？或是一種不朽的生物，或幾乎是不朽的生物，已經進化演變出來了？你知道，我們大家都想偶然發現那種秘密。有時候我認爲，我們人類進入太空的主要理由是要探求不朽的秘密。

「我還以爲我們是要去發財呢，伯特倫。」

「你是個短視的人，托華德，金錢到底是甚麼東西呀？那只不過是不朽的可憐代替品。」伯

特倫向凱利霎眼。

「你是個喜用警句的老笨蛋！」經理官在笑。「你呢?亞奇米特?」

「在我們還沒有找到更詳細的資料之前，我不便表示我的意見，但是我對於一切情況不再覺得那麼緊張不安了，自從阿布都伯伯讓神經從瓶子中溜出來之後。」



## 三

他體會到一種緊追不捨的惡意，一種目標，和億萬年的時間是那麼廣漠無際，簡直是毫無意義。有一種創造的工作，一次久久的等待，然後要和故人碰頭，然後——

凱利清醒過來，混身冷汗。那場惡夢是那麼奇怪，又是那麼眞實，凱利不知道他是否敢把他的夢再講給其他的人聽，因恐被人懷疑精神病問題。

他決心想再去睡覺，但是沒有用，他於是穿好衣服到船上厨房去。他至少可以開始吃早餐，幹任何事情，去保持忙碌，避免想來想去。

他發現大多數的船員已集合在餐桌旁前，他們大家都像他一樣的臉色難看。托華德緊跟着凱利後面到達。

「我的天呀！」他說，「我看見過更開朗的出征人的臉色。」

「住嘴！托，」船長說：「現在，讓我們來交換意見，先從你開始，拉法埃脫，你看到了甚

麼東西？」

「哎呀！船長，我不知道呀，但的確是把我嚇壞了，有個東西在追我——」，他停下來，蹙額，想找話說。「不，那不是我，對啦，那是別的東西所發生的事情，不是人類的東西，我認爲是它製成了一顆行星，我認爲是它製成了那邊的那一顆行星。」

他一談到它就顯得更加害怕。

「沒有別的事了嗎？」

「不，船長，還有更多更多的事情，但那是我能够開始瞭解的事情，啊！是的，有關會思想的星星的事情……」他的聲音漸漸消失在驚煌的迷惘中。

船長看着南茜，「你呢？」南茜講述大致相同的故事，她那習慣性的冷靜泰然自若的態度開始露出破綻來了。

不久就證實，全體船員都見過同一的幻像。船長看看餐桌的四週。「怎麼樣？理論？意見？批評？」

「我有一個問題！」美絲莉說。

「讓我們來聽聽看。」船長力勸。

「爲甚麼我們大家都規避不敢看那個東西呢？」她指著桌子中央那個球體。她說到它時，大



家都轉過身來，以密切注意的恐怖心情在看著它。

「好啦，」船長說，「不知道怎麼樣，這個東西就是作祟的罪魁，這一點我們大家是否同意？」沒有人否認。

「現在大問題來了，」漢姆說，「那到底是甚麼東西呀？」

「我可以大膽陳述一項意見嗎？船長？」

「那就是到現在爲止我們任何人所敢陳述的意見，伯特倫，你有甚麼意見？」

「如果這個東西能引起那種幻像，而且眞的能去幹幻像所指示的事情，那麼我們也許是在和某種神打交道。」

「只有一個神，」亞奇米特低聲的說。

「我同意！」船長說。「雖然我要承認，那一論點是有一點學術性，當談論到某個神能够用原料製成一座行星，並且像一床毯子一樣能够包裹祂自己。無論如何，祂是有智力和非常强大的。」

「船長，你精通淸描淡寫的陳述，那眞是使人驚愕，」托華德諷刺的批評。

「好吧，那麼讓我們來聽聽你對這件事的看法。」

「第一、這可能是人類第一次遇到的活的、有智力的外星人，除了幾件散亂的人工製品之外

！我們並沒有發現比一般長臂猿更聰明的生物，因此，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機會，雖然是有點鬼怪怪的。」

「我們暫且不要慶賀。」船長警告說。「第二呢？」

「第二，不管這東西是多麼的强大，它是被更强大的東西所追逐。」這種見解使得他們一時顯得更爲怏怏不樂。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對不對，漢姆？」凱利插嘴。

「時間對於這些東西來說好像是沒有甚麼意義。雪奇，你估計阿發杜星球年代有多久了？」

那個俄國人聳聳肩膀，伸開他的雙手，手掌朝上。

「兩萬億年？三萬億年？也許是？誰能斷定呀，它的出生情況是那麼獨特？反正那樣的數目應用於人類時間知覺上是毫無意義的。多幾個零或是少幾個零大概是沒有關係。」

幸好你承認你的智力上的缺陷。

他們都跳起來，好像是他們被人刺到的樣子，有好幾個人跳著站起來。要不是他們的椅子是用螺釘釘在甲板上，他們一定會向後翻觔斗跌倒。

那聲音是來自他們的內心中，但是它的來源是不容懷疑的。他們現在以害怕，敬畏和興奮的心情來看著那個球體。



「你是甚麼東西呀？」船長努力想保持她聲音的穩定。

一個人物

「我們早就那樣猜度了，我們是在一次挖掘作業中我到你的，我們當時不知道你是有智力的，你想回去嗎？」

不

那使他們有些人有點失望。

「我們要回到地球去，那是我們的老家行星，帶有一船的晶體，」船長說，一面在爭取信心，「你想跟我們去嗎？」

不

「我怕呀那是你的唯一選擇，我們不能作遠道的偏航，我們的行程不容許那樣作。」她開始流汗了。

我有一個任務，你們要協助我達成任務。

內心的聲音完全沒有變調，但是命令式的語氣是令人震顫的强烈。

「我負責指揮這條船，我拒絕。」

他們大家都鼓起勇氣支撐自己

我寧願接受你的同意，但是你沒有選擇餘地，我可以控制這條船。

「我相信你能辦到，但是為甚麼呢？你有那麼大的力量，你還需要我的船呢？」

我已經消耗了很多的力氣，我也許無法達成此一旅程。

「你要走多遠呀？」

到這個銀河的中央

那句話使得他們都驚動起來，他們雖難以置信的彼此看望，大家立刻開始抗議。船長怒目而視，禁止他們出聲。

「聽著，球體，你不明白，我們人類從來沒有走過千分之一那樣遠的距離，我們是否能歷經銀河中央的照射和壓力而生還，這依然是個問題。我還要補充說明，我們是短命的人類，依據你的標準來說，就算是利用嗶啦式的俯衝，在我們還沒有到達銀河中央之前，我們大家就早已老死了。」

我可以改變你們的俯衝，按照機器發明的標準來說，那是粗魯的，我可以保護你們不會受到放射損害。在旅途中你們不會老的很多。你們一定要明白，對我來說，你們是細小的毫不重要的生命微粒，就像是你們覺得你們的行星上最微細的生命一樣的不重要。我們在跟你們講話，我只不過是你們認為是球體的那個智慧人的微細再分成的部分，奉派來執行這一任務。那個智慧人的



大部份依然是還不知道你們，忘記了你們的功用和我的功用，就像是你們忘記了你們身體細胞的功用一樣。

你們莫如是合作好了，你們是一種原始的孤立的人類，在這個小銀河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在銀河中央星球密佈，你們也許會找到很多像你們一樣的行星人類，你們當然會學到有用的本領吧？那將是你們人類新時代的開始。如果你們的文化依然是依據貨物的交換，你們將會發現那對你們會大有好處。

「把我倒退回去吧，魔王呀！」伯特倫喃喃而語。

那球體的確懂得怎樣去引誘太空船員，他們早已感覺到渴望進入未知太空的醉人景色。他們是不會在不定期貨船上的服務的，如果他們不是富有冒險精神的話。船長的冒險精神是最差勁的了，她到處看看她的船員，連太空新手凱利也急著要去。

最後，她轉向那代理人，「對不起，雪奇，看來明斯克公司要遲一點收到它的晶體了。」

「看來只好那樣辦了，我們要再磋商合約，務期明斯克礦物公司會分紅得到若干我們所找到的任何東西。我們既然是毫無選擇餘地，我們莫如好自為之。」

「態度可嘉，」托華德說，「在目前情況下，那是唯一可取的態度。」

「我一點也不相信，我們不必冒險就可以達成這個任務。」芬解釋說。

「如果我們是要去探測未知的太空，我眞呀坐戰艦比坐親愛的老太空天使號去還好一點。」其他的人都承認他的觀點。

「我看我們可眞利用一個維狒人。」托華德的提議受到驚愕的喝采。

船長懷疑地注視他一陣子。維狒人是已知太空中最聲名狼藉的私梟。「你和維狒人打過交道嗎？」

「當船上職位難以獲得時，我曾經和幾個私梟合作過，我知道和他們其中一艘秘密船隻磋商的暗語。如果球體會讓我們停泊在新安多拉或是其中一處其他的走私基地，我能夠找到他們的位置。我們還可以收購一些重武器。」

維狒人是甚麼人？

「那是在上個世紀人類遺傳工程定尙未被宣佈爲非法之前我們人類所發明的次等民族。」船長解釋說。「他們能夠在極度情況下生存，我們自已生還的機會會大增，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他們一個人或更多的人來當船員的話。如果你會讓我們來接運維狒人和一些特別裝備，那我們就會樂意儘力協助你。」

好吧，時間因素並不重要，但是我們的行動必須繼續邁向銀河中央。

「那麼，我們是同意了。」船長轉向漢姆。「副船長，航向新安多拉，等我們開航足夠距離



之後，就立刻展開嘩啦式俯衝。」

不必了，在你們儀器上標式出這個行星的位置，那我就會運送你們到那兒去。

「傑蒂？」有點迷惑，漢姆轉向船長。

「快聽他的吩咐辦事，漢姆。」漢姆離開，走到船橋，把開往新安多拉的航向資料輸入電腦，等不再有別的情況發生之後，回到飯廳去。

亞奇米特跳起來，跑到機器房裏去，拉法埃脫緊跟著在後面追。

「我們停航了嗎？」船長問，一面在看著那個球體。

不，我們現在的航速比你們俯衝所可能產生的速度還更快，等我吸收了你們的電腦資料之後，我會告訴你們你們能瞭解的相等速度。

亞奇米特靦腆的回去，坐下來，他的黑眼睛突然現出迷惑的表情。「快去看看，」他說。「我從未見過那樣的怪事。」

他們都列隊走向機器房，從艙口他們可以看到機器房紅光煥發，好像機器房裏面的空氣已經吸收了顏色和光線似的。

一道又一道的紅色和黃色光波，在機器房的四週以旋繞的花樣彼此追逐，閃亮的綠光點像小昆蟲一樣到處飛躍。一點聲音也沒有。

「非常漂亮。」漢姆說，聲音力求鎮定，但是沒有成功。

等他們回到飯廳之後，美絲莉才想起來，他們還沒有吃早餐。美絲莉、凱利和托華德開始忙碌，其他的人靜靜地坐著，他們臉上露出眩迷的表情。

他們正在喝咖啡，那個球體又在講話。

我們已經到達你們的目的地了。

這時候，船員們不再懷疑了，船長走到船橋上檢查，眞的，那個球體已經巧妙地安置他們在環繞著新安多拉的停泊軌道上運行。

特魯勞，新安多拉行星上的唯一都市中心，聚集了蔓延的大小建築物，其中有很多是倉庫，包圍著一個太空港。

大多數的居民都是過客，主要是私梟，他們的顧客，和跟他們兩者作生意的居間人。

沒有政府，沒有法律，但是暴行並不普遍發生。居民以和平的商人自居。唯一有組織的團體是港務局，負責管理和維護太空港。

特魯勞是已知太空中最大的私梟轉運點。如果一位買主想購買毒品、奢侈品、武器——或是在他的故鄉認爲是非法、會抽重稅或是由政府控制的任何東西——在特魯勞都可以找到。



新安多拉星球的居民會在那兒出售商品，或是運送商品，以賺取費用。

新安多拉星球遠離太空旅行各個重鎮，因此大多數的政府都認爲不值得去掃蕩它。此外，有相當多的政府還和新安多拉星球的人作黑布生意買賣。

凱利早就想登上星球，太空航行的好奇心迅速消磨掉了，他發現被關在一艘小船上，每天都在看著那幾個熟臉孔，那就足可消除最堅强的太空旅行雄心壯志。

但是，有一個代價。托華德要他去油漆補給室和機工房化驗室，然後才能上岸休假，好幾個星期來他就在逃避那件差事。他趕上了要登上星球的人，正當他們快要出發的時候。

「我幹完了，」凱利說。

「我猜我們要讓你跟著來，」漢姆說，一面在皺起他的鼻子。「你需要出來透透氣，你混身有油漆氣味。」

「我們走吧，」船長說，她像平常一樣沈默寡言。

船長、漢姆、托華德和凱利，組成武器採購團，其他的人則去採購他們各部門的補給品，稍後再由經理官放置。對凱利來說，那又是另一件頭痛的事情，大部分的工作將會由他來幹。

托華德很重視那小伙子的訓練，並且相信在職訓練。

「太空天使號」先行付淸進港費，船員然後才離船進城。他們受到進航管制官奇異的注視。

進航管制官們對於「太空天使號」直接從超音速飛行突然進入停泊軌道環行深感迷惑不解。

但是，沒有問題，在特魯勞港太空船員是不會受到令人困窘的盤詰的。

托華德，對特魯勞港是老馬識途，負責武器採購遠征行動，迅速打聽最佳的貿易商，以便從他那兒獲得武器。別人告訴他到「槍砲私梟」酒吧去試試看。

當他們走過擁擠的街道時，凱利到處呆視，東張西望。新安多拉依然是一個邊疆世界，大多數的建築物都是用當地的木材建成的，街道是硬泡沫路面而不是柏油路面。

居民是一羣多采多姿的人——打扮成太空船員的男人和女人，穿著昂貴絲毛衣料的商人，粗暴的相貌，他們有很多人率直的誇張的像個海盜。

幾乎每個人都携帶武器，因此，托華德、漢姆，船長也帶了傢伙。

商店擺滿了有價值的商品，價錢可便宜得令人懷疑。船長停留在一處陳列窗前面，窗裏面的商品主要是輕妙的精緻雕刻品，是由貴重金屬製成，嵌裹有小珠寶，顯然是達利仙星球藝術家的製品。

「漢姆，他們發現環繞伊雲浩星球運行、船上沒有船員、也沒有貨物的那艘船叫甚麼名字？」船長顯然是心緒十分煩亂。

「烏木星號，黑星輪船公司」



「就是那條船，烏木星號當時載運了很多達利仙星球的藝術製品。保險公司在太空船員新聞報中發表過載貨單。」她的臉色蒼白。「我不大喜歡海盜。」

「那條船也許是被它自己的船員所刼持的，」托華德說。「高級船員可能也參與其事，那種事情的發生是夠多的了，船長。」

「在黑星輪船公司裏不會，他們招募的都是優秀的高級船員，我也不喜歡叛變的水手。快來呀，我們去找那家酒吧去。」

特魯勞港只有很少的眞正公司，大多數的生意是在酒吧中交易，特種酒吧已變成和某一特種行業有關。

「槍砲私梟酒吧」掛有一塊手工雕刻的木頭招牌，描寫一個人往前奔跑，背上背着一個袋子，從袋口中突出好幾枝威力强大的雷射步槍的槍管。

在酒吧內，大廳燈光暗淡，只有揷在巨大屋頂樑上的燈盞所發出來的弱光。內部煙霧瀰漫，充滿了怪味。牆壁上裝飾有一堆堆的利刄武器、舊式鎗械和閃光槍。

船長選了一張靠牆的桌子，桌子是擺在一排舊式太空陸戰隊刀劍下面。凱利發現有人查問他的年齡。

托華德漫步走到酒吧去，要了一瓶酒和四隻酒杯，等酒保端了他吩咐要的東西囘來，托華德

就開始談生意經。

「今天是誰在賣武器？」

「啊，現在，讓我來看一看，」他審視房間。「阿米斯，那邊，有藍色穗帶那個，出售步兵輕武器。還有猶蘇樸夫，坐在那邊角落桌子後面，剛得到一船重砲。老鐘有上至爆炸彈的各式炸彈——」

「我只需要一些中程用大砲，也許還需要一些輕型火箭魚雷。」

「那麼，你要去找斯圖吉斯，他現在不在，但他通常是在這個時候開店。請坐，等他進來之後我會請他過來。」

「好！對啦，你是否知道奧鐵加還在死太空船員酒吧街對面他那個老地方？」

「我上次聽說，他還在。」酒保開始用不同的表情看着托華德。「但是那地方不是老實人住的地方。」

托華德給了那個人大筆小費，帶了那瓶酒和酒杯回桌上去，他倒滿了四大杯看來會要命的紫色烈酒。

「純正陳年火箭牌老酒，二〇年釀造，大概是，標籤上說的。」托華德宣佈說。

凱利猶豫地喝了一口，然後想設法不讓他的眼睛流淚，烈酒使他的食道發燒，流過他的鼻竇



。

「滿溫和的，」漢姆品評說。凱利試再喝一口，眞的，酒味開始覺得是滿溫和的。

他們喝光了半瓶酒，一個高大肥胖的男人走到桌邊來。他週身珠光寶氣，他穿的衣服是俗麗的天狼星絲織布製成的：一件緊身的襯衫，有膨脹如氣球的袖子，寬大的褲子塞進爬蟲皮製成的笨重皮靴裏，所穿的一件背心並沒有完全掩蓋左手臂下的一枝雷射手槍和右手臂下的一把匕首或是利刄。

他略爲鞠躬，用他右手伸開的手指觸及他的胸部，張大嘴巴微笑，使他的髭和他彎曲的黃色鬍子分開來了。

「我名叫奧瑪史圖吉斯，我聽說你們上流人士要和我們談生意？」

「太空天使號船長哈雷維。」船長伸出了她的手，「這位是我的副船長，漢姆施爾菲斯特，經理官托華德賴芬，還有船上侍應生凱利。」

他們彼此握手，托華德發現史圖吉斯的手掌結實而且結了繭，他可以感覺到他的指節皮膚下面植有金屬套子，低估這個人是划不來的。

船長替他倒了一杯酒。

「我聽說你買賣船上武器，史圖吉斯先生。」

「對啦，船長。我有適合小偵察船用的單管雷射鎗，從報廢巡洋艦拆下來的脈波雷射鎗，等等武器——一直到戰艦上的重武器。價錢包括分期付款，你們想買甚麼武器？」

「我們只需要一些探險船用自衞武器，」漢姆回答。「你能否賣我們一枝安裝在六角架上的六光長射程切割儀？我們可以把六角架安裝在太空天使號的船頭附近。」

「好的，我有好幾具這樣的武器，還需要甚麼？」

「一具安裝在砲塔上的雙管偏極化光消除器？」

「沒問題。」

「四枚輕型核子魚雷，M級的？」

「我有一些K級的，雪農南人買光了我的M級的，他們要和甘伯廸人打仗。」

漢姆和船長與史圖吉斯討價還價，托華德告辭，示意凱利跟着來。他們出去，在明亮的日光下霎眼一會兒，然後走開，托華德帶頭。

「緊跟着我來，凱利，我們要到治安欠佳的地方去，我們要去會見的人他疑心特別重。如果你認爲有誰在跟踪我們，就通知我。」

凱利機警地到處看看，他們所到的地方，治安的確欠佳。他不是治安欠佳的陌生客，地球港的貧民區，不守法是衆人皆知之事，但是在一個城市裏，全體市民都是在從事這種或那種非法活



動時，那小伙子就覺得有點侷促不安了。

托華德腰上的雷射手鎗使凱利恢復了信心，他知道他的朋友的背心下面還藏有一枝小口徑手鎗。

他們一面走，週圍的環境變得更爲卑陋和越發破舊。街上的人，不是亂七八糟的羣集在一起，而是三三兩兩的聚集在街頭，有時則聚集在門口。

不再看到衣衫富麗的商人了，托華德和凱利所走過的一羣一羣的人，上上下下的在打量他們，偶然在猜測。看到了武裝齊全的雷射鎗，並沒有打動他們，在街頭閒蕩的人，主要是年輕人，又再恢復一度被打斷的閒聊。

最後，那兩個人走到一間酒吧，酒吧掛了一個招牌，描寫一個穿太空裝的人，戴着一頂破鋼盔，在星海中飄浮。

毫無疑問，這就是「死太空船員酒吧」。

他們走過街頭，進入一間沒有招牌的倉庫。托華德示意凱利學他的樣子，然後進去，雙手遠離武器，慢慢的走路，凱利跟着。

在倉庫內，燈光像「槍砲私梟酒吧」一樣的暗淡。

有一個矮小膚黑的人，立刻從一堆箱子後面走出來。他的臉上有可怕的疤痕，他戴了假眼，

眼茫然閃光，毫無表情。

他毫不畏懼的打量那兩個新來的人，在他後面的箱子中看到朦朧的人影，最後，他滿意了。

「好久不見了，賴芬，你發財了。」

「不像你那麼發財，奧鐵加。」托華德慢慢轉身，一面在觀察擺滿了倉庫的贓物。「自從我上次看到你之後，你好像是戴了新的假眼了。」

「在奎蘇柯圖，走私他們就挖眼睛。你想要怎麼樣，想回去幹本行？如果是那樣的話，我認識好幾位船長，他們用得着像你這麼能幹的人。」

「謝啦，奧鐵加，這一回我只想打聽一些消息，我會出通常的價錢，我想知道凱鐵查克號船的位置。」

「這個人靠得住嗎？」奧鐵加點頭，指向凱利。

「他是我的侍從。」凱利對這句話覺得驚奇，他不知道他的身份不是船上的侍應生，但是奧鐵加在回答。

「凱鐵查克號正在環繞唐娜星球軌道運行，一直到運行結束爲止，那會使你有充分的時間。然後，它駛往老家天下。」除了維狒人之外，誰也不知道老家天下是在那兒。

托華德把一堆金屬片交給那個人。



「謝啦、奧鐵加，我倒想聊聊昔日往事，但是我們要趕回船上去——有緊急任務，也許下回再談吧。」

「托華德，」當兩個人走到倉庫的大木門時，奧鐵加叫喊，「你在這兒有敵人，他們有些人還記得約拿號船，在你們安返你們的船之前，千萬不能放鬆戒備呀。」

「謝啦，奧鐵加。」托華德轉身，伸手到他的背心下面，抽出那枝小口徑手槍。「你用過這樣的傢伙沒有，凱利？」

「沒有。」

「提醒我找個時候來教導你，現在別擔心那件事。如果我們在這些街道上遭受攻擊，那將是近距離攻擊，把那傢伙指着某人的肚子扣扳機就行了。你有三十發子彈，打一兩發就應該足够了。把你的刀子改放在你的腰帶背後，這樣子你可以隨時用雙手拔鎗。」

「但是我是個慣用右手的人。」

「萬一你首先得到決鬥快要開始的警告是一顆子彈射穿你的右臂呢？」

凱利把他的刀鞘塞到他的背後去，小口徑手鎗掛在他的腰帶上。

他們離開倉庫時，天快要黑了，特魯勞港剛好位於新安多拉星球的赤道之北，近海，因此從白天到黑夜的過渡時間甚短。

街道陰暗，建築物長長的影子，構成漆黑的深影，橫過大道。托華德走向太空港，凱利在後面數步遠的距離跟着，耳朵豎起來，傾聽有沒有跟踪的脚步聲，跟踪的脚步不久就出現了。

「托，」凱利低聲說，「我聽到我們後面有兩個人。」

「前面有三個人，我要講話了，但光靠講話我們是離不開這兒的。我未拔鎗之前，你不要拔鎗，你要負責收拾我們後面那兩個人。」

突然間，前面那三個人出現了，在一家門口的燈光下，他們顯然是標準的街頭歹徒——穿着俗麗衣服的年輕人，他們消瘦的臉兒帶着傲慢的傻笑，他們看來是愚笨、難以推測和非常危險。

「別動！」三個人中最大的一個，一個背心裝飾有金色領扣的高個子說。

「你們有事要跟我們談嗎？」托華德問。

在凱利後面，另外兩個人的聲音停止了，他沒有表示注意到他們的出現。

「只想問問你們有關你們船上的事，」金色領扣說，一面在搔摸他稍爲肥胖的大肚子。「我猜你們也許會用得着一些船員，這兒有點流年不利。」

「啊，」托華德說，「我會對船長說，不過——」沒有打斷他講話的節奏，他拔出他的雷射鎗，金色領扣的手指急伸到他的背心下面。

雷射光戳進歹徒的腰部，凱利同時轉身，拔出他的手鎗，射擊那兩個現在從後面接近中而比



較近身的當中那個。他再開鎗，托華德的雷射鎗也燒中金色領扣右邊那個人的手臂。

凱利的第二鎗，慌忙中稍爲偏離開中央，擊中了第二個人的肩膀，使他天旋地轉，搖搖擺擺的走入暗處。

在金色領扣左邊的人轉身逃跑，手臂被雷射光燒傷的人也跟着逃跑。從托華德最後講話，到還未受傷的人落荒而逃，前後不到四秒鐘的時間。

鎗聲和雷射閃光，吸引了一些從附近酒吧投射出來的好奇眼光，但是那些眼光很快又收回去。托華德和凱利漠不關心的走開，好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似的。

他們可以聽到後面的人在爭奪金色領扣手槍的吵鬧聲。

「你認識那些人嗎？」凱利想保持他聲音的鎭定，但是沒有成功。

「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些人都是被人收買的人，也是廉價收買過來的，我猜是。那種人爲了一雙好皮靴就就會宰了你。」

他的聲音稍有改變，「你的表現不錯，凱利，我不該讓你介入這件事情，但是我不會忘記你的。」凱利沒話好說。

他們回到船上，船上燈火通明，燈光從四面八方射過來，當班的船員在安裝新式的武器。

「史圖吉斯沒有浪費時間，我明白了，」托華德說。

從她彎道上的有利位置，當他們上船時，船長可以看到他們的臉。

「他怎麼樣啦？」等凱利上船之後，她問托華德。

托華德向她簡略報告遭遇戰的經過，然後繼續前往飯廳，大多數的船員已經在飯廳內集合，美絲莉正在注射從瓶子中抽出來的陳年神經強壯劑。

他進來時美絲莉看着托華德，他舉起了他的雙手，手掌向上，以阻止她的一頓臭罵。

「是我不對，」他說。「不該帶他到那兒去，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在這個地方依然還有敵人。」

「那當然是你不對，」船長說。「如果他受傷了，我會猛烈踢你滾開這條船，送你進入超音速軌道飛行！」

「我沒事！」凱利叫喊，討厭他們掛慮。「這件事不要小題大作。我們遭受攻擊，我們還擊，就是這麼一囘事。」

「不錯，」漢姆說，「那個小伙子跟我們其餘的人一樣也正在學習，沒有甚麼損失，只是幹掉了兩三個窩囊廢，此地不需要那種人，而且還讓其餘兩三個人暫時失去了作用。」

「就是這麼一囘事，」凱利說。「不要因爲我而跟托華德過不去。」

「那麼，有甚麼事在煩惱你？」南茜低聲的問。



「啊……只是這樣，我是不由自主的在想。再過兩三年找不到一條船，那我也會變成那樣的一個無業遊民，在地球港有許多像那樣的人，遲早我會和那樣的人同流合汚，如果我要活下去的話。我到頭來也一樣會被人鎗殺在小巷內。因此我們應該要高興好人勝利了，事情就這樣結束，好不好？」他凝視着船長。

「好的，凱利，」她說，猶豫了一陣子之後，「現在，快囘到你的房艙去，不要被人看到，一直到我們離開港口爲止。」凱利站起來，走開。

「托華德，你猜你昔日的朋友會設法到船上來找你或凱利算帳嗎？」

「辦不到，船長，在這兒誰也不會在港內惹事，這是個中立地區，誰也不會在港的四週地區惹起麻煩，其他的人會去找他算帳的。」

「如果是那樣子，那你就幸運了，」她說。「好啦，各位，我們在三個小時之內就要開船，只等我有時間去檢查新裝好的裝備。托華德，你找到維狒船的坐標位置嗎？」

「正繞着唐娜星球作停泊軌道運行。」

「反正那是正確的方向，那個老球體不該惹起任何不必要的紛擾。好啦，各位，快準備扣好你們的保險帶，下一站是——那條船叫甚麼名字？托華德？」

「維狒族船凱鐵查克號。」

# 四

輪到凱利在船橋上值班，跟平常一樣，他當時正在研究。這些日子凱利是經常在研究，至少，當他不是工作到精疲力竭時，他是在研究。他從來沒有想到，太空航行就像是上學一樣。

同時，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多麼的無知，州立學校只不過是一個藉口，好暫時去防止年輕的戰爭孤兒和難民在街頭上流浪。

失去的時光現在得到補償了，無論何時，只要他不必去工作，他就去和芬來研究化學或航行，和托華德來研究補給和文書作業，和亞奇米特來研究工程學，伯特倫好像是甚麼都能教。

南茜教導他通信學，但是不管他是怎樣努力去想法子，他始終沒有辦法誘惑她來談任何其他事情。

現在，他在閱讀有關維狒人的資料，凱利在船上圖書館找不到有關那奇異民族的書籍。他去問托華德，那位資格較老的太空船員給了他一份顯微膠片的論文，作者不是別人，就是托華德頼

芬。

那篇論文較之任何「官方」的文獻含有更多有關該一神秘的次等人類的正確資料。

凱利獲悉在上個世紀，大概是在首次星際間旅遊完成之後幾十年內，一羣遺傳學家在會商，決定仿效科學家們的方式，認爲人類可以改良。

他們要創造「未來的人」，認爲人類只善於謀生，新的人類在這一方面應該要更棒才行，如此才能應付新世界的未知危機。

當時一致同意，直立、兩足動物、有手指的手的人類模樣，是不能再改良以增進普通能力了，但是處處都可以小加改良，彷彿是專而不精。在這樣的人體身上，他們移植了一種專管求生存的智力，結果是產生了維狒人，雖然那是跟他們原先計劃的人，不大一樣。

維狒人在普通人心中產生的恐懼，就足可招致徹底查禁人類遺傳工程學。

凱利搔扒鐵廸的耳朶，在沉思那個問題。那隻假熊已經變成了一位要好的朋友，因爲她好像是船上唯一不會命令他、打他官腔、或是找些不愉快的事情叫他去幹的人。

典型的維狒人，凱利閱悉，是六至七英呎高，用堅強有關節相連的角質素板蓋着，角質素板和人類肌肉的肌紋大致一樣。

手是人手設計，但是大得多，指關節是用大釘釘牢的骨筋包着。手指尖裝配有一英吋長能自



由伸縮的爪，但是爪入鞘之後就不會妨害手指日常的使用。

肘和膝蓋都是大圓球狀，並且裝有大釘，脚沒有脚趾，在本來是該長脚趾的地方，裝有一根骨和角質的棍。

在腿的後面，就在小腿的下方，有一個像馬的球節一樣的突出部份，暗藏有一枝七吋長像刀片一樣厲害的刺馬釘，那也許是維狒人最可怕的天然武器。

頭部，安裝在長而容易彎曲的頸子上，是維狒人最不像人的部位，眼睛很大，佔據了頭殼內大部份的位置，是用一塊透明板蓋着，能够彼此獨自旋轉。頭殼週圍有幾個小孔，供眼睛窺視之用。

那些人沒有眞正的牙齒，只有鋸齒狀的角質。

在內部器官方面，維狒人越發根本不像人類的根源始祖。腦是以細小的結節遍佈全身，心臟也是同樣的分散，是遍佈整個循環系統的一連串的小喞筒。

事實上，殺死維狒人的唯一法子，是把他碎屍萬段，切成小碎片。

維狒人所有的器官，包括腦組織在內，都可以再生。傳說如果把一個維狒人在中央切成兩段，那就會產生兩個完整的維狒人。

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有那種膽量去試作那樣特別的實驗。

在心理上，一切都隸屬於求生的誡命，維狒人只擔心他的種族、他的部落、他的家人和他本人的生存。

沒有政治上的忠貞，只有生物學上的忠貞。

他們是私梟，因爲他們毫不尊重任何正常的人類法律。

他們本來是可以變成戰無不勝的士兵，但是他們把戰爭看作是危害他們生存的一種威脅，因爲極力不理睬平常人類之間的衝突。

但是，有一項例外。年輕的維狒人，在尙未獲得鑑定是否適合繁殖之前，要先經歷一段放逐時期。在放逐時間內，他們要去參加戰爭，或是暴行性質的冒險行動。因此，「太空天使號」才去拜訪「凱鐵查克」船。

維狒人的船就像是用管子和支撐物連結在一起的一羣建築物，在本質上，就是那樣子的東西。

在太空中建造，船根本不打算登陸。船必須要够大，因爲它裝載了幾乎所有的凱鐵查克族人，隨着族人的增多，船也要增建。

雖然他們的脾氣很可怕，維狒人喜歡和他們的同胞作伴，變成大家庭。這和他們强烈的求生意念有關。



當船駛近時，「太空天使號」出動了相當於一個艦隊的武器來瞄準它，這不是因爲它的新武器的關係，救生艇也得到維狒族人船隻同樣的對待。

托華德利用船對船通信系統說出口令，勉强獲准上船，獨自上船。

爲了安全起見，船長堅持托華德帶一具掃描機去，以便能和「太空天使號」上的人隨時保持視聽通信。維狒人不反對這種作法，維狒人非常明白安全措施事宜。

「太空天使號」其餘的船員集合在船橋上，監視行動。

托華德在閘門遇到了十多名全副武裝的維狒人，他們護送他走下一道陰沉的走廊，來到一間沒有標示的小隔間，裏面甚麼傢也沒有，只有一張桌子。

在維狒人船上，一切都是簡單的，機能性的，斯巴達式的。在桌子後面坐着一個維狒人，他的高階從他鑲了珠寶的武器把手就可以看出來。武器裝飾是維狒人審美學的特點。

那個官員不再浪費時間來介紹。

「你找光榮的凱鐵查克號族人有何貴幹?」

「我們的任務是非常危險的任務，如果你有一兩位年輕人，那將要依照習俗接受他們的成人考驗，那對他們來說將是一項很好的考驗。」

「你們問對了，你們這樣軟弱的人，是不適宜幹費力工作的。不錯，我們有兩個這樣的人，

他們的名字是凱史坦和柏山特。他們出身名門，他們身體的强壯，即使是在維狒人中，也是出類拔萃的。在你們這些軟弱的人中，他們的美麗和堅固耐用，就像是洋菇中的鑽石一樣呀。」

「我相信他們就像是船中的一羣老鼠一樣，很難殺死，」托華德謙恭地回答。「他們要跟我們來嗎？」

「誰管他們要怎麼樣呀？」那個官員輕蔑的說。「他們該走了，他們非走不可。如果他們不回來，那他們就是失敗了。快回到你們的船上去，看到了他們退化的根源始祖也許會腐化我們的年輕人。那兩個人不久就會送交給你們。」

他回到「太空天使號」之後，船員們就立刻迎接托華德，急着想知道會有甚麼事。

「維狒人一定是在訓練外交人員，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溫和文雅的人。」

「好啦，」船長說，「讓我們來聽聽看，我們免不了要怎樣？我從來沒有和維狒人同過船，我看在座的各位也沒有。」

「首先，各位，你們會發現他們是有點傲慢自大，維狒人最藐視我們這種標準品種的人類。事實上，他們已經發展了一種神話，認爲他們根本不是從人類始祖演變而來的。他們很反對這種觀念，就像是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作家很反對人類是來自動物的學說一樣。此外，稍有威脅，他們就會猛烈反抗。因此，不要踩到他們的：啊，他們沒有脚趾，但是不要踩到他們任何東西。



美絲莉，你不必擔心替他們治病，因爲他們不會生病，任何被砍掉的部位都會再長回來。他們能够新陳代謝幾乎是任何東西，因此，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可以餵他們吃水耕實驗室的肥料。」

「他們的語言呢？」南茜問。

「他們自己所講的是秘密的語言，但是他們是天才的語言學家，他們的聲箱可以再產生幾乎是任何聲音，他們能够以高低速音波講話，也能够聽到高低速音波的聲音。」

「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嗎？」漢姆問，一面點着一根雪茄。

「只要他們不認爲我們是在故意想殺死他們，他們的疑心是非常重，因此，我們也不能够命令他們又冒我們自己所不敢冒的任何危險，他們的成年考驗應該是危險的，否則那就沒有意義了。只有在這個時期，任何維狒人才會去聽命於一個非維狒人而甘冒他自己生存的危險。」

「你要叫他們住在那兒？」船長問。

「他們會有他們自己的寢室，要不然，情況就太富有爆炸性了。幸好，他們的嗜好很簡單，因此我已經決定把他們安置在清潔裝備室中，就在貨艙後面。我已經把裝備搬到補給室去了。」

就在那個時候，主閘口電鈴聲響，宣佈新來的人來到了，船長轉開閘門，讓他們的船上新同事進來。頭一個進來的是一個身高七英呎的人，繼而是一個矮半呎的同伴。

「我是凱史坦，」高個子說，「凱托克的兒子，他是『復仇者號』戰艦的艦長，凱汀的孫子，他在華丹海外戰役中殺死千千萬萬人，凱唐的曾孫子，他興建了族人的第一艘大船，一直追溯到凱鐵查克，族人的始祖。這位，」他突然伸出一隻有爪的大拇指頭到他肩膀上去，指着那個矮個子，「就是柏山特，他的祖先不像我的祖先那麼顯赫傑出，但依然是有聲望的。按照七條平行遺傳系統線，四十四種婚姻關係，和若干次曖昧接觸的算法，他是我的第九十二位表弟。我相信你們這種軟弱墮落的人是不會重視這些事情，但是你們或會高興我們來保護你們。」

「眞高興認識你們，」船長說。「現在，我發現你們兩位携帶有武器，我倒覺得不要緊，因爲你們大都份的職責都牽涉到武器的使用。但是，我們現在是在太空中，因此請你們交出你們的射光和高速彈頭武器，好鎖在船的武器庫裏面。」

兩名維狒人採取防禦姿勢。

「廢話！」凱史坦大聲喊叫。「在陌生人面前放棄武器？我要恥笑和辱罵你們，我覺得那個主意眞是好笑。」

麻煩來了。美絲莉很有外交手腕的走進來和解事情。「啊，兩位先生，你們不會認爲我們這些弱者眞的會有任何威脅吧？我相信我們十一個人，不管帶槍或是不帶槍，都不是兩位，甚至一位光榮凱鐵查克族人的對手呀。你們一定會明白，我們是在擔心任何會傷害船身的船上器械，我



們的氧氣濃度稍爲降低，那也會害死我們，雖然你們只會稍爲覺得有點不大舒服。」

「我們從來沒有發生武器意外事件，」凱史坦說，「你們不必害怕。」

「不錯，當然啦，但隨時都會有機械故障的可能性，此外，這次磨練的重點，對你們來說，是忍受艱苦和危險。請你們開始學習不帶那些重武器而和平相處好嗎？」

他們勉强地把他們威力强大的武器交給船長，一面伸手入他們的袋子拿，一直到她從他們兩人各拿到六枝武器，這並非眞的解除了他們的武裝。

甲板了現在零亂地堆滿了劍刀、棍棒、可摺疊的柔鎗、弓箭、彈弓、絞鍊，和各種其他致命的利器。

船長懷疑地看着凱史坦交給她的一彈帶的手榴彈。「你確信沒有了嗎？」她問。

「他們不會讓我們携帶重裝備來，」凱史坦鄭重告訴她說。「如果我們需要威力更强大的武器，那我們就要自製。在接受成人考驗時，只准携帶必要的東西。」

「帶他們到寢室去，凱利，」船長說。「我們在二十分鐘之內就離開軌道。凱史坦，等你和柏山特放好了你們的東西之後，到餐廳來找我們，我們會向你們說明任務。」

轉過身來要走，她喃喃自語，低聲地說。「哈，好像是我早知道的一樣。」

「跟着來吧，」托華德禮貌地力勸說，他和凱利引導那兩名維狒人進入梯路，走往清潔裝備

間。

凱利打通往他們寢室的艙口蓋，叫那兩個人進去，他和托華德利用鋼鐵管和帶子架了兩張特大號的床舖，並且利用廢物添製了幾個架子。那房間就像是修道士的禪房。

「這適合你們嗎?」托華德問。

「我不知，」凱史坦冒昧而說，「我不大喜歡豪華設備。」

「跟我們在一起，我們遲早會把你們教壞成耽於逸樂的人。」

「你的族人不大愛講話，」凱利評論說。

「當然不愛講話，自從我在青少年角力比賽中撕斷也他一條腿之後，他就是我的部下了。」

凱史坦繼續說，對那個話題越講越有勁。「我還當選青少年後期大決鬥總冠軍，那是用刀棍來決鬥的。我在童年就榮獲肢解和射擊比賽最高分數。手提武器決鬥誰也比不上我——只有凱托克是例外，他耍重鈎刀比較棒。」

當兩名維狒人把他們的東西，大多數是要命的東西，放好在架子上之後，托華德引導他們到飯廳去。

當他走進來時，凱史坦露出維狒人迷惑不解的樣子。船長和漢姆坐在桌子旁。那個球體跟平常一樣佔據了引人注目的中央上座。



「我們甚麼時候開始超音速飛行。」凱史坦問，他是要問船長。

「我們早已開始了。」

「笨蛋，不可能!星際間跳動的影響也會干擾我們這樣卓越的人物，我一定會發現，你爲甚麼要騙我們?」

「那個東西」——船長指着那個球體——「是一個活生生的，有難以相信威力的物體，它擁有更有效的ＦＴＬ式乘風而馳的秘密，而沒有嘩啦式乘風而馳的副作用，它正在帶我們到銀河中央去——」

兩名維狒人跳起來，手握着他們的刀。

「這簡直是瘋了!」柏山特大聲叫，這是他上船之後首次講話。

凱史坦反打他的耳光，責備他膽敢先講話。那一個耳光，若是普通人，頭早已落地了。

「住嘴!這兒甚麼東西瘋了該由我來說，我說這簡直是瘋了!」

一點也不錯。

兩個維狒人嚇呆了一陣子，後來凱史坦用普通人都聽不懂的語言咯咯咯的講了一句話。凱利感覺到他的耳朵有一陣刺痛，顯然那句話是傳入超音波了。

那個球體用聽起來是相同的語言回答，兩個維狒人慢慢的坐回他們的座位上去。

「它懂得秘密語言，」凱史坦說。「只有維彿人才懂得那種語言，那個東西可不是維彿人，它幾歲了？」一個典型的維彿人問題。

我的歲月是那麼大，沒有包括在你們的數學內，當你們的銀河還是一團塵雲和氣體時，我就已經老了。

「我猜他是誇大其辭。」凱史坦大聲說。「可是，有那樣的智識顯示它已到了德高望重之年。無論如何，我拒絕執行這一任務。考驗只要求去冒危險，不是要去自殺。」

「一旦起飛，」漢姆，「我們就不能回去，「那個老球體，在那邊，完全控制了船的順風而馳，絕對不容許不是邁向銀河中央的運動。但是，請考慮一陣子：如果我們完成了這次任務，不管那是甚麼任務，突然回來，想想看我們會學到甚麼，想想看我們會發現和帶回來甚麼秘密。凱史坦，你希望我們這些普通人獨佔那樣的智識嗎？」副船長很快就學會怎樣去和維彿人交談。

「智識就是力量，」那個維彿人沉思地說，一面在點頭。「人的力量最大也不爲過，此外，說不定我們會在銀河中央發現我們維彿人有一天會遇見的威脅啊？同樣道理，應該要多多研究球體這個東西，也許會有更多這樣的東西，它的確好像是擁有令人羨慕的耐久性。好吧，我們志願跟你們去。老家天下最高議會一定要不惜代價收到這個消息，老球體，你到銀河中央去要執行甚麼任務？」



不干你的事，只要記着，你能否回老家去，那要看你能否成功的運送我到達我的目的地去。

「南茜，銀河有多少地方已經被人類探測過了？」凱利問這個問題，他正在協助通訊官擬定電腦運用計畫。

這一個問題正煩惱着他們所有的人，現在他們有時間去反省了。他們的冒險變成眞的了，他們已花了好幾週的長時間在作超音速飛行，比他們任何人在眞正太空以外所花的時間還要長。

「不會很多，」南茜說。

好幾天以來，凱利已經能够誘使她講幾句短話，除了敎導通信和電腦操作之外。

「我曾經聞悉，如果你把銀河的照片放大成露天運動場那麼大，人類所經過的地方就像是一粒花生米那麼大。」

「我們要前往比任何人曾經去過遠千百萬倍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是在甚麼地方了。」

「當你在進行超音速飛行時，你並不是眞的在任何地方，難道芬沒有敎過你超空間幾何學和航行學嗎？」

「當然，但我眞的不大明白。州立學校並沒有强調敎育的優點。」他沒有那個意思，但是凱利的口氣顯得有點痛恨甚或嫉妬的味道。

「我在十三歲之前還不會讀書，凱利，」南茜冷靜地在凝視着他。

「那眞是難以相信。」

「我的父母親是黎波星球上的種稻農夫，他們是以農奴的身份替軍閥種田。當突擊隊發動不成功的突擊，企圖俘擄軍閥時，我和其他的孩子們被後送到船隊中的一艘難民船上。我們是幸運的，我們逃過了戰禍。」

「都是我多嘴，」凱利說，慚愧的樣子。他老是替他自己難過，因爲他沒有父母親，現在他才知道南茜連一座行星也沒有。

「你怎麼會當上通信官呢？」

「我被送往巴爾杜爾星球上的一個難民營。有一天，太空天使號降落在我們的營地，依據政府合約交運糧食。我參加工作隊，搬運空糧袋回船艙去。等別人都離開了之後，我藏身在糧袋之中等待。我猜我們已經遠離開巴爾杜爾星球，太空天使號不會回去時，我就自己走他來，幸好我是搭上了一條正人君子的不停期貨輪，不是搭上一條一切按法令規定辦理的輪船公司的船。

「他們派我去當船上女侍應生，你現在幹的工作。幸好伯倫特當過老師，我很快就學會了基本的智識。老通信官收我當他的見習生，到了兩三年之前，他準備退休的時候，我獲得了我的證書，於是就上任了，我一直是幸運，我猜。」



托華德的頭出現在艙口。「南茜，把你那個助手借調給我一陣子好嗎？」

「好的，托，反正我們這兒的事快辦完了。」

凱利跟着托華德到補給室，他知道托華德在替各人量身縫製裝甲護身衣。在清點庫房時，托華德和凱利找到了一片片的硬化陶纖維片，托華德決定替大家縫製裝甲護身衣，因爲他們將會進入定必是敵對的環境，即使不是眞正的戰鬪。

他和凱史坦克難創造了一些塑形印模，可用來將加熱後的陶片壓成形狀，再行硬化。

凱利走過補給室，進入機械房，地板上到處堆滿了一片片的裝甲。

「時裝表演時間到了，」托華德宣佈，「這是你的護身衣，讓我們來看看是否合穿。首先，腿部。」每一條腿部是自成一片，環繞小腿和大腿而扣緊，那是利用它自己本身的彈性而關緊的。

膝蓋部則比較錯綜複雜，需要完全合適，以利行動，手臂部也是一樣。前胸和後背則是利用重疊的裝甲片製成的，以利變化。

當那小伙子全身都穿好之後，托華德命令他跳躍、蹲踞、臥倒，和起立，直到他滿意，認爲完全合身爲止。凱利在補給室的鏡子中數賞他自己，他看來像是一塊太空陸戰隊招兵的廣告牌。

「你是在那兒學會了縫製這些東西？」凱利問，一面在欣賞光滑的線條和發亮的背面。

「在戰時，治好了一處傷口之後，我要休養六個月，於是他們就派我到一艘陸戰隊運兵艦的軍械庫裏工作，等你戴好鋼盔，關好面甲，你穿上了那套護身衣就將會是幾乎無懈可擊……好啦，小伙子，你可以把它脫下來了。」

「托華德，你對於我們這一次瘋狂的旅行有何感想？」

「感想？我通常是根本不想去想它，因爲，如果我非要去想它不可，這就是免不了的結論：誰也不知銀河中心的性質如何，但是呀，壓力、放射性、甚至天然的過程，都將和我們向外圍作小規模活動所獲得的有關資料完全不同，探險呀也許是辦不到啊，就算是我們可以找到一種順風而馳的方法，能够在不到十個世紀內完成這次航行。現在我要越過幾乎是整個銀河的半徑，坐的不是一艘巨大豪華的探險船，而是一艘經過翻修等待報廢的不定期貨船，配備有兩三枝玩具氣槍，由一個有智慧的足球來導航，船上的水手不是乳臭未乾就是被人淘汰了的人。」

「眞的是那麼糟糕嗎？」凱利問。

「大概是差不多。啊，杜累克的黃金鄉下佬號船是一艘可憐的小輕舟，排水量只有一百二十噸，他順利駕駛它環遊世界，還虜獲一艘西班牙運寶船。我們也許也會走運，也許。」

艙口蓋有砰然聲，表示有人來拜訪——眞的有兩位客人，伯特倫和芬。伯特倫開始談話。

「到現在爲止，情況進行得滿快的，開始有恐慌。那個東西眞的要帶我們到達它說要帶去的



地方嗎？如果是眞的，我們此行能生還嗎？一旦達成了它的目的之後，它眞的會送我們囘去嗎？我算是其中一個人，不想在銀河內飛行荷蘭人號船上當水手。」

「試從這一方面來看看，」芬說，「這像是再當海軍一樣，派我們到那兒去，我們就到那兒去，因爲某負責人認爲我們應該要那樣辦。我們沒有選擇的權利。」

「我們隨時都會有老球體幫忙，芬。伯特倫說過它的法力幾乎是像神一樣，也許它眞的能够保護我們。」

「我修正了我們的估計，凱利，在某一時期，它可能是像神一樣，但是現在不再是了。它需要坐一艘船去旅行，它是不是？如果它已經降格到要依賴機械發明去運動，也許它其他的法力也同樣是失靈了。」

「還有，」芬繼續說，「它以我們待變形蟲一樣的態度來對待我們，如果我們不再有用處，它就會隨時拋棄我們。」

「不要那樣亂講話，維狒人會聽到你的啊，」托華德說。「那樣的話題會激發他們的求生本能，他們也許會設法把我們從氣閘趕出去，他們把船搶囘來，但是他們無法從那個球體帶我們到達的現在地點航行囘去。」

「你認爲帶他們兩個來眞的是個好主意嗎？」芬問。「他們態度粗野，脾氣暴燥，和我們比

較，他們也許是求生專家，但是他們抵抗我們在銀河中央那兒可能遇到的人物生還的機會是可笑的低。」

「他們不是生存的保障，」托華德承認。「但是，他們可以給我們一點好處，等你們看過他們打仗之後再說吧。」

船內通話系統傳來的聲音打斷了談話。

「凱利，端咖啡到船橋。」

凱利趕快離開補給室中的其他人，飛快越過梯路進入船上厨房，從咖啡桶了倒了一壺咖啡，然後爬上通信室和航行室之間的梯路，往前跑到船橋上去。

當他進去之後，他發現船長坐在她習慣坐的椅子上，伯特倫坐在她身旁的副船長椅子上，凱史坦站在他們中間。那個維狒人的眼睛，有一隻轉到後面一個小孔那兒，看看有誰在他後面。他的腿刺馬釘拔出鞘外約一吋長，預作防禦。凱利在從前已經見過那樣嚇壞了人的習慣。

「只有我，凱史坦，咖啡端來了。船長，儀器的標示如何？」

「沒甚麼意義，我正在敎凱史坦學習操縱。」

「是的，因爲你們可能被殺死，柏山特和我一定要懂得怎樣駕駛這條船囘家去。」

凱利彎身在船上肩膀上，察看儀表板。現在他已經受過船隻操縱基本訓練，但是他從未見過



指針和顯示幕竟然會那樣亂動。

兩個顯示幕是空白的，其他三個顯示幕則顯出各種荒謬的顏色。

「不管我們是在超級太空甚麼地方，」船長繼續說，「這不是嘩啦式推進機要帶我們去的地方。在正常跳動期間，儀器反應不會是這樣子。那個圓球在吸水電腦的記憶庫資料已經有兩三個小時，不久，它就會知道所有的人類歷史和大部份的人類智識。」

她閑呆了一會兒，然後點着了一枝她的雪茄烟。

「凱利，」她最後說，「等你囘去之後，叫托華德開始擧辦求生訓練，我們有的是時間，可沒有事情可作。你們新手沒有受過那樣的訓練，我們其餘的人也荒廢了。那會使我們有事可作，也許還會使我們對於未來的情況會有更好的準備。」

不知是從甚麼地方，托華德找到了一大堆海軍訓練手册，他，漢姆和伯特倫合辦規避與脫逃、僞裝、彈道學、野戰醫療程序，基本求生法和十多課其他科目的訓練。

訓練課程使他們能够保持精神上的主動，當托華德解釋時，他們培養了接受新思想的觀念——當一個人根本不知道將會發生甚麼事時，那是非常有價値的觀念。

額外的工作也使得船員們不會彼此惹腦對方，太空天使號光其量只能利用全體船員擔任貨輪

的短程航行，船員的選擇，不是爲了要在長期煩悶情況下仍能順利展開作業，像大探險船的船員一樣。

兵器訓練，托華德利用廢鐵和塑膠，克難製成了假手鎗和假雷射步鎗，附裝有可用的準星和板機，能够發射無害的光線。

被關在船上狹窄的地方，爲了要保持船員身體的健康，他規定年輕的船員，背着重背包，沿着梯道拼命奔跑船的全長度每日十多次。

兩名維狒人容忍這些運動，覺得很有趣。

有一天，當托華德正在主特凱利的徒手——和未經申請的——戰鬪敎練時，老球體終於講話了。

我們現在到達眞正太空了。

凱利比托華德跑快了兩步走出門口，他們兩人跑到芬的航行觀察艙去，其餘的船員也緊跟着跑來。

在透明的觀察艙下面，他們緘默的站着，觀看人類以往從未見過的星星，連那兩個維狒人也顯得有點敬畏。

可以看到單星、雙星、三星，成百和成千的羣星，各種顏色的星星都可以看到：紅色的巨星



，紅光煥發，像晴朗無雲夏天的月亮那麼大。尖銳藍白色的侏儒星，是那麼的光亮，看到它們也會傷眼睛。有那麼多星星，星光是那麼燦爛，在觀察艙內也明亮如白晝。

到處，以雲層，雲幕及輕紗姿態出現的，是星雲、氣雲和塵雲，還有很多以前新星的幽靈似的遺骸，閃閃發光，像是絲織網，多彩多姿的輕紗，那麼富有幻想，看來它們好像不是看的。

「如果我們永遠不能再回去，」美絲莉低聲對托華德說，「看到這幅美景也算划得來的。」

「靈晶球，」船長說，又過去了長久的沉默，「我們距離銀河中央有多遠呀？」

我們現在已經走過了百分之九十的距離，你們現在是在回顧我們走過的道路，向着週圍。現在，我要帶你們去看銀河中央。

船在慢慢旋轉，星星好像是在頭上運動，銀河中央像日出一樣起伏在船身所組成的水平線上，只是這個「太陽」是由數以百萬計的星星所組成，光亮萬分，必須要立刻裝上濾光鏡在觀察艙上。

即使是經過完全濾光，依然是無法直視銀河中央。

南茜最後把他們衆人的感想說出來，「那是上帝的臉，」她說，她的聲音顫抖，她的鎭定首次徹底動搖。「那是上帝的臉，來自但丁的天國。」

「謝謝倡，南茜，」船長說，「我就要這樣記載在航海日誌上，我不知道但丁是怎樣來到這

兒看到這個。」

「現在又怎麼樣?靈晶球?」漢姆問，他們又再度集合在飯廳，他們的神經開始穩定一些。

他們的大腦開始經驗切成可以了解的小塊，以便貯存起來，而不會引起任何損傷。

我們要偵察，採取短程飛行，也許會接觸到若干行星上的智慧人物。

「去學習甚麼?靈晶球?」船長變得不耐煩了。「我們依然不知道，當我們找到它時，我們該尋找甚麼，我們該怎麼辦?請你開導我們好嗎?」

你們要去尋找新聞，資料和情報，當你們蒐集了這種情報之後應該要怎樣辦，我到時候會告訴你們。

「甚麼新聞，球體?」漢姆問。

有關核心星球的新聞。

當他們想到那座星球時，不禁啞然無聲一陣子，他們想去回憶當靈晶首次登船之後，他們大家都作了夢的詳細情形，但誰也不能清晰的想起來了。

「好啦!中心星球是甚麼東西?」船長的語氣顯得更爲生氣。

在大多數任何大小的銀河中央所發現的一種現象，當銀河首先形成時，在銀河中央所合併形成的星球，在你們認爲是這一銀河中央羣星的外面，你們稱之爲「上帝的臉」，是一片廣大的空



虛太空，甚麼也沒有，只有不穩的塵雲和氣雲。在它的中央就是那顆中心星球，比銀河內其他最大的星球還要大萬億倍。

在花了一陣子時間去吸收那一概念之後，芬講話了。「它爲甚麼不會因爲它本身的重量而崩潰?」

你們所悉熟的物理定律和自然定律，只是狹窄的現象，僅與你們所居住的這一銀河邊緣的小地區內之狹窄實體光譜有關。它們不大適用於靠近銀河中央的這一地區，而且根本不適用於中心星球內的地區。在那一星球內，空間，時間和實體，都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你們的思想是無法瞭解它的，甚至連你們的數學制度也無法適用，例如，在中心星球內，二加二等於八十七，不過那只是一個例子，而且是易引起誤解的例子，同樣可能的是，而且是更爲適當，二加二等於綠色。定律是有的，但那不是你們的定律。

「如果那中心星球是那麼不可理解，我們怎能蒐集到有關它的情報呢?」船長問。

你們只需要找出，在以往萬億左右的年代內，在最後的星球和中心星球之間的空虛之內，發生了甚麼事情。

「我希望你不需要一份詳細的報告!」伯特倫說。

隨意抽樣也可以。

幽默對靈晶球是沒有用的。

「好吧，那麼，說正經事，」船長說。「如果我們是要去蒐集資料，資料一定是在環繞G型太陽旋轉的地球型的世界內，你已經拿到我們的電腦資料，因此我猜你可以替我們找到那樣的世界?」

「在另一方面，我們可沒有那麼狹窄，」凱史坦對靈晶球說。「我們維狒人可以抵擋能够壓碎這些軟弱的人的地心吸力，我們能够在會萎縮他們肺部薄弱空氣中呼吸，或是在淹死他們的水中呼吸。我們的角質是放射線所不能穿過的，放射線能够燒進他們的內臟，我們的英俊會是使我們所可能遇見的聰敏種族大開眼見，而他們的醜陋當然會破壞那些人的敏感性。」

「我同意，」芬說，「我只希望，不管怎樣，他們趕快去冒所有的危險。」

這種話說够了，這兒的星球是那麼濃密，不必去探測只勉强適宜由你們這種人居住的世界。有數以千計像你們地球一樣的星球，那些星球上可能已經有像你們一樣的生物，或是由那樣的生物建立了殖民地。

「啊，我們甚麼時候開始呀?」船長問。

我們已經開始了，我已經開始超音速飛行，我們現在是在環繞一個G型星球的星際系統內，那是數以千計的星球所組成的星羣一部分。現在主要星球的位置是那麼近，任何合適的行星上會



有人居住的可能性是滿高的。

他們航行那個系統，但是找不到和地球的地心吸力和大氣層相近的行星，他們飛到同一星羣中的另一系統，但是運氣也不好。靈晶球決定到更靠近銀河中央的一個位置試試看。

# 五

「一層裝甲護身衣的撕破力是多少？」托華德向拉法埃脫吼叫。

「啊，每一平方公分二又四分之一噸的壓力。」

後來，托華德指著南茜。「脂肪性饑餓的徵狀爲何？」

「體力衰弱、全身虛脫、腹瀉，然法維持體溫。」她的答案來了，跟平常一樣，毫無猶豫。

「我們的大氣層飛艇滿載之後最大的空速爲何？」他指著凱利。

「在海平面每小時爲四百公里，」凱利迅速的說。

「只有在地球上是如此，笨蛋！」托華德憤激的說。「我要告訴你們多小次，不能那樣死依賴訓練手册？手册是爲某一特別情況而撰寫的。在不同的地心吸力和不同的空氣壓力情況下，你一定要計算重量、動力、和風的阻力，然後你才去猜測。」

他舉起他的雙手，作戲劇性的懇求，懇求給他那樣一個笨蛋學生的神明。

凱利一肚子的悶火，那不是因爲他犯了那樣的小錯，而是因爲托華德總是爲了他們而那樣小題大作。

南茜好像是永遠不會答錯，如果是拉法埃脫答錯了，他總是在稍加改正之後獲得從輕發落。凱利認爲托華德的態度顯然是徇私偏袒。

求生訓練現在佔用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按照船上的時間計算，他們在超級太空下已經有九個月了，船上該修理的一切東西都早已修好了，船員們沒有甚麼事情好作，美絲莉預測，在一個月之內會有嚴重意外事件發生，如果船外活動無法打破令人厭煩的單調生活的話。

「好啦，各位，到航行觀察艙來！」船長的刺耳聲音，興奮地從船內通話系統傳出來。

人人都立刻放下他們手頭的工作，以全速奔向航行觀察艙。托華德、凱利、南茜、拉法埃脫和美絲莉，大家都想同時擠過艙口。

「你們簡直像是一羣首次參加棄船演習的定期客輪的乘客，」船長批評說。「管理一艘舒適整潔紀律嚴明的船，那是不是太棒了，漢姆？」

「有甚麼事？」托華德問，不理睬船長的批評。

「我們接近偵測器中發現一種東西，掃描鑑定那個東西很大，是人造的——它的形狀是不規則的。我們現在要靠近它，在幾分鐘之內，我們就應該可以用肉眼看到，如果那是一艘船，那麼



他們在這兒建的是大船。這個東西大概有一百公里長。」

幾分鐘之後，有一點東西出現，越過船頭，在星星光亮的背景中，幾乎是看不見。太空天使號減速，它迅速的隱約可見，顯得更大，一直變到像一顆中型小行星那樣大。

但它不是一艘船，像美絲莉所猜想一樣——而是兩艘船，一艘約略像碟形，長長扁平的卵圓形，蓋有尖頂和彎曲的船樓。另外一艘則是粗而短的轉動軸，好像是兩具圓錐體在基底部連結在一起的樣子。

在某次古代戰爭或意外事件中，這兩艘船相撞，轉動軸猛烈推過去，一個軸尖洞穿了卵圓形船的遠岸船身至少有一公里深。

在濃密羣星背景中，它們是一座黑色的不祥之物，它們的金屬表面閃耀著反射的星光，沒有看到燈光。

「它們有沒有露出我們無法看見的燈光？」托華德問。

「在我們的儀器上毫無紀錄，」船長回答。「生命掃描系統則有一點混亂不清，但是在這一區域內，誰能斷定呀？」她利用掃描儀來觀察似不可信的船隻。

「天呀，看看那兩個東西好大啊，我看我所見過的船隻加起來也沒有那兩條船那麼大。」

資料說不定是貯存在那些船隻上的儀器裏面，你們可以上船，帶我跟你們去，我現在的法力

範圍是非常有限，快去！

「轉動軸只使船的外部蒙受最低限度的損傷，」船長說。「我們要先試行登上那一條船。人人都穿好護身衣，只有伯特倫和美絲莉是例外，他和我要在船橋值班，你們其餘的人去搜查那條船。等你們有兩個人累了時，我們就來接替你們。漢姆，你來負責指揮，我建議你們分成兩組，以節省時間。」

「好的，傑蒂。從補給室找些工具來：撬桿和雷射手鎗，至少要拿來。我懷疑那兒有任何地心吸力作用，因此，斧頭是沒有用的。我會分發武器，也許船上是沒有人，但是爲甚麼要去冒險呢？」

在幾分鐘之內，他們就站在閘門內，裝備林立，穿上了裝甲護身衣，他們顯得笨拙漲大。

兩個維狒人只戴了他們的小鋼盔，和穿上了他們所使用的輕太空工作服，以避免損失太多的身體濕氣。當外船艙蓋旋轉打開，地心吸力場關閉，凱利頭一回體會到胃部丟下來的無地心吸力感覺。

一個又一個，兩個維狒人首先出去，船員們飄浮出去，邁向人類首次和一艘外星人的太空船接觸。

迫近，光是那兩條船的體積就無法看清楚。船長把太空天使號停泊在靠近似屬是氣閘的地方



，登船的人只能看到氣閘和氣閘週圍兩三英畝的地方。

轉動軸側面的曲線阻擋了其餘的地方，表面似屬是某種似青銅的黑金屬。那艘外星船體積夠大，產生一種弱的地心吸力，因此登船的人可以漂流到那艘船旁，慢慢的脚先踩船，登上船上。雪奇，手脚著地，立刻用一枝厚的一公尺長的管子試驗金屬特性，其餘的人則走向艙口蓋。艙口蓋是一個約十公尺寬的金屬圓圈，沒有看得見的鉸鏈，也沒有標示該如何把它打開。

「連門鈴也沒有，」美絲莉說。

「好啦，」漢姆說，「開始賺你們的工錢吧，各位，我們來想個好主意。」

「我帶了一些炸藥來，」凱史坦說，「是我親自設計的炸藥，也許可以炸出一個洞來，足可讓我們擠進去。」

「我們不要用炸藥，除非是我們已經用盡了其他一切可行方法。雪奇，你有何發現？」

「船身的合金好像是金屬的，漢姆，但那是含有很多元素的合金，我們的元素表上還沒有那些元素，對我的檢驗箱內的任何酸類都沒有反應，雖然它含有相當高比例的銅成份。」

把我放在艙口蓋上。

南茜向前走，把靈晶球放在艙口蓋上，靠近艙口蓋連接船身的接合線地方。靈晶球沿著艙口蓋的週圍滾動。最後，它停止運動，穿太空衣的人感覺到有一陣微弱的震動，從他們的靴底傳過

來。

托華德示意其他的人跪下，，把他們的鋼盔靠近船身金屬。微聲的，他們可以聽到裏面的滴答聲、呻吟聲、和呼吸的轉動聲。

當艙口蓋剛開始移動時，靈晶球滾離開艙口蓋。

慢慢的，艙口蓋降下船身，當它收回了約一公尺深之後，金屬塊開始往側面移動，一個半月形的缺口慢慢的擴大成一個大圓圈。

「傑蒂，你看到了沒有？」

「我當然是看到了，漢姆，你能看到裏面有甚麼嗎？」

從他們鋼盔照明的燈光中，看不到甚麼，只看到一間像太空天使號船貨艙那麼大的房間，有六個像穀倉門一樣大的出口艙口蓋。牆壁上裝有管子或線管，和可能載有控制儀或裝備的金屬箱子。

「不大像是外星船嘛，」漢姆批論說。

「只不過像是較大太空站上的裝載船塢。」美絲莉說。

「在那樣的功能水準，」伯特倫從船外沉思說。「人不會看到彼此不同的文化，但是我猜想在裏面就不會那樣司空見慣了。」



「第一個先進去！」漢姆大聲叫喊。「有誰敢自告奮勇？」

凱利開始走向前去，但是托華德猛力把他拉回來。

「首次經驗敎訓，我的孩子，」芬說。「要避免自告奮勇那句話，把它看作是牧夫星座的瘟疫尅星。漢姆，你是指揮官，我看你應該要享有這種榮幸，畢竟，試想想看那種光榮，第一個進入外星人太空船的地球人。」

「等一下，我們總得要有一個人負責指揮，負責留心，萬一頭一個走下艙口的人就被外星太空蟲吃掉了呢？」

「漢姆，」船長喝叱，「跳下艙口，快把事辦完。」

「是，是，傑蒂。」漢姆消失在艙口內。

「看到甚麼東西沒有？」過了幾分鐘之後美絲莉問。

「跟我們從頂上看到的一樣，只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快下來呀！」他們跟著下去，不是沒有惶恐。

房子的內部好像是由船身一樣的青銅材建成的。牆壁內透明的圓板可能就是燈光。

漢姆走到其中一個箱子，打開一個蓋子。箱子裏面有好幾個短而粗的小槓桿，沒有可供他們偵查用的標籤或是說明文字。每一個艙口都有一個這樣的箱子。

「下一步怎麼辦，靈晶球?」漢姆問。

我正在檢查。當一個艙口蓋打開時，進去，沿著最容易的路線前進。我會告訴你們我是否想改變方向。

像剛才慢慢的打開一樣，頭頂上的艙口蓋關閉了，有一陣氣流湧進來。

「傑蒂，你能聽到我講話嗎?我們依然保持視覺接觸嗎?」

「我聽到你講話，漢姆，你所有的攝影機正在從事十全十美的錄影。不管那是甚麼金屬，密度不是很密。前進似乎是適當的。讓我們希望靈晶球能够使你們大家平安脫險歸來。」

這句祝福話一講完，其中一個艙口蓋就打開了。從艙口他們可以看到一個走廊，延伸至少有一公里長。他們可以看到那麼遠，因爲，難以置信地，古代的照明系統開始發生作用了。一種微弱的藍色燈光開始從沿著牆壁架設的更多的圓板發射出來。

「大氣壓力度數爲何?美絲莉?」漢姆問。

「大部份是氬氣，漢姆，」她說。「這些燈光會更明亮，如果我們能够看到紅外線的話。」

「氬氣!」漢姆目瞪口呆的說。「你認爲建造這條船的人能够新陳代謝那麼穩定的一種氣體嗎?」

「也許它是灌注進來用作防腐劑啊，」伯特倫說。「那可以解釋爲甚麼那條船的內部能够保



存良好。那麼富有隋性的氣體不會和任何東西起反應，能够保存船隻作長久航行。」

「啊，也許是，」漢姆說。「讓我們來等待吧，等我們搜集資料更多的資料之後我們再下定論吧。」

一個微弱的地心吸力場開始發生作用，東西也開始現出明確的「上」「下」方向。甲板寬約二十公尺，它的表面起波紋，並且頗爲柔軟。

牆壁向內彎曲，形成一道十全十美的半圓形拱門，使得走廊像條隧道。

托華德走過去檢查其中一塊照明板，但他找不到中央照明設備，燈光好像是從照明板本身發出來的。

「好啦，我們走吧，」漢姆說，一面走下走廊，其他的人跟在後面，使用特別的、膝蓋硬直的、滑走式跳躍法，那是在低度地心吸力環境中最佳的運動方法。

他們沿著走廊走了十多公里，依然沒有找到牆壁上或甲板上的任何缺口。

「我們現在是在船的甚麼位置?」雪奇問。

「據我所猜，」芬說，「我們正一直走下轉動軸的中央，我們已經走完了它全長的三分之一。」

大概是正確的。

「嘻！」凱利大聲叫，他走在其餘人員前面兩三公尺的地方，「我看到那下面有甚麼東西了，那好像是一個艙口蓋。」

他們迅速往前走，看看凱利所發現的東西，再往前走約一百公尺遠，又再發現另外一個圓形的艙口蓋，這一個艙口蓋是在甲板上。

低低的位置在附近牆壁上的是一塊圓板，突出表面約二十公分。

「不管他們是甚麼人，他們喜歡圓形，一組一組的圓形，」南茜說。

「牆壁上那東西像一塊壓力板，」漢姆說。「托，敲擊它一下，看看會發生甚麼事情。」

托華德腳踏那塊板，極度小心謹愼的把它往內推，它沉下去和牆壁齊平，當他把他的脚拿開之後，它又慢慢的突出來。

慢慢的，地板艙口蓋滑向一邊，露出了一口約十公尺深的井。離開井外約五公尺遠的地方是一座甲板，有像走廊一樣的波狀表面。

一條螺旋形的彎道，約一公尺寬，沿著圓柱形的井的週圍伸展。圓柱形的井延續到彎道末端外面，直落到下面的甲板。

「如果彎道是他們到達下面甲板的通路，」南茜說，那麼他們不可能是身高一公尺以上，你看彎道的水平面是多麼的緊緊靠在一起。」



「他們的行動也不够快，」亞奇米特說。「我們所見過的一切東西都會動，動得非常慢。」

「最後下去的人是個土包子。」說完了那句話，漢姆走過邊緣，其餘的人也跟著跳下去，約花了六秒鐘時間跳下甲板上，他們降落之後，他們驚奇地到處察看。

「我猜我們已經找到他們了，」美絲莉說。

他們是站在另外一個更窄的走廊中，站在他們任何人從來沒有見過的最大的房間中，兩端都好像是延伸到無限遠，像上面的走廊一樣，但它並不是受限於牆壁之間。

沿著兩側裝設有一排排像玻璃一樣的圓筒，幾乎一直架到天花板下。每隔一定的間隔，就有狹窄巷道從主走廊以直角延伸到一排排由眼睛所能看到的架子中。

圓桶是側臥著，約一公尺半長，直徑約爲三分之二公尺。一端安裝有電線和管子系統，另一端則是平平的，毫無特徵，圓筒內漂流有一種澄清的液體。

那些動物是扁圓形，頂端表面略呈圓頂形，底端表面則是扁扁的，有小小的像洋菇一樣的突出，可能就是那些動物的脚。

在身體的圓周週圍，則有數十隻附屬肢體，從線一樣細的纖毛，到像人的手指頭一樣粗，長六十公分的觸鬚都有。

觸鬚的下端是扁平的，頂端則突出，顯然是爲了要有握力、皮膚光滑，呈桃色。某些觸鬚之

間的小結節可能是眼睛或是某種感覺器官。

「有人看到嘴巴沒有?」

「這一隻兩條小觸鬚之間有一個小裂縫,漢姆,」南茜說。「可能是嘴巴啊。」

「你們別亂動,讓我看看那些東西好嗎?」船長問。「南茜,來個慢動作掃描,讓我來看看其中一條的每一個器官,漢姆,那些圓筒能任意舉起來嗎?」

「我看是可以,」

「好,那麼你們帶兩三個回來,在那種地心吸力狀態下,它們不應該是太重搬不動,你認爲那些動物就是建造船隻的動物嗎?」

「大小和螺旋彎道相符,」南茜說。

「牠們看起來比你們這些人還更軟弱!」凱史坦說。「可是,如果牠們眞的是興建了這艘船,那麼,牠們是偉大而强有力的族類,不能加以輕視。」

「可能是家畜,」托華德說。「或可能是幼蟲。」

「臆測是沒有用的,」漢姆說。「凱利,你和拉法埃脫一人拿著這個東西的一端,把它舉出架外。還要去照顧那些電線所通進去的小箱子。」

那兩個人按照指示去幹,舉起了一個圓錐筒,並且把它搬到螺旋彎道底端。他們然後用繩子綑綁它,爬上主走廊甲板上,把那東西拉上去,在衰弱的地心吸力場,那是件輕而易舉之事。



把那個圓錐筒搬回船上去可是件令人生厭的工作,凱利煩躁了,因爲他失去了再度探測外星人船隻的機會。

在船長小心指揮之下,他們把那個圓錐筒裝載好之後不久,芬和亞奇米特又搬了一個來,也以同樣的方式加以處理。

在以後幾天中,進行外星人船隻的探險工作,「太空天使號」的船員們,儘力錄製了完整的視覺記錄,並到處拾取一些紀念品。由於空間的限制,他們只能蒐集小東西。

靈晶球在船的資料記憶庫中,找不到他感覺到有興趣的資料,但告訴他們說,船隻建造人曾經試圖尋找一座新的避難行空,他們預料他們自己的太陽將會爆炸。

那一艘被遺棄的太空外星人船隻,是數以千計同樣船隻之一。

第二艘船隻則不同,

「這是甚麼東西呀?船長?一座飛行皇宮?」托華德問,他在掃描他週圍的一羣高入雲霄的塔尖。

「那就是我們來這兒的探險目的呀,托。」

他們站在好像是廣場的中央，被塔樓、圓頂屋、四面體和立體幾何學中各式各樣圖案的建築物所包圍著。

地心吸力場仍然在充份發揮它的作用，他們是舒服地站在類似正常地球的東西上。他們面向碟形船的中央，那兒有數公里高的建築物，向上高入雲霄。

在中央屋羣之外，船員們可以看到那艘移民船的大體，以尖錐刺穿了碟形船的遠岸邊緣。

「他們一定是保持有一座地心吸力場，能夠維持住他們的大氣層，」伯特倫說。

「但擋不住那條船，」船長觀察說。「我說呀那中央建築羣是開始搜索的最佳地點，我們走吧。」

他們開始長途跋涉到碟形船的中央，他們的靴子在船上地心吸力場數千年來所吸積的薄塵層中留下了靴印。他們走過似屬是公園或是花園的地方，它們所種植的東西早就化爲灰塵了。

他們都想去檢查他們所經過的建築物，但是中央的建築物有更佳的選擇成功希望。

他們經常遇到雕刻品，但大多是抽象的，也許不會顯示出船上的居民是甚麼樣子。每隔一定的距離，他們就走過巨大的骨架式的建築物，它們好像是一度用來支撐甚麼東西，但現在全部是空空的。

花了很多時間來猜測這些東西的功用，一直到托華德想出了可能的解釋。「我敢打賭那些東



西是救生艇支架。船員和乘客一定是有足夠的時間撤退，然後另外一艘船才撞船，因此它們現在都是空空的。」

船長同意。「你也許是說對了，如果是那樣子，他們一定會遺棄很多東西，在救生船上你不會携帶很多東西，除了必需品之外——我們這兒有甚麼東西呀？」

在他們面前，另一座雕像佔據了低的基地：這座雕像不是抽象的，是而外貌非常像人的一種動物逼眞塑像，雖然兩腿和兩臂是很瘦長，牠的軀幹從人類的觀點看來則屬太瘦了。

每一隻手有六隻長長逐漸變尖的手指，每一隻手指至少有四個關節，頭部倒蠻像人的，眼睛倒有點像長方形的。鼻子是由兩個垂直的裂縫所組成，嘴巴沒有嘴唇，而且是很寬。那個外星人似是在微笑，基石上有些讚美的文字。

「原來他們是像這個樣子的，」托華德說。「至少比另一條船上的大牡蠣令人放心多了。」

經過了幾分鐘的熱烈討論和狂亂錄影之後，船員們匆忙前往碟形船的中央。

中央羣屋的第一棟建築物距離那個雕像只有幾步遠，大門是由一個氣閘所密封，結果證明是很容易破譯密碼和操作。他們又再度站在充滿了空氣的外星人氣閘內。

「分析如何？」船長問。

「你可以呼吸它！」美絲莉說。「氣壓是比我們平日所習慣的氣壓低一點，但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它裏面，也沒有任何會傷害我們的氣體。」

「好啦，各位，除去鋼盔，」船長說，「但要準備一接到通知就立刻再戴上鋼盔。」

他們除下他們的鋼盔，在比較輕的壓力下，感覺到他們的耳朵有耳鳴現象。空氣好像是滿新鮮的，沒有氣味。他們還來不及評論他們的運氣，他們前面的門一聲不響的滑動打開了。

他們又再覺得驚異。第一條船是設備簡陋，以功用爲主，大部份的奇特怪異都隱藏在簡單原則之中。

這一艘船則完全不同。第一個房間完全是用刺繡有傳統風格的星星和花朵的輕紗所裝璜。花瓶、水罐、坐墊、和零星細長的傢具，與塑像和吊飾爭奇鬬麗。

一切東西都是那麼修飾，那眞是難以鑑別實用性與裝飾性的傢具，事實上，也難以鑑定主人是否曾作如此的區別。

一些輕微的雜亂無章是顯而易見的，但並非他們所預測的徹底毀壞。

「他們有比任何地心吸力場威力更大的東西，」船長評論說。「轉動軸駛進這兒的衝擊力應該早已破壞整個內部才對。」

第二個房間裝飾有壁畫，描寫細長似人的動物在從事各種活動，意思大都不詳。



到處都有塑像，金屬的、水晶的、石頭的、有些是能動的，有些是靜止的，有些會投射出奇異的燈光和顏色，有些會以沒聽慣的歌調對他們自己唱歌。

在另外一個房艙中，他們發現了大碗和殼樣的盆桶，當他們跨過門口時，這些碗盆就開始盛滿了彩色的液體。燈光閃爍穿過液體，並從燦爛的垂吊式塑雕像中產生反射。

雪奇用他的儀器對其中一種液體進行化學分析。

「主要是水份，」他報告說，「但含有很濃的酸液、糖份、和碳水化合物。依推測，這些水泉是自來酒。」

「你們知道我們在這兒找到了甚麼嗎？」托華德喊道。「這是太空船員的夢想，享樂主義者的天堂，漂浮在太空中，這是雲中的杜鵑國土。我們在海軍值長更時，老愛談發現類似這樣的東西。」

「外星人始終是過這樣的生活嗎？我不知道，這是一條豪華郵輪嗎？」芬沉思說。

他們突然轉身，他們後面的牆洞打開了，有輪子的小機器滾出來。那些機器不理睬他們，轉動到酒泉去。有些機器端出盛有水晶高脚酒杯的分子，開始用虹吸管灌滿酒杯。

「他們是一羣懶惰的傢伙。」美絲莉看看她的週圍，嘴巴張開。「他們懶得甚至不想去灌滿他們自己的酒杯。」

「但他們興建的都是經久耐用的。」船長說。

「快來呀，我們去尋找控制中心去。檔案資料和資料記憶庫一定是在那兒。」她帶頭出去，根據她的方向指示儀找出了一個方向。

他們走過了三間房間，然後突然停下來。第四個房間是一間餐廳，有一排一排的矮桌子，兩旁擺有坐墊。餐桌都擺好了，小機器人在亂跑，倒出大肚酒壺中的飲料。他們大家都用鼻子聞聞。

「滿香的。」凱利試試看說。

船員們吃冷凍乾燥食物到現在爲止已經吃了很久啦。

「慢着，」船長大聲叫喊。「在美絲莉還沒有分析完畢之前，誰也不准去碰那些東西。他們所呼吸的混合劑和我們所呼吸的相同，但這並不表示他們的食物不會毒害我們。」

「食物不會毒害我們，」凱史坦謹慎小心的說。

「你們兩個也許連塑像也可以吃下去，快去吃呀。」

兩名維狒人坐下來，開始把桌上的食物塞入口中。維狒人習慣了食物短缺時則節食，但是當食物是無限量的供應時，他們能够吃下難以置信的份量，把多餘的食物當作脂肪貯存在他們的胸腔和腹腔中。



「金屬品和塑膠品我可以明白，」芬沉思地說。「但是，這些食品怎麼能够維持那麼久而不腐爛呢？根據外面所聚積的太空塵，我猜呀這條船已經被人拋棄了好幾百萬年了。」

「它們一定是利用化學庫的原料合成的，芬，」南茜說。「多年來我們就想解決這個問題，只要手頭有適當的分子原料，把適當的製法輸進電腦去，新堡速食龍蝦馬上出來了。」

「如果我們能够拿到手那種秘訣，並且把它帶囘家去，」船長說，「那就比船上貨艙中所有的鑽石水晶價值更要值錢千百萬倍。」

「這些菜肴都可以吃，綠色凍子是例外，」美絲莉說，她繼續走到另一桌。「凍子不會毒死你們，但它會有猛瀉作用。」

「我們在等待宣判其餘食品之時，我們莫如先完成一些探險工作。托華德，你和凱利去看看那邊的房間。」她指着她的右邊。

「芬和南茜，看看那一間。」她指着左邊。

「亞奇米特，你和伯特倫走上那些樓梯去檢查那上面的房間。帶囘來任何引人入勝和搬得動的東西。雪奇，幫忙美絲莉進行她的化學化析。」

凱利和托華德所探察的房間好像是空的，它的地板上只擺有一些像餐桌週圍一樣的坐墊。牆壁上沒有壁畫，現在也沒有不可少的塑像。

「現在，會有甚麼……」托華德的問話突然被打斷，毫無預警，一個人物現出現在他們面前。

那個人身高約七英尺，穿着了合適的銀亮的藍色衣服。他的皮膚蒼白，他的眼睛是半透明的綠色，沒有眼白、虹膜和瞳孔。

他作了一個似乎是鞠躬的姿勢，他的嘴巴動着在講話，但是沒有發出聲音來。凱利和托華德想拔出他們的手槍來，但後來又住手，因爲那傢伙沒有採取威脅的行動。

「那是不可能的，托！船和傢具佈置，的確是眞的。食物嗎，也可能是眞的，但是一個活的外星人，那是不可能的！」

「不是活的，我看不是，」托華德簡明的評論說。

他伸手出去，把他的手指放在那傢伙的胸部，手指沒有遭遇到抵抗，只是消失於胸中。那傢伙只是繼續在作他的啞劇式的講話而沒有注意。

「那是一種筆畫式的投影，當我們進入房間時，我們一定是激發他了。」

那傢伙消失了，燈光也熄滅了。

突然間，房間現出了燈光和顏色。一條條、一圈圈、和一點點五顏六色的燈光在空中飛舞，好像是在穿過他們的身體。



外星人的樂聲在室內飄蕩，他們坐下來觀賞演出。

有些飛舞中的光點會合而凝結成怪異的人物樣子，這些人物隨着外星人的樂聲跳舞奔動，然後又再爆炸成數以千計的光點。

被迷住了，凱利忘了時間，一直到他感覺到有人在敲打他腦袋的後面。原來是托華德，示意他離開，勉强的，他離開了。

回到了餐廳，他們發現其他人坐在坐墊上。

「我們正想去找你們。」

「你錯過了室內最精彩的好戲，船長。凱利和們剛發現一間戲院，還設置有一位電影節目外星人司儀。」

「我們正想開始這個節目，托。美絲莉已經檢查完畢這桌上所有的東西，能吃的東西都擺在那邊。」船長指着另一張桌上的一大桌菜肴。

托華德和凱利自行坐下，看着他們的同伴，等着別人首先開動，其他的人也是那樣你等我，我等你。

「啊！快吃呀，那是安全的，」船長說。「凱利，你先吃。」

有點惶恐，凱利拿起了一塊像是蛋捲的東西，咬下去，味道像是肉類和蔬菜的混合品，有點

香味。他吞嚥下去，看看有甚麼副作用沒有，一點副作用也沒有發生。

「滿不錯的。」凱利說。其餘的人也開始大吃大喝。

「這個醬油味道像是漿糊，」南茜說，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這個水菓沙拉不壞啦！」托華德宣佈說。

他們隨便挑吃了各種菜肴，發現有些是美味可口，有些是難吃得很，有少數簡直是令人反胃。

這些味道很少是和他們在地球上、或是在所住過的任何行星上所吃過的任何東西的味道相同。他們大家都顯然覺得情況的怪異，他們是坐下來享受一頓爲早在千萬年前業已離開的外星人所準備好的美宴。

等他們再也吃不下之後，他們繼續再去搜尋控制中心，走過了更多的藝術奇景室，一直到他們來到一個大房間，看來像是一半是控制室，一半是圖書室。

在房間中央是一羣儀器板，安裝有顯示幕和指針。牆上設置有書架、卷軸、和其他東西，可能是資料貯存設備。書籍是以衆多的經文寫成，有些是以浮雕圖案而不是用書法寫成。

「我們也許已經知道了，這些愛好文藝美術的人，也許也是書籍收藏家呢，哎呀，那是甚麼東西呀？」



船長的問話還沒講完，另一個怪物又好像要走向他們。如果它像是他們所見過的任何東西，那就是像一隻螃蟹——牠的殼有一公尺寬，在牠的上下身之間，有各種肢體突出。有些肢體的尖端，長有像龍蝦一樣的鉗。有些則長有像螳螂一樣的爪。頭上的小眼睛露出既不害怕他們也不威脅他們的神色。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製成那麼逼眞的投影？」凱利沉思地說，一面像托華德在戲院中探測那個投影一樣，彎過身來把他的手指伸進影子中去。

他嚇了一大跳，他的手指碰到了堅硬的殼。其餘的人連忙往後退，伸手拔出他們的武器。

他們站在那兒，猶豫不決，他們的手鎗瞄準那個傢伙，他們被輕蔑的笑聲所震驚。原來是漢姆，他的聲音從船上傳到太空衣來。

「好啦，漢姆，有甚麼好笑？」

「你們不大出洋相才怪呢，傑蒂！」他依然是笑得咯咯作聲。「十一個人，包括了兩名高大的維狒人，包圍站着和用鎗指着一隻超級大蟹。如果你們能看到你們自己的臉孔，那就更好笑了。」他消失在另一陣笑聲中。

「情況顯然是不够幽默！」船長咆吼說。「我們稍後再來討論那件事。」

她顯然是那樣說，但大家都鬆弛了緊張，大多數的人都把他們的武器放回鎗套裏去，只有那

兩名維狒人仍然不斷地把他們的武器瞄準那隻甲殼類動物。

「牠好像是沒有威脅危險，」美絲莉試探性的說。

這一隻是有理智的，比你們更有理智，牠不會傷害你們，把我放在其中一個儀器架子上，

這是自從他們登上第二艘船以來，第一次來自靈晶球的通信。靈晶球近來越來越顯得難以溝通了。

他們想進一步瞭解那個怪物，但是靈晶球好像是不想再開導他們。

當亞奇米特和船長回到船上去接替漢姆和拉法埃脫時，那隻螃蟹怪物也跟着他們去。其餘的人搜查圖書室兼控制室裏面的書籍。他們已經不再設法去查出他們所遭遇的怪現象。

漢姆和拉法埃脫在幾個小時之後到達，臉上露出滿足的表情。

「嘻嘻，謝謝替我們檢驗那些食物，」拉法埃脫說。「漢姆和我只吃你們鑑定是最好吃的東西。」

「是呀，當你叫別人先嚐過之後，就可以消除很多吃大餐的憂慮啦。」其餘的人沒有理睬他們。

「你們只是想挖苦我們首先登上這條船，你們兩個却留在太空天使號上。」美絲莉說。

「那隻螃蟹結果怎樣啦，漢姆，」芬問。



「你知道，那隻小動物跟隨着船長回到船上去，沒有携帶任何支持維持生命的儀器，一直走過空曠的太空。牠不是能够長期停止呼吸，就是能够在眞空中呼吸。」

「那個小傢伙超出我的估計之外，因此比你們這些軟弱的傢伙地位還高一點。牠具有合適的適應性。」凱史坦無法隱瞞他講話時的羨慕心情。

「那隻螃蟹現在正在幹甚麼呀?漢姆?」托華德問。

「當我離開的時候，牠正在玩電腦，因爲靈晶球是在船上，船長把所有的電腦主要功能都改爲人工越權處置，以達成值得達成的目的，但那隻小螃蟹對於任何機械的能力都不感興趣。牠只看了一次讀出來的資料，然後就按下語言指示密鍵。我猜呀牠會很快就瞭解我們，牠豪不煩惱人類速度的學習行爲，牠是以電腦對電腦資料轉移的速度獲取資料。」

「那個小東西有優異的機械和數學才能，和消極求生的極端能力，如果牠是積極進取和好鬭善戰的話，牠將是最值得人敬仰的動物。」

「並非人人都像你一樣認爲那些特性是不可缺少的，凱史坦。」憤怒撕破了南茜通常是毫無表情的臉。

「也許不是啊，衰弱的動物。一樣的棒，那會給我們利益。」

我們要回到船上去，儀器裏面的東西對我都沒有用處。我們一定要再邁向銀河中央。

「但是我們剛開始製作這條船的記錄！」漢姆抗議說。

那不干我的事，我需要其他資料。

他們無法反抗那個靈晶球的意志，於是他們勉強回到船上去，儘量多携帶書籍，他們並且帶回來好幾具較小的塑像。

爬上「太空天使號」之後，他們發現那隻螃蟹怪物蹲踞在飯廳一個坐位上。牠突出幾隻眼睛來注視他們，並且搖動一些觸鬚，向他們表示甚麼意思。

船長也來會合他們，她本來是在船橋上。

「靈晶球又再帶我們進入超級太空，眞糟糕，我本來是可以在那兩條船上渡過我的下半輩子啊！」

「如果你們想知道那條船或造船人的事情，你們發問好了！」那隻螃蟹講話了。

「好快啊，」船長大叫。

「我有語言的天才。」

「你是誰呀？你在那被人遺棄的船上幹甚麼呀？」漢姆問。

「我的姓名也許是難以翻譯成你們的語言，但是它的意思是「以優美的詩句格式，唱歌讚美偉大的人物和他們的事跡的人。」



「那是稍爲簡化了的翻譯，當然啦，缺乏原來意思的韻律和共鳴。」

「那就行了，」船長說。

「至於我爲甚麼會出現在那條船上呢？我當時正在蒐集資料。」

「幹甚麼用的資料？」

「創作我的詩歌。」

「你是怎樣到達那兒的？」

「我當時正在訪問附近系統中的一個世界，儀器發現了那條破船。我請求前往那些船，好讓我能檢查他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們沒有回來接我。我猜他們把我忘記了，也許是戰爭阻撓了。」聲音好像是從殼裏面發出來的。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船長問。

「按照你們的時間來推算，六百或七百年前。」

「按照你們的時間來推算，那等於是多久的時間？」

「一個非常短暫的時期，我過得滿痛快的，瀏覽船上所載衆多的文學書籍。希伯萊人是偉大的民族，也許是有史以來最愛美的民族。作爲藝術品的守護神，他們是無法比較的。他們巡航中心系統有很多個世紀了，後來大概是在一千年前失踪了，去尋找新的藝術經驗。我遇到了機會，

能够到他們其中一艘華麗享樂的船隻上去研究，我自然是欣然接受啦！」

「好像是接受得太快了，」船長評論說。

「一切的事情結果都非常圓滿。」那隻螃蟹好像是在聳動牠的蟹殼。

「啊，」托華德說，「你可能要跟我們去旅行一陣子，既然是這樣子，我們最好是替你起一個我們覺得方便的姓名。有何高見？」

「有一位地球古時的有名詩人，名叫荷馬，有粗野的風格，他的詩句非常動人，雖然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一首史詩比他的作品更具有道德力量。你們可以叫我荷馬，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那麼就叫荷馬吧，」漢姆說。然後他介紹美絲莉，她一直在用力拉他工作服的左袖子。

「我負責飲食和健康，首先，你愛吃甚麼？」

「主要是由有機物分子所構成的任何東西；所有的動物、植物或副產品。甚至連石油也行……」

無法再控制他自己，凱史坦突然打斷那隻螃蟹說：「你沒有呼吸筒也能在眞空中生存，你是如何辦到的？」

「啊，我的種族不呼吸也能長久生存，必要時，保持絕對靜止，我們可以生存好幾個世紀，而不必吸一口氣。這會變得很令人生厭，當然啦。此外，我可以呼吸氯氣，沼氣、氨氣、和若干



種其他的氣體，除了氧氣之外。」

凱史坦點點頭。托華德從那個維狒人的態度發現有同意的意思。

「美絲莉，你不必擔心我的健康，我不會生病，所有的外傷都會在兩三天之內修補好，不必治療或吃藥。」

「小動物，任何行星都不大可能有一層大氣層，會適合能够呼吸那麼多種氣體的進化中的動物。你不是進化而來的，你是不是呀？你是設計得來的，像我們維狒人一樣。」

「但是，當然啦。起先，我們的種族是軟體動物，有點像你們在轉動軸船上所發現的動物一樣。我們發現比較耐久的東西才更能適合探測互異的世界。你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一種成果。很多其他更獨特的形態也發展出來了，但是我們雲遊天下的詩人和學者們喜歡這一種形態。」

「好像是很適合生存，」凱史坦勉强的承認，「但是不適宜像我們一樣去戰鬥。」

「也許是的，不過，敵對的種族往往只有短暫的歷史，我的種族的記載可追溯到兩百萬年以前。」

那個維狒人鬱鬱不樂，悶不作聲，其他的人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中心星球嗎？

他們稍爲嚇了一驚，他們都幾乎把靈晶球忘記了。

「是誰在對我說話?」荷馬問。

「在桌子中央那個圓球，」船長回答說，一面指着靈晶球。「這些日子以來，都是由它來控制着太空天使號上的一切，它在帶領我們去搜索中心星球，它說中心星球是位於銀河中央。」

「我非常熟悉那種現象，你特別想知道它甚麼事情?我一定要警告你，我不是物理學家。」

我想要知道一種非天體的現象，我相信那種現象可能是存在於中心星球附近。

「啊，」荷馬說，「你是指那個守護神?」

各人彼此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可是，這又產生了另外一種神秘事情。

「守護神?」漢姆的聲音有點機警。

那就是我所指的現象。

「我不能告訴你很多有關它的事情，因爲知道的事情實在是太少了。好像是無形無狀，它是存在於最後的傳統星球和中心星球之間的廣大空虛的空間。自從聰明的人類首次發明在銀河中央地區旅行太空以來，它就在那兒。它絕對不會讓任何東西接近中心星球到一百光年距離之內。每一次的科學探測或軍事遠征都被摧毀或擊退。這就是有關那個東西的智識主體。當然啦，有關它的特性和起源的理論學說是非常衆多。有些學說認爲它是有智慧的，有些學說則認爲那是磁力場的現象，其他學說則認爲那是太古時代某一民族所發明的一種東西，可能是來自另一銀河的民族



。在缺乏資料之時，這種猜測跟那種猜測都一樣是對的。」

那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靈晶球在那一天不再說話了。

# 六

幾天之後，「太空天使號」又從超級太空來到一個奇怪的世界。船員們利用介入時間來認識荷馬，他們發現牠是隻友善的小動物，也是一座有關銀河中央星球資料的智識寶庫。

牠在銀河中心星球之間，已經雲遊了好幾千年，蒐集數以百計的民族詩歌，牠自己的專長是善作歌頌的詩歌，連兩名維狒人也不得不敬佩牠，那怕是只敬佩牠極端長壽。

荷馬也是個天才的教師，凱利花了很多時間陪伴牠，吸收州立學校沒有教他的歷史和文學智識。從船上的電腦中，荷馬已經吸收了全部的人類文學和歷史智識。

如果凱利能活下去，到了航行結束之後，他才可以算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當他們正在上課的時候，船上的喇叭發出警報聲，凱利立刻跑到他的戰鬥崗位上去，那是六光切割儀的助手椅子，現在是裝設在領航官的觀察艙內。

「出了甚麼事，托華德？」他詰問，一面倒進墊得厚厚的椅了中，把他自己保險帶綁好。

「我們遭受攻擊，」托華德鎮定地考驗他自己的自制力。

「在幾分鐘之前，我們從超級太空出來，」漢姆從他的戰鬥崗位中大聲呼叫，他的戰鬥崗位是設在他和南茜所操縱的偏極化光消除器控制室內。

「附近有一座行星，像木星一樣大的氣體巨星。當射擊發生時，我們正在尋找一處合適的地方。有一個戰鬥站正繞著那座氣體巨星作軌道運行，但是當我們從超級太空出來時，它一定是在遠側。當它離開水平線之後不久，它讓我們挨了兩槍，是某種强光武器，靈晶球反射了大部份的强光，但我們受了一點創傷。」

「靈晶球爲甚麼不迅速帶我們進入超級太空離開這兒呢？」凱利問，一面透過頭頂的觀察艙在凝視，他的手則按照托華德訓練他的方式執行調整動作。

船週圍的太空正閃爍著燦爛的五顏六色。

「我們猜靈晶球正忙著化解那個東西的攻擊。」

芬從下面插嘴，「根據我的儀器顯示，靈晶球正帶領我們離開戰備情況，我希望我們能趕快離開射程。」

突然間，凱利眼睛被一陣特別光亮的照明彈光芒所眩昏，船在震動。損害警報聲響徹全船，在觀察艙的船員立刻穿上了救生太空衣。



「損害情況如何？」漢姆詰問，一面綁緊他的鋼盔。

「二號和三號貨艙艙口蓋之間的船身破裂了，水耕室後面的一切東西都關閉密封好了，」船長的聲音鎮定得像是在閱讀一份提貨單。

「有甚麼人在那後面？」托華德華德問。

「沒有，大家都在前艙。」

慢慢的，他們週圍的五顏六色消退了，不再有震動了。

「我們好像是脫離射程了。」船長的口氣是放心了。

「亞奇米特，帶拉法埃脫和凱利到船後面去作損害鑑定，其餘的人進入戰鬥崗位，直到我再下命令之時爲止。」

凱利解開他自己的保險帶，走下到下艙梯路，然後往後經過水耕室，走到分隔船的前艙和貨艙的大隔壁。他在那兒遇見亞奇米特和拉法埃脫站在緊急閘門。

「我們要一個一個的檢查，」那個回敎徒說。「我先去，然後是拉法埃脫，再然後是你，凱利。在那個門以外的地方，我們是在眞空中，除非是我們能够修理好，這一點要記著。」

亞奇米特打開閘門艙口蓋，走進去。艙口蓋關起來，他們聽到一陣嘶嘶聲，空氣從內部被逐出來。然後拉法埃脫進去，最後是輪到凱利。

當貨艙的艙門蓋孔後旋轉打開之後，凱利屏息，他預料全然毀滅的來臨：船身洞穿，晶體貨物粉碎，繞行道危險的從它的支柱上懸垂搖擺，或是完全不見了。

他一點也沒有看到那樣的事情，一切都好像是正常。那種現象本身就是一種重與的觀念，它使得他瞭解船所提供的環境是多麼的脆弱，即使是輕微的損害，也可以把他認爲是安全的家變成一具棺材，永遠漂浮在星際的太空中。

他擺脫那種心情，走進去，謹愼小心地走到亞奇米特和拉法埃脫所站著的繞行道船尾的那一端。他們正在凝視著頭上的甚麼東西。

等凱利會合他們之後，他看到了是甚麼情況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在船尾隔壁附近，船殼有一個狹窄的裂口，不到十公分寬，約兩公尺長，好像是有一把大剃刀整齊地切進船內，然後通過去。

切口的末端消失在分隔貨艙和船尾設備的隔壁遠方。

「裂口通到大氣層飛艇船塢，凱利，你到碼頭去檢查損害情況，拉法埃脫和我要在這兒焊上補綻。」

凱利緩慢走過隔壁，登上船梯到達上甲板，他推開那兒的甲板船艙蓋，走進裏面去。

船殼缺口從隔壁繼續蔓延約三公尺，然後逐漸變尖消失。一大羣星星從缺口照耀進來，像是



一羣惡毒的美人。割破船殼的利器，不管它是甚麼利器，也損害了大氣層飛艇。飛艇的尾部露出了深深的切痕，穿過尾部的螺旋槳葉和推進軸。

「亞奇米特，大氣層飛艇受損了，這兒的船殼破裂比貨艙還更厲害。」戴了鋼盔他的聲音連他自己也沒有聽慣。

「糟糕，缺口是否一直蔓延到船尾隔壁？」

「不是，大概是終止在那邊三分之一的地方。」

「啊，那就滿嚴重的，我想我們可以焊上一個補綻，足可維持一陣子，但我們要降落在一個行星上，進行適當修理之後，我們才能再往前推進。大氣層氣艇受損的嚴重性如何？」

「我不是專家，但是看來滿嚴重的，有些金屬板完全被切斷了，主動軸也受損了。」

那就嚴重了，如果他們想在行星上進行任何工作，大氣層飛艇是必需的。

在以後幾個小時中，凱利忙著運送材料，亞奇米特，托華德和凱史坦則焊接補綻。凱利和拉法埃脫必須要從補給室中將金屬片運出來，把它們切成足可從緊急閘門通過的小片，然後運送到貨艙，在貨艙中焊接於位。

在修補工作進行時，船長航行於星際系統之間，尋找適當的行星降落，以便作更徹底的修理。

在靠近該星際系統的太陽時，她發現了一個可能的目標，要花好幾天時光才能到達那一行星，越是靠近它，船員們顯得越是神經緊張。

那個氣體巨星有一個戰鬥站保護，這個地方也可能會有啊。

他們的害怕結果證明是毫無根據的，那座行星在頭上隱約可見，從航行觀察艙的圓頂看來，大都是海洋，但是可以看到兩個面積頓大的大陸，和若干個大的海島。大部份的陸地都被雲層所遮暗，能夠看到的是鮮艷的綠色。

「我們要在那兒降落呀，傑蒂？」漢姆問，「北方大陸東南海岸那個半島好像是個好地點。」

「有一個熱帶暴風雨正吹向那邊，我們試行降落在赤度以南那個大島吧，儀器觀測顯示那下面沒有高級技術文明的象徵，但我們不要冒險，如果是有那樣的文明，則萬不得已才降落那個海島。我們需要好幾天時光，不受干擾，去進行修補，我們不能和在火力上能和我們勢均力敵的任何人決鬥。」

芬走下到他的航行室，過了幾分鐘之個回來。「我在高地上發現了一大片空曠地，遠離海岸。」

「那就行了！」船長說，「我們要降落在那兒，進行修補，未經許可，任何人不得離開降落



地區。好啦，各位，回到你們的房艙去，準備降落，當我們降落之後，我會宣佈指派工作小組人員。我們要進行重大的修補工作，我不想浪費任何時間。」

他們排隊出去，凱利算是其中一個，覺得很失望，因爲他們無法再作任何探險工作，他猜想失望的不只是他一個人。

凱利和南茜站在彎道頂端。漢姆、亞奇米特、和伯特倫輪值第一班，修理「太空天使號」的船身。大氣層飛艇則稍後再修理。沒有大氣層飛艇，船長就不准作任何探險活動。

「眞是太可惜了！」凱利沉痛地說。「一個新世界，還沒有被人類接觸過，我們甚至不准上去，那是不是會使你生氣？」

他是希望能誘使南茜透露她本人的一些心聲，自從那一天她透露了她的童年情形之後，當她單獨和他在一起時，她又退縮到她不可捉摸的沉默天地。

「我見過很多新世界，凱利，其中有些從來沒有被人類探測過，你會慢慢地見怪不怪的。船長說得對，它看來只是像一處地球的森林，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例如，看來像是草的東西，可能是會吃人的東西，花朵會朝著你的臉噴出毒氣，動物會挖掘僞裝的坑洞讓你踩進去，我在有人居住的世界看過這樣的事情，這地方是個未知數。」

「我們可以派那兩個維狒人去到處搜索呀，他們甚麼東西也不怕。」

「他們沒有逼急的理由是不會冒險的，此外，船長不會爲了滿足我們的好奇心而命令他們出去，除非是證明是無害的，否則他們甚麼東西都怕，無害的東西他們也經常注意它，爲的是以防萬一。」

「那兩個傢伙那麼擔心他們自已的生存，我不知道他們爲甚麼不會憂心而死。」凱利笑他自己的幽默，這使他突然想起，他有很久沒有笑過了。

「笑甚麼呀？」聲音從他們後面傳來，拉法埃脫走到船上通道的平臺來，今早他顯得有點乖戾的。最近幾週來，連凱利也發現了長期航行和變幻無常的壓力也累垮了拉法埃脫。

「凱利評論一件有關維狒人的事，」南茜溫柔地回答。凱利在看著她，他是否發現了她的眼睛閃爍著共謀的神色。他確定他沒有發現，她一向是那個樣子。

「到現在爲止那兩隻龍蝦幫了我們很多忙，」拉法埃脫說。「鐵廸也幫了大忙，甚至連荷馬至少也打破了令人厭倦的單調。」

「我要回到通信室去，」南茜宣佈說，顯然是不願意以這種心情出現在拉法埃脫週圍。

「嘻，凱利，你的意見如何，我們到週圍去看看好嗎？這條船快要迫使我永遠陷於喧嘩式俯衝夢想狀態。」



「我不知道，」，凱利懷疑的說，「船長說過……」

「誰管她說甚麼呀，反正她不是人，她會怎麼樣？踢我們離開船？很可能是這樣，不管我們幹甚麼，這一次瘋狂的旅行，我們是永遠回不去了。」

「啊，隨便你，但我要留在這兒，」凱利說，雖然他眞的是想去。

「那麼你就留在這兒吧！」拉法埃脫大聲叫，他高視濶步走下跳板，到地面上去，甚至沒有停下來發表切題的演說，說自己是第一個登上新世界的人。他越過空曠地區，消失在叢林之中。

凱利等著他回來，過了一個小時之後，他開始驚慌起來。他無法再等候了，他走到船橋，船長正在那兒和漢姆，托華德和美絲莉在審視一些繪圖。

他走進來時，她抬起頭來，當她看到了他的憂慮表情之後，她皺起眉頭。

「有甚麼事？」她問道。

「拉法埃脫離船了。」他說。

「甚麼？」她從她的座位上跳起來，跑到凱利身旁，抓住他的肩膀。「甚麼時候？」

「在一個小時之前，他……」

「一個小時之前？」她的憤怒一秒一秒的增劇。「你爲甚麼等那麼久才告訴我呢？你這個土包子！」

這句可怕的罵人的話警告凱利，他的麻煩可大了。他惶恐地解釋出事經過。

「你爲甚麼不制止他？」

「那是他的命，是不是呀？他曉得你的命令」

「怎樣制止呀！船長？」

「你可以一拳把他揍昏，」托華德說，「你曾經那樣幹過。」

「我們是在浪費時間，」船長說。「托華德，快去拿你所需要的地面遠征裝備，先派兩名維狒人去追踪他，把荷馬也派去，他可以看到和發覺我們無法看到和發覺的事物。把不必從事修理大氣層飛艇的人統統都帶走，等修好飛艇之後，偵察工作就比較容易多了。美絲莉，我不願意派你跟著去，但是，當他被找到之後，他也許會需要緊急醫療，如果眞能找到他的話。快去。你留在這兒，」她說，一面指著凱利。

當其他人都走了之後，她把她的臉伸到距離凱利的臉只有一吋遠的地方，她非拉長臉孔不可，他一直在長大。

「你聽著，當你在船上服務時，你要首先、最後和永遠考慮到船，你不能發脾氣或鬧情緒。這幾週以來那小伙子已經快要到了精神崩潰的地步，你的職責是要去照顧他，不管你們兩個在從



前是有甚麼意見衝突。你使一位船上同事失望，你逼使船上其餘的船員去冒性命的危險，你還危及這條船的安全。那是三項不可原諒的過失，現在我不顧我理智的判斷，我要給你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你要跟那組人一起去，如果拉法埃脫沒有跟著他們回來，我也不願意看到你回來。」

她轉身大步走出艙口，留下了臉色蒼白混身發抖的凱利，獨自在船橋上。

兩名維狒人和荷馬在一個小時之內從叢林趕回來。

「他的足跡顯而易見，幾長達一公里，」凱史坦報告說，「後來足跡失踪了。在他足跡消失的地方，發現有一個陷阱的遺跡，沒有發現血跡，也沒有發現走開的足跡。」

「我認爲，」荷馬說，「土人把他從樹林中拐跑了，那兩個維狒人和我都不是棲於樹木的動物。」

「還看到任何別的東西嗎？」船長問。

「濃密的叢林，」凱史坦說，「很多動物，有大的，也有小的，有些是食肉獸，但是難不倒維狒人，你們這些軟弱的人可得要小心啊。距離這兒約五公里遠的地方，還發現有一些大石屋，但是上面長有很多叢林植物，因此它們很可能是沒有人居住。」

「好啊，」船長說，「第一件事：搜查那些屋子，看看有沒有生物的遺跡——有智慧的生物

。要和本船保持定時連絡，千萬不要作不必要的冒險，快去！」

那一組人配備有長途跋涉越過困難地形的裝備，沒有穿手脚裝甲護身衣，只穿了軀幹裝甲護身衣和防備刺穿的工作衣，人人都帶了腰帶掛的雷射手鎗和大刀，

漢姆和托華德還帶了威力强大的雷射光步槍。那兩個維狒人，跟平常一樣，是機動的軍火庫，他們越過空曠地，不久之後，叢林就吞沒他們。

雖然他們是身負重大的任務，那些地球人仍驚奇地凝視著他們四週奇異的外星環境；

有一種樹有螺旋形中空的樹幹，樹頂長出了茂盛的像羽毛一樣的藍葉，離地五十公尺；另一種樹長滿了長長的像尖釘一樣的刺和沿著地面蔓延的樹藤；另一種則從一個樹頂翻觔斗到另外一個樹頂，自成圓環。

到處都有花朵，有些花朵是那麼細小，數百朵花的花園還沒有一隻手指頭那麼大；有些花朵又是那麼大，一片花瓣就有兩步長。

他們走入一陣又一陣的氣味之中，從最宜人的香水味，到最難聞的臭氣味道，都有叢林中的每一種植物，好像都在吸引他人對它自己的注意，有奇異的樣子，有鮮艷的色彩，有不可逃避的香味，或是三種特性都同時兼有。

動物也一樣的數目種類繁多，有些動物是像細小的多足昆蟲；有鱗的動物，有些沒有腿，似



是爬蟲動物；各種大小有毛皮的野獸，很可能是哺乳類動物。

沒有鳥類或是任何羽毛動物，但是其他三類動物中有很多種動物是會飛。空中有很多會飛的昆蟲，有半透明飛翼的動物在追逐小昆蟲。

在一處地方，有一隻小動物，像是一隻爬蟲動物，長有翅膀，降落在凱利的肩膀上，用像珠寶一樣的金色眼睛在研究他的臉孔。

凱利大爲放心，那隻小飛龍，沉思片刻之後，一聲不響的鼓翼飛跑了。

在空曠地附近，較爲稀疏的叢林，不久卽讓路給濃密的矮樹。

那兩名維狒人，一如平常，領先帶路，開始使用他們像長劍一樣的大刀。

他們的手臂，機械地起落，輕易地砍斷消除堅靱得像樹木一樣的地藤，好像它們是雛菊莖一樣。

一公里長那樣的樹木，普通人要花一整天時光，才能砍除完畢，那兩個維狒人，在不到一個小時之內，就大功告成了。

令人透不過氣來的濕度，不久各人就滿身是汗，雖然他們的工作衣，都裝置有精密的空氣調節系統。

汗水在他們靴子中，發出擠壓聲，並且從他們的袖口，流進他們的手套中。

甚至連輕便的裝甲護身衣，也開始磨擦生熱，他們的背包，也好像比從前重多了。

那兩個維狒人，當然啦，好像是滿舒服的。

荷馬也是一樣，牠說話滔滔不絕的，以這種或那種語言作詩，深奧莫測。

當凱史坦大聲喊停下來休息的時候，那些地球人可覺得輕鬆多了。

搜救組沿著一條約二十公尺寬、緩慢流動的河溪旁停下來，河水陰暗，似屬不祥之兆，有時，河面上出現一連串的V字波紋，好像有甚麼行動迅速的大動物，就在河面下游來游去。

柏山特採了一朵大花，把它拋進水中。

水面上立刻掀起騷動，有甚麼東西衝向那朵花。

搜救人員看到水花中有一隻有鱗的吸盤——那朵花不見了。

過了幾秒鐘之後，那朵花變成了碎片，再度浮出來，是被那隻飢餓的爬蟲動物失望的吐出來的。

「我算是其中一個人，不敢和那些傢伙爭論通行權，」芬承認說。

「沒有問題，」凱史坦說。

「準備渡河！」



不等待答覆，他就大聲命令柏山特。

那個維狒人，於是再採集三朵大花，把它們拋下下游約二十公尺的水面上。

有三個頭幾乎是同時出現，想搶吃花朵。

但是這一回呀，當牠們的頭出現在水面上時，那兩名維狒人就立刻射殺牠們。

雷射光，固定於切割位置，深深的切下去，使水面上充演了深藍色的血液。那些垂死的動物，猛烈動蕩，作神經質的反應，幾十條守屍的動物立刻羣集攻擊牠們。

在幾秒鐘之內，河水被攪拌成水花，食肉動物彼此搏鬥爭奪這筆大自然的恩施。

「現在渡河。」凱史坦下令。神經緊張的，其他的人服從，高舉著武器，兩名維狒人則留在岸上，監視河面，威力強大的雷射光步鎗，隨時在枕戈待旦。

其他人都渡過河之後，柏山特過河，然後是凱史坦渡河，柏山特則在對岸監視。

在渡至半途時，凱史坦突然被猛力拉走，完全看不見了。過了幾秒鐘之後，他又再度出現，被綑在一條長蛇所纏繞的圈圈中，那是一條長有觸鬚的大蛇。

凱史坦找到了蛇頭，抓住牠，把牠急拉到他自己的頭上。那個醜怪的蛇頭一離開凱史坦的身體，柏山特就用針孔雷射光鎗乾淨俐落的射穿了牠的眼睛。

那條大蛇立刻鬆開，凱史坦涉水上岸，不再受到騷擾。

「荷馬，你以前沒有提到那些動物，在你上次旅行時，牠們是否在這兒，還有那些氣味和花朶?」

「也許是在這兒，漢姆，但是居民們也許是無法管理牠們，或者這個地區是故意把它保持着野生狀態。不管是怎樣，這些動物沒有一種是對我會有危險，因此牠們沒有留下甚麼印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過了那麼長的時間，我的記憶力動搖了。」

「如果那是一千年前的事，你的記憶力小有錯誤，那是情有可愿呀。」托華德說。

兩名維狒人恢復他們機械式的開路工作，其餘的人跟着前進，汗流浹背，氣喘喘的。好幾個月以來，他們沒有一個人曾經在行星上從事那麼激烈的活動，每個人都體格欠佳。

又過了一個小時，他們看到那些建築物了，那些建築物是那兩名維狒人在早一些時候發現的。

首先，他們從樹林的缺口中可以看到建築物的頂端。後來，底端也現出來了。突然間他們離開了樹林，驚奇地呆視着。

在他們面前豎立着一道由大石塊築成的牆，二十公尺高，兩側延伸到目視所及之處。從牆的後面，他們可以看到龐大的建築物，高高的塔樓，和廣大的、有樓梯的金字塔式的建築物，全部都裝飾有野蠻怪異的圖案。



「原始的相貌，凱利?」

「那是原始嗎?你覺得怎樣?托華德?我覺得那是滿現代化的。」

「只需要財富和人力就可以建成那樣的建築物，小伙子。這樣規模的建築物曾經由尚未脫離石器時代的人所建成。但是我們留待後來再來鑑定吧，我們怎樣越過那道牆呢?」

「我們要爬到牆頂上去，」凱史坦說。「然後我們會放繩子下來給你們。」

說到做到，兩名維狒人開始一直爬上牆上去，他們的爪找到了裂縫中的支撐點，而那些裂縫在地面上的人幾乎是看不見的。

荷馬只是走上牆上去，就像是水平面一樣的容易，從牆頂上那兩名維狒人把他們的繩索丟下來。

「不要爬，我們會拉你們上來，」凱史坦說。

漢姆和托華德首先抓住繩索的打結把手。好像是毫不費力似的，那兩名維狒人把那兩個體重重的人拉到牆頂上去。

那兩個人到達牆頂之後，他們體會到的第一件事情是那道牆實際上是一座平台，顯然是用堅固的石造物製成的。他們所看到的建築物是建築在這一巨大的平台上。

平台的石塊，經過幾個世紀以來，已經磨成光滑，呈綠灰色，夾帶有黃色的條紋。

建築物是五顏六色，就像叢林一樣飾裝華麗，表面覆蓋有雪花石膏板，有斑點的斑岩，和各種色彩的大理石，每一面都雕刻有圖案，交織的設計，或是抽象的花樣。

所有的大厦都被濃密的叢林植物飾成花園，好幾個世紀以來，風所吹跑或是由會飛動物所帶走的種子都找到了聚積有泥土的屋隅和罅裂，在那兒生根。

它們的根擴大了裂口，它們腐爛的殘骸產生更多的沃土，更大的植物取代它們，一直到了現在，眞樹一樣大的樹木生長在很多建築物的頂上，它們巨大有瘤節的根把大石塊像小孩子的玩具一樣的分開來。

「雪奇，」當搜救組的全體人員都站在平台上之後，漢姆問道，「你認爲這是甚麼石塊?」

「平台是利用非常柔軟的石灰石建成，」那位地質學家說，「切割打磨不會有困難，我要去更密切的觀察覆蓋建築物的彩色材料。」

「那麼讓我們去試看看那一塊。」漢姆指着最高的金字塔式大厦，大厦的上部幾乎是沒有植物。「從那麼高的地方，我們也許會知道拉法埃脫是被拐到那兒去了。」

他們以疲倦但焦急的步伐闖向那棟建築物，他們的好奇心使他們有了新的力氣。

在地基，他們引頸往上看。在他們頭上隱約出現的是巨大的石像臉孔，作咆哮狀，四眼魔鬼面具，全部是同一的類型，但是沒有兩具是完全相同的，從它們鳥嘴樣的口，鼻部以下的最低的



垂肉，到高矗於他們雙圓屋頂式的頭蓋骨魚翅樣的盔飾的頂端，長達三十公尺。

「那是甚麼東西呀，芬?是神?是惡魔?是守護神的陰魂?是已死的政客?」

「在沒有獲得進一步的資料之前，思索是沒有用的。有誰看到一道門沒有?」

他們搜查地基週圍地方，發現那些醜怪的面具每隔五公尺就連續有一具。在一具眞正恐怖的臉孔下面，它的四隻眼睛是由半透明的綠色寶石製成的，他們發現了一道低拱的門廊。

「這是一道眞正拱心石的拱門，」南茜說，「根據這些建築物的型式來判斷，我還以爲可以找到支柱呢。」

「不管他們是甚麼人，」雪奇說，「他們可以拿到外星世界的材料。面具上的眼睛是用半透明的玉質東西製成的，而那種材料只有在大氣層中含有高度的氨的行星上才有。我看到好幾塊其他裝飾用的石塊，不可能是來自這個星球。當然啦，與建這道拱門的人也可能會是從早期太空旅行的文明社會中拼湊找到材料。」

他們排隊通過那道拱門，那兩名維狒人要急速彎身閃避走過那道拱門。

一旦走進裏面，突然從明亮的太陽光轉變到室內的暗淡環境，使得那些正常的人有好幾秒鐘看不見東西。

他們打開了他們的頭盔手電筒，發現他們是在一間大的四方房子中，牆壁上現出字體，還用

黃金鑲嵌。

「也許我們要拿幾個樣品回去，」托華德提議說。「不要拿很多，每一件重好幾公斤就行了。你認爲如何，芬?讓叢林來接收那眞是太可惜了。」

「你眞丟人，托，倡導如此破壞文化藝術的壞作風，說不定附近就有物主，他們會反對的啊！」

「我們繼續前進，」漢姆催促說。「有的是時間去蒐集紀念品，等我們搞清楚我們發現了甚麼東西之後。」

他們通過較低的一層，繼續前進，發現更多的房間，大多是小房間，全部都裝飾有鑲金的字體。

後來，他們遇見一條通往上方的彎道，他們爬上那金字塔，繼續他們的探險行動，他們見到更多的刻有題字的房間。他們爬得越高，房間變得越大。

搜救組的人員發現了通往平台的走廊，平台能够俯瞰叢林，但是沒有找到任何能顯示那是甚麼建築物的東西，沒有雕刻品，沒有古代雕刻精美的石棺，沒有任何似屬是皇宮的東西。

「也許那是國史館，」托華德提議說。「這些文字很可能就是法規。」

「或者是一間廟宇，」南茜說，「那些牆上可能是用祈禱文掩蓋着。」



「但是沒有神像呀，」凱利反對說，「除非外面的面具就是神像。」

「你不會在猶太敎會堂或回敎寺院找到神像，凱利，」托華德說。「嚴禁描述神明是常見之事。」

他們走近最後的一條彎道，這條彎道通往面積廣大空氣流通的房間，有大門廊通往金字塔的頂端。

自從進入那建築物以來，這是第一回沒有發現牆上有字。反之，那個房間平淡無奇，只有一個圓筒形的高壇，約一公尺高，設置在房間的中央。

覆蓋着高壇的是一個圓盤，似屬是純金製成的，至少有十五公分厚。圓盤刻有令人看不懂的錯綜複雜的圖案，他們研究了這一可驚的圓盤很久之後，才有人敢說話。

「我覺得那好像是一幅星圖，」芬說。「我看用直線構成的圖案是數目字，那是頗爲適合傳統風格，非常錯綜複雜，但是，你可以在這兒看到比在地球上所可能看到的星星數目多一千倍。」

「你認爲他們有一種天文偏見?」漢姆問。

「如果他們興建了這座金字塔，並且鑲了金字，爲的是要安裝這個圓盤在這兒，那麼他們對這件事一定是很感興趣。也許靈晶球應該去檢查檢查這個東西。」

「我會把這個建議轉告給船長，」漢姆說。「現在，讓我們走到外面去，趁我們還有日光的時候看看週圍的風景。」

金字塔頂上的風景眞是令人驚異，金字塔的地基平台比他們所以爲的還要大得多，佔地至少十英畝，更多的原始美妙的建築物，星羅棋布。到處可見，更多的平台從叢林中突出來。

「我看到煙火從其中一棟建築物中升起來，」凱利說，一面指着約三公里以外的一座較小的平台。

「還有一堆煙火，」美絲莉說，一面指着一棟更遠的建築物。

從兩棟建築物中，兩條細小的煙柱正升入無風的空中，太陽開始下降，現出火紅的落霞。顏色的變化把叢林和廢墟，本來就够華麗動人的了，變成了他們任何人從來沒有見過的奇異景色。

漢姆拿出電話機，簡要的報告他們的發現。

「你們要回來嗎？漢姆？」

「太晚了，無法在日落前趕回來，傑蒂，此外，我還想去搜索那些村落，看看升起煙火的人是否把拉法埃脫逮走了。利了明天早晨，我們要分成兩組去搜查他們。」

「亞奇米特認爲，他在明天下午就可以把大氣層飛艇修好，」船長通知他們。「等你們再度會合之後，告訴我你們的位置，我就會派飛艇去接運你們。現在，快去睡一會兒。」



她的通話卡拉一聲關掉了。

「那件事好像我們也需要命令，」漢姆埋怨說。

「好啦，各位，把你們的睡袋和口糧拿出來。我們大家今晚都要輪值守夜。雪奇，你跟我守第一班；托，你跟凱利守第二班；美絲莉守第三班；芬和南茜守第四班。你們維狒人可以隨意分開輪值，我不知道你們睡覺的方式是怎樣。荷馬，你到底要不要睡覺的呀？」

「過了築巢時期就不睡了，我看我要去搜索這兒的其他建築物，在這種光度下我看得滿淸楚的。」

「我們不像你們軟弱人那麼懶惰，」凱史坦說。「我負責守上半夜，柏山特守下半夜，我們要在這座廟宇、天文台或是甚麼建築物的頂上守夜。屋頂太陡峭了，你們無法站立，因此我提議你們的哨兵在平台上站崗。事實上，有我們在守衛，你們無效的五官感覺反正是多餘的就是了。」

「我們大家都要守衛，都是一樣，」漢姆說。

搜救組人員灌氣吹脹他們的睡袋，然後準備他們的晚餐。

凱利從他的背包中取出一包冷凍乾糧食物，並且用力一擠壓破裏面的水袋，讓食物泡一會兒，食物包則煮熱包裏面的食物，煮好了之後，食物包就會突然爆開，他則取出內附的小匙。

麻木地，毫無胃口，他開始吃。其他的人也在幹同樣的事情。太疲倦了，懶得講話，他們趕快吃完東西，躺進他們的睡袋中去。

只有漢姆和雪奇是例外，他們背着他們的步槍，走路出去，凱史坦跟在後面。

光陰苦短，不久凱利就被人搖醒，花了幾秒鐘時間，他才看清楚他頭上的臉孔，曉得那是托華德，又再花了幾秒鐘的時間，才記起他是身在何方。

「該起床了，」托華德高興地說。

軟弱無力的，凱利從他的睡袋中爬出來，蹣跚站起來。托華德把一枝步槍用力推到他的手中，把他趕到外面去。

當他走上平台之後，凱利就迅速醒過來。雖然是有一層濾過的大氣層，黑夜依然是燦爛無比，難以相信。牽星所發射出來的光芒，強度竟然像地球上陰雲滿佈的白天一樣的明亮。

透過大氣層的濾過，星雲閃爍不定，有些變幻無常的星星，或明或暗，像是警告燈一樣。

在下方，叢林喧嘩異常——吱吱叫聲、咆哮聲、狂吠聲、啾啾聲、嘎嘎聲、咯咯叫聲，還有很多其他無法形容的聲音。好像是叢林的夜生活是靠聲音，不是靠色彩而聞名天下。

托華德調整凱利的槍背帶，然後附言說：「槍要水平吊掛着，槍背帶掛在你的右肩膀上，步槍吊在你的右手臂下面，約和肘等高，只有當你行軍時，你才把槍掛在你背後，」他往上看，「



黑夜情況如何？凱史坦？」

「非常無聊，」那個維狒人回答。「有些時候，我可以從我們早些時候看到煙的方向看到火光，但是沒有發現任何重要的情況。有些會飛的大食肉獸飛過，但沒有接近，不值得擔心。」

那個高大的維狒人輕易地站在陡峭的屋頂上，抱着他那沉重但威力強大的雷射光步槍，他的眼睛不停地到處張望，彼此能獨目觀看。

凱利開始在平台上走來走去，無聊地計算他巡視的圈數，一直到他發現那只會使他進入恍惚的睡眠獲態，他改爲注意他週圍的環境。

在遠處，他可以看到另外一座平台上的微弱火光，他的眼睛往更遠的地方看，然後突然往後急跳，他看到了會動的東西。

他小心觀看，然後又再看到它，那個反射火光的東西，正在平台上空約五十公尺高的地方盤旋。有一陣子，火光在那東西的週圍閃耀，後來那東西就沒有再看見了。

「托華德、凱史坦，看看那邊！」那小伙子指向他剛才看到怪物的地方。

「你看到甚麼呀？」托華德問。

凱利描述他認爲他看到的東西。

「那可能是凱史坦所說的其中一隻會飛的食肉獸。」托華德聳聳肩膀。

「那些火光呢?」凱利要生氣了。

「反射的火光，也許牠們是像螢火蟲一樣的發出信號。」

「也許那小伙子的視力不大好。」凱史坦輕蔑的說。「衞兵應該由感覺敏銳的人來擔任。」

「不，我想那小伙子的確是看到甚麼東西，不管怎樣，只要那個東西沒有飛近，不必去擔心牠，等明早再說吧。」

在他其餘的值更時間，凱利不斷地把他的眼睛注親着遠方那幽靈似的石平台，但他不再看見那個會盤旋飛翔的怪物。

但他知道他的確是看到甚麼東西，那不是動物，他確信是一種機械的裝置，那對於他心情的安寧一點也沒有幫助。

他們一早就起來，希望在白天酷熱來襲之前能趕到其他廢墟。他們在使人透不過氣來，昆蟲爲害和潮濕的環境中挨過了一夜，他們並沒有完全恢復過來。

有甚麼果西咬了雪奇，使他一邊的臉又腫又痛，美絲莉替他注射了一針抗過敏反應劑。

爲了要節省時間，他們決定要分成兩隊。

「托，」漢姆說，「你負責乙隊，帶芬、凱利、南茜和柏山特去。」



「我們不能分離!」凱史坦說，「永不分離!」兩名維狒人開始凶惡地拿起他們的武器，樣子非常可怕。

「那麼，托，」漢姆說，「看來你只好不帶一名維狒人就走了，你改帶荷馬去好嗎?」

「我同意，反正荷馬是比較談得來，」他視察他的隊伍一會兒，然後示意他們跟隨着他出發到那平台去。

「現在我們有機會去看看你昨晚是否眞的發現了甚麼東西，凱利。」托華德轉過身來，用方向指示儀記錄了那座平台的方位角。

他們走下金字塔，越過平台，邁向他們的目標。在那個地點，有相當大的石建築物倒塌了，剩下了一條陡峭但是仍可通行的道路，通往地平面。

毫無熱心的，他們又再走入叢林，有比他們前天所發現更多的空曠小徑，但是濃密的林區仍經常遇見，他們只好動用大刀。

沒有那兩名維狒人來揮舞叢林大刀，工作進度緩慢，而且費勁。起先是托華德和芬砍樹開路，後來是南茜和凱利接替他們。

托華德示範如何充分有效利用工具，但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起先，大家都拿着刀幹半個小時的分配工作，後來他們只能幹二十分鐘之久。最後呢，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够一次工作十分鐘以

上。

中午一過，托華德下令在一處小空曠地上休息。「我們要在這兒休息一個小時，我們現在不需要再走很遠了，自殺是沒有意義的。」

他們撲通一聲坐到小空曠地的地上，一面去拿他們的水袋，他們慢慢的喝水，吞下鹽片，以補充他們因出汗過多而損失的水份和鹽份。

「我們眞像是一羣卓越勇猛剛强的探險隊，」芬評論說，一面看着他衣衫汚髒的同伴。「哥倫布曾經擁有那樣的船員嗎？阿孟森呢？剛勇的柯廸斯也是被那樣衣衫襤褸的羣衆所追隨嗎？如果我們眞的能够回去，誰會相信我們到過我們曾經親歷其境的地方，或是相信我們曾經見過的景象？在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是堂堂正正的探險家。」

「他們一定要相信我們，」托華德回答。「我們拍有錄影記錄，此外，根據我閱讀所知，探險家通常都是出身微賤的人，老是想去找一個合適的環境而本身又不適合環境的人。」

「那就是我們，一點也不錯，」南茜悲傷的說。

荷馬，牠一直是在休息，把牠衆多的腿摺叠在牠的身體下面，牠突然全身站起來，約有三分之二公尺高。牠的好幾條觸鬚正指向它們的目的地，一面在顫抖。「我聽到活動的聲音，不是野獸的聲音，而是有組織的聲音。」



「啊，我們確信那邊是有有智慧的居民，」托華德說。「我們的確看到了他們所生的煙火和火光——有人把拉法埃脫逮走了。」

「那些聲音帶有不和的音調，」荷馬說。

「決鬪？」凱利自動的說。「也許是有兩座村落在拼個你死我活。」

「我看不是，有悲哀，有痛苦，有我無法確定的事情。」

「啊，我們去密切偵察看看，」托提議說。

「你們各人都站起來，走！但是要走慢一點，要一聲不響的走！」

他們拿起了他們的背包和他們的武器，回到叢林中去。現在他們要設法緩慢繞道通過有障碍的地方，不再亂砍樹木開路前進。

不久，他們來到了經過開懇的地方，像農田一樣，長有高大棕色的莖狀物，探險的搜救隊沿著農田邊緣而行，緊靠樹林。

當他們快要看到平台市時，他們看到了第一批的土人。他們約有二十個人，在田中工作，高大笨拙，身體表面是暗綠色有關節結合的金屬片。

從頸部以下，他們有點像是維狒人，但是他們的頭像螞蟻，有一個雙圓頂的頭蓋，中間有一條深深的皺摺，皺摺之上有一粗短的冠頂。他們每一個人有四隻眼睛。

「啊，現在我們知道是誰興建那些城市了，」芬說。「在技術上說，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好像已經衰落了。他們所使用的是石器工具嗎？」

「我們不知道，」南茜低聲說。「那些建築者也許是想去塑製一個像這些人一樣的女神或守護神，你認為如何？托？」

「這個題目考倒我了，我們快走吧，我們只想去偵察那地區，看看有沒有那小伙子的踪跡，然後趕回去。我們快去密切觀察那城市吧。」

他們通過農田，沒有被人發現，不久就看到了一座村落，興建在其中一座大石平台的旁邊。沿着一條深溝，他們向前爬行，一直到有蘆葦掩蔽的地方，他們密切觀察。

那個村落是由為數約一百家的草屋構成，支柱屋架之上蓋有寬濶的樹葉。

那些村民更是有趣，他們有一大羣人是在警衛監視之下工作，而警衛和工人們又好像不是同一族的人。

那些新的外星人有高圓頂的大頭，寬大幾乎是正方形的口鼻部，長有像針尖一樣的牙齒。三隻眼睛長在口鼻部的上方及兩側。

他們的軀幹上端長有四隻手臂，上面一對手臂强壯有力，肌肉發達，下面一對手臂則瘦弱無力。



他們的腿短，能够在膝蓋關節處彎曲，大腿則肥厚，長有肌肉結節。脚則像鷹爪，但脚中間有一塊大肉趾，以便行走。

他們長有長長的尾巴，能够盤捲起來。

最可怕的是，那些傢伙携帶有威力看來是滿厲害的武器，某種步搶抱在上面那對手臂之中，很多手提輕武器則掛在他們赤裸上身的交叉背帶上。有好幾個人携帶劍、刀和棍棒。

「荷馬，」托華德低聲說，「你認識那些美人嗎？」

「非常清楚，那些人是柴楚克人，他們有將近一千個世界的廣大王國——他們的政策是搶掠和奴役。等他們搶光了一個行星中輕易獲得的資源之後，他們通常就離開去選擇更肥的目標，至少要等到老百姓已經生產了另一批可供掠奪的供應品之後再回來。他們是野蠻的民族，靠替更文明的人當兵而進入太空，等他們學會了太空航行的技術之後，他們就叛變，搶走他們所服務的船隻，開始去幹他們的生意。」

「當我們的船故障了之後，我們就偏偏要碰到那樣的人。」托歎息說。「現在，你猜他們在這窮鄉僻壤地方要幹甚麼事呀？」

「他們好像是在搶掠那城市。」芬提議說。「理由够充分，當你們考慮到在不久之前，我們自己也想幹同樣的事情。」

從他們所站立的地方，托華德那一組人可以看到，有東倒西歪的階梯和平台從村莊通到平台頂，兩隊土人，一隊爬上，一隊爬下，正在使用那些階梯。

爬上去的人是帶着空的筐子，爬下去的人則因筐子滿載的壓力而彎腰曲背。土人們把筐子的東西倒到村子中央積成一大堆，有一名柴楚克人在記錄所倒出來的東西。

那一堆東西大都是亮晶的金屬，但也有寶石和在遠處看不清楚的其他東西。

有一名土人在筐子重壓之下蹣跚而行，撞到那個管帳的人，把他筐子中的東西也倒出來了。

那個柴楚克人尖聲漫罵，用力打那個土人的耳光，那個土人差一點跌在地上。

那個土人震顫作聲，以示抗議，那個柴楚克人立刻把沉重像屠刀一樣的利刀，揮臂猛擊，一刀割斷了那個傢伙的瘦頸。

把刀放回刀鞘裏面，那個柴楚克人把頭顱踢到村子空地外面去，然後回到他的工作崗位，那隊人立刻恢復永不休止的艱苦工作。

「老實人，」托華德評論說，南茜和凱利難過之色。

「我建議我們離開這個地方，趕快離開。」芬說。

「這一點我不想爭辯，」托華德說。「現在，非常、非常靜寂的，我要你們大家向後轉，開始向我們來時的原路走回去。採取低姿勢，始終張開你們的眼睛，不斷的走。如果你們看到甚麼



東西或是聽到甚麼聲音，要使用手臂信號，不准講話。要保持五公尺的距離。」

最後一項指示强調了他們情況的嚴重性，保持五公尺距離是一種古代步兵的作法，以防止一鎗或是一次爆炸殺死兩個或更多的人。

慢慢的撤退，彎腰和彎膝，他們都開始流汗，那不只是因爲濕度的關係。除了荷馬之外，人人都感覺到肩胛骨之間有點抽動，任由武裝的敵人置身在自己的後面。

如果他們曾經受過適當的訓練，托華德就會命令他們匍匐前進。等他們一到達第一線的樹林裏面之後，遠離村莊的視線，托華德就下令休息，拿出他的通信機，他發出求救信號。

「我眞不願意這樣作，」他對其他的人說，「但是一定要警告他們，以防萬一我們回不去。」

他的隊員還在思索那句話，回音傳來了。

「出了甚麼事?」那是船長的聲音。

「托，你有痲煩嗎?」那是漢姆。

「船長，」托華德開始說，「要準備一收到通知就立刻離開這兒，不管要不要修理，我們遇到了壞人。」

「土人?」

「不，土人是原始人，他們好像是愛好和平的農民，壞人是來自別的地方，荷馬稱他們是柴楚克人，他說他們控制了一個廣大的王國，他還說他們是野蠻人，他們掠奪了別人的高級科技，根據我們的看法，他們比四個頭的響尾蛇還更惡毒。」

他描述村中的情景。

「那解釋了我現在所在的城市情況，」漢姆說。「所有的貴重的金屬都從我們所探測過的建築物中被剝走了，寶石也沒有了，除了石頭之外，甚麼東西都沒有了。」

「聽着，」托華德說，「我們要回到第一座城市裏去。船長，大氣層飛艇的情況如何?」

「要再過幾個小時才能準備好，等你和漢姆會合之後，大氣層飛艇就可以起飛了。」

「但願是如此，」托華德說。「我要停止通訊離開這兒了。」

他們趕快穿過樹林。無意中遇到了一條通往正確方向的明顯小徑，他們慢步出發，怕得忘了疲倦。

突然間，沒有預先警告，一羣土人出現在小徑轉彎的地方，停下來，凝視着闖進來的人。那些人也停下來，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才好，後來他們聽到了非常明顯的高聲咆哮。

土人們散開，兩名柴楚克人從後面大步走向前，他們也瞪視了一陣子那些意外出現的人，然後拿起他們的武器。



咬緊嘴唇不罵出聲，托華德用他的雷射鎗把一個柴楚克人差一點切成兩段，芬也用他的手鎗俐落的射中了另外一個柴楚克人兩眼的中間。

「該死的，這一下子把事情搞糟了!拚命快逃，在我沒有吩咐你們之前，千萬別停止。」

他們拚命的飛跑，奔下那小徑，一直到他們的肺部快要爆炸，他們的腰身覺得好像是揷有紅熱的刀子一樣，當小徑通到一處廣濶的空曠地時，他們突然停下來。

「我們只好跑過去，」芬提議說，「叢林是那麼濃密，我們要花一個小時才能繞道通過。」

「我們一次只能跑過去一個人，」托華德說。「芬，你先跑過去，然後從對面掩護我們其餘的人……」

「聽着!」荷馬說，觸鬚向着他們剛才來的方向顫動，眞的有不會聽錯迅速接近中的追兵的聲音。

「經仔細考慮之後，」托華德說，「我們大家一起跑過去，你們快低頭，跑呀!」

他們飛跑進入空曠地，散開，全速跑到對面的樹林中。一陣激烈的噪音從他們後面響起來，他們迅速被影子包圍，他們往後面朝肩上一看，他們看見了一隻多面形的飛機，在他們後面離地約十公尺的上空盤旋中，把太陽也擋着了。

托華德和芬轉過身來，一膝跪下，射擊飛機，猶豫了片刻，凱利和南茜也採取同樣的行動。

他們的雷射光好像是毫無作用，被飛機底部吸引，沒有損傷。有一種巨大無一定形狀的東西從盤旋中的飛機邊緣拋下來，向着他們旋轉、張開、疾飛，一種模糊而透明的硬塊，跌下來時發出嘶嘶聲。

探險的人員散開，但不够快，他們被那塊東西驚人的重量壓倒在地上，那是由精細透明琥珀色的繩索所製成的巨網。

他們想舉起他們的武器，那個網却收緊，把他們的手臂緊緊綁在他們的身邊。在幾秒鐘之內，他們就變得束手無策。

飛機降落在地面上，六個柴楚克人跳出來，更多的柴楚克人從樹林裏跑出來。非常小心的，他們開始把那些人從黏黏的籠罩網中拉出來，一面用短棒狀的儀器到處碰觸籠罩網，碰到甚麼地方，甚麼地方的網孔就立刻鬆開。

小心謹慎的，在放他們出來之前，柴楚克人先行收繳那些人的武器，等那些人從籠罩網中釋放出來之後，在嚴格警衛之下，柴楚克人從飛機中舉起一個大箱子，把它打開，網飛過中間的距離，擁進箱子裏面。

「那個東西是一種野獸！」南茜說。

「是捕捉俘虜而又不損害商品的理想東西。」托華德傷心地說。其中一名柴楚克人惡毒地向



他們咆哮，他們於是住嘴。

凱利到處張望，想找荷馬，看見牠就在附近，平靜的在嚼草，想裝作非常糊塗愚笨的樣子。一名武器上鑲有珠寶的柴楚克人走到那甲殼動物的身旁，踢牠的腰部，荷馬漫步走到牠的朋友們被看守着的地方。

「啊，那是值得試一試的，」他說。

飾有珠寶的那個柴楚克人又再開始咆哮。

那些人覺得非常驚奇，柴楚克人在咆哮，荷馬就立刻開始翻譯，因此傳達意思沒有落後現象。

「別把我當作傻瓜，」那個柴楚克人對荷馬說：「我見過你這種傢伙，你來這兒幹甚麼呀？這些人是甚麼人？我們的奴隸昨天捉到一個那樣的人，他們說他們從前都沒有見過那樣的人。」

「我是個詩人，我像大多數的詩人一樣，雲遊四海去蒐集我作詩的資料，這些人是要去辦他們自己的事，他們很有心，准我跟他們一起旅行。」這一回，荷馬是同時用兩種語言講話，表現卓著。

「要幹甚麼事呀？」那個柴楚克人在凝視着那些人，他們覺得被三隻眼睛凝視，那眞是非常難過的經驗。

「我們是探險家，」托華德說，隨機應變，「我們有一位船員離船迷路了，我們是來尋找他的，我聽說你們已經捉到他了，如果你把他交還給我們，我們馬上就走。」

「別再考驗我的耐性，」那個柴楚克人說，猛打托華德一個耳光。「你們携帶有重武器。」

「這些叢林佈滿危險的動物，我們當然是要携帶武器。」芬解釋說，托華德好像是有點頭昏眼花了。

「你們是從那一個世界來的？我以往我從來沒見過你們這種人。」

「我們的世界名叫地球，」芬說，突然靈機一動，「那是數千個強大世界王國的首領，如果傷害我們，他們就會對你們採取可怕的報復手段。」

「我不相信你，」那個柴楚克人說，「而且，是你們殺死我們兩個人。」但他好像已經沒有那麼傲慢了。

「是他們先拿起他們的武器，我們應該怎麼辦呢？」芬在挑撥離間，一面在設法想出有力的話，來打擊這種人的特殊心理。

「此外，他們都是低階的奴隸監工，不值得有份量的人去重視。」他確信謙遜對柴楚克人是沒有用的。

「他們是沒有多大價值，」那個柴楚克人承認，「但是我在這兒短缺人手。」他突然停止講



話，認爲他也許是講得太多了，他改換話題。

「在這個世界上你們有多少人？你們的船是在那兒？」

「我們有沒有問過你這樣的問題？」托華德好像是復元了。

「幸虧你們注意到我們那個人是帶了槍，回答我的問題就行了。」

「幾天之前我們的船把我們留置在這兒，以便我們進行初步的調查，船要在三十天之後才會回來。」

「那麼你們一定會有一處營地，你們沒有携帶足够的裝備，可以在這種地形支持三十天之久。人人都知道你們不是適合在叢林生活的動物。你們的營地在那兒？」

「在我沒有搞清楚你的仁心何在時，我無法告訴你。」

荷馬稍爲高聲的說：「托華德，我怕在柴楚克的語言中沒有仁心這句話，」

「啊，有道理，那麼試講沒有立卽的敵對意圖之前吧。」

荷馬遵命。

「那麼你們是在保護其他的人，要不然你們是在擔心你們船隻的安危。你們要跟着我回到我的基地去，快上飛機！」

沒有他們選擇的餘地，只好服從。一旦上了飛機，他們就被抓起來，他們的手臂被綁在他們

的後面。兩名柴楚克人始終在監視着他們。飛機無聲地起飛，飛往强盜的大本營。

「啊，」托華德不大熱心的說，「至少我們現在知道了昨晚凱利看到的是甚麼東西。」

他們精疲力竭，腰痠背痛、滿身污髒。自從他們到達村莊之後，柴楚克人的頭目就在審訊他們，審訊一點也不客氣。

顯然，柴楚克人是處理各種生理學問題的專家，因爲他們懂得施暴而不會引起任何眞的永久性的損傷。

經過毫無結果的審訊之後，那名頭目下令把他們綁在一間草屋的支柱中間，毫無疑問，在沒有得到上級指示之前，他不想採取任何極端的行動。

「啊，說不定會更可怕啊，」托華德明晳的觀察說。如果他們更瞭解我們的解剖學與心理學，他們會把燒紅的鐵片插進我們的指甲下面，或是壓碎我們的……」

「不要那樣說了！」南茜在發抖。「現在已經是够難受的了，我看我要喪失我好幾顆的牙齒了。」她試搖動她的下顎，用她的舌頭去探測她鬆動的牙齒。

「等我們囘到船上去之後，美絲莉會替你移植新的牙齒。」

「你怎麼會認爲我們能够囘去？」凱利試問道。



「不！不！你想錯了，凱利，」托華德說，「你們年輕人應該要有永恒的樂觀精神，我們這些老太空船員是滿腹辛酸悲觀難過才對。雖然我承認，我們目前的情況是八十對二十，悲觀成份多。」

托華德往村子外面看，土人們正忙着幹他們永無休止的辛苦工作。這是當天下午的第五次下雨，天又開始下雨，村民們穿着長長的草織簑衣。

黃昏來臨，隨着黃昏的來臨，白天的熱氣稍爲降低。一陣陣的涼風開始在吹動，不久土人們開始生火。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要紅燒清燉我們？」南茜說。

「不要那樣恐怖，」托告誡說。「我們昨晚在這兒也看見火光。不久，他們就會乾杯，喝當地的藥蜀葵酒了。」

誰也沒有想到要餵地球人吃東西，他們也不管荷馬，牠是被關在一個小金屬囚籠裏面，遠離開他的朋友們，牠的爪鉗無法碰到他們的綁繩。

大多數的土人無精打采的縮成一團，圍着他們的火堆。大部分的柴楚克人早已溜進一棟巨大圓屋頂的建築物，那棟建築物是建在石平臺基地的旁邊，顯然是他們的營房。

負責去看守俘虜的六名警衞，以小組方式坐在火堆旁，低聲在談話。有時候，有一名警衞會

站起來，去檢查俘虜的綁繩。

有一陣子，警衛們在玩一種錯綜複雜的遊戲，以消磨時間，用自己能盤捲的尾巴把籌碼抛給另外一個人，丟掉籌碼或是沒有接着籌碼的人，就要被別人猛踢亂打。

後來，那些衞兵玩膩了，於是開始作有韻律的哮叫，好像是在唱歌。

雖然他們的位置很不舒服，他們所受到的虐待非常痛苦，到了半夜，那些地球人還是開始打瞌睡了。看守他們的警衛依然是保持清醒，十分機警，那些俘虜們早已放棄了趁衞兵熟睡時乘機脫逃的打算。

當他正要昏沉欲睡的時候，托華德被兩名土人驚醒，他們走在草屋之間，穿着擋雨的簑衣，他們的肩膀上拱着乾糧袋。

其中一名警衞也發覺他們，有點懷疑，他大聲吼叫，站起來，示意那兩個人走近警衞的火堆。那兩個土人猶豫片刻，然後遵命。

不錯，托華德認爲，那兩個傢伙的確是古怪，當那兩個人站在警衞中間之時，他們突然丟掉他們的乾糧袋和簑衣。

那個柴楚克人驚惶看到的不是一對被動服從的土人，而是兩個身强力壯、勇猛年輕的維狒小伙子。



站着的柴楚克人正想張嘴咆哮，凱史坦給他來一下反手重擊，使他昏迷旋轉飛過空曠地。

柏山特脚踢另外一個柴楚克人的口鼻，抖正他站立起來，然後用一條腿的刺馬針，向一側猛砍，攻擊他的腰身，乾淨俐落的切破那名警衞的腹部，取出他的腸子來。

用他張開爪的手，以兩下突然惡毒的砍殺動作，在他們還沒有站穩之前，凱史坦又再殺死兩名柴楚克人。

在同時，柏山特抓住另外一個柴楚克人的脖子，拆斷是脊骨的地方，那個維狒人的另一隻手，抽出一把大刀來，以閃電的動作，把其餘的柴楚克人，從肩膀到腰部砍成兩半。

六名警衞全部喪生，整個行動只花了約兩秒鐘，沒有一個警衞能够發出一聲響聲來。

兩名維狒人迅速打開乾糧袋，取出袋裏面的武器。他們身上掛着各種要命的利器，兩名維狒人開始去釋放俘虜。

「你們這些軟弱的人不够機警，這麼容易被俘，」凱史坦說，一面用有剃刀爪的食指切開芬的綁繩。

「你知道嗎？」南茜說，「頭一回，你們兩位這樣子眞漂亮。」

「我們一向是漂亮，有彈性的黃種人。審美學談够多了，你們的行李呢？」

「我看到他們拿到那邊去了，」凱利指着五十公尺以外一間草房。「有好幾個柴楚克人拿着

我們的東西走進了那間房子，他們就沒有再走出來。他們一定是在看守着那東西，我猜那也是他們關禁拉法埃脫的地方。我今早看到了一個柴楚克人從那上面丟出來一個空的口糧包，他們也許是不喜歡吃我們的糧食。」

「那麼我們只好再多宰幾個，」凱史坦發出一陣刺耳的聲音，那可能是笑聲。「好呀！」

他和柏山特越過空曠地，走到那草房去，不發一聲，緊靠着陰影走路，不走梯子，他們爬上支柱，衝進入口。

聽到了一陣短暫輕微的混戰聲音，然後是一片沉靜，帶着大件的行李，兩名維狒人在幾秒鐘之後走出來，滑下支柱，他們回到了其他的人那兒，把他們的行李丟在地上。

其中一件行李發出微弱的呻吟聲。

「浪子回來了，」托華德宣佈說。一度被俘的人現在拿起了他們的武器和裝備。「不要帶裝甲護身衣，回到船上之後，我們可以隨時多製。在這兒，那只會躭誤我們。」

他們正準備離開，一羣柴楚克人從草房之間走出來，大概有十二個人，由一名班長之類的人率領着。

那些闖入者呆了一會兒，瞭解新的情況。

「他們是在換衛兵！」托華德大喊，「開鎗！」他放平了他的雷射光步槍，開始射擊，其他



的人也開始射擊。

在他們全部倒斃之前，那些柴楚克人亂放了幾響空鎗，發射出尖銳的綠色光線，交叉掠過空中，沒有造成任何損傷，但是嘩喧聲吵醒了他們營房中的同志。

「快逃呀！」托華德大聲喊叫，兩名維狒人向營房丟了幾顆手榴彈。爆炸的閃光照耀着他們要走的路，他們蹣跚地衝向樹林。

過了幾分鐘之後，兩名維狒人會合他們，安閒大步的走到前面去帶路，拉法埃脫懸掛在柏山特肩膀上。「跟我們來！」凱史坦叫。

在一處小小的空曠地，四週被臨時的僞裝工事隱蔽着，他們遇見了他們一生中最漂亮的東西——「太空天使號」的大氣層飛艇。

他們都擁進飛艇內，荷馬一躍跳上去，那似乎是那麼短腿的動物所無法辦到的事情。

「我們快離開這兒，」托華德大聲喊，「他們就在我們後面呀！」

托華德可以看到是亞奇米特在駕駛，漢姆則在操縱一具安裝在艇尾三脚架上的穿甲燃燒重機鎗，那兩個人全身裝甲，包括鋼盔在內。

「大家都到這兒來！」漢姆大喊，「你們都快臥倒，向後面瞄準！」不顧他們的疲倦，其餘的人都遵令採取行動。

沒有配備步鎗的人也從貨艙槍架中拿出步槍來。當大氣層飛艇起飛時，一羣柴楚克人從樹林中跑出來，漢姆發射穿甲燃燒重機鎗，用燒灼白熱紫色的雷射光芒猛烈掃射他們，像是大鐮刀割稻子一樣。

射手從樹林中射擊，那些地球人一旦發現目標就猛烈還擊，兩名維彿人，當他們敏銳的眼睛發現閃光之後，就有條不紊的去消滅那些狙擊手。

漢姆咒詛，一道微弱的雷射光燒破了他肩膀上的一塊裝甲護身衣料，他把穿甲燃燒重機鎗對準樹林中射擊的目標，有十五棵到二十棵樹一起倒下，冒煙發出爆炸聲。

從他臨時架設的火箭筒臥姿位置，托華德的眼睛發現了珠寶的光芒，反射出雷射光和叢林火光，他突然露齒微笑，「下一回，不要那麼愛虛榮，笨蛋。」

他直接瞄準最大的珠寶，雷射光一定是惹起了寶石內的化學反應，因爲樹林突然間光亮如白晝，爆炸摧毀了一個圓形的叢林地區，以那個軍官剛才所站的地點爲中心，清出了一處直徑約六公尺的空曠地來。

「托，那是怎麼一回事？」

「幸運擊中，漢姆——沒別的事。」那時候，他們已經飛到樹林上空，幾乎已經飛離開柴楚克人零星射擊的射程，一些經驗較差的地球人開始休息，但漢姆立刻命令他們回到他們的瞄準具後面。



「你們快恢復臥倒位置，繼續張大你們的眼睛，在我們還沒有飛返太空天使號，離開這座行星，遠離這個星辰系統，進入超級太空之前，誰也不能休息，我們還沒有脫離這一危險區域。」

好像是要證實他的看法的樣子，一個難看無聲的目標出現在飛艇後方——柴楚克人的飛機。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讓它飛近一點，如果它能飛近的話。天太黑了，找不到良好的目標，你們維彿人有照明彈嗎？」

「當然有啦，我們有一些紅外線的照明彈，如果他們在那一距離內看不見，那會照亮他們，讓柏山特和我看到，他們可要瞎眼睛了。」

「好主意，但他們可能會跟你們一樣能够看到紅外線，不管怎樣，我們普通人將需要能見光度來選定目標。」

「他們飛機的機身是不會受到雷射和强光的影響的，」托華德說，「當他們俘虜了我們之後，我們發現了那種特性，也許那枝穿甲燃燒重機鎗可以達成任務。」

「我們會用它來試試看，」漢姆不屈的說。

「那架飛機好像是頂端可打開的，是不是？」

「有一個載客和載貨的淺艙，」芬說，「不像是軍用機，前面有一塊相當高的擋風玻璃，我

不知道它是不是像機身一樣能擋住雷射光。」

「我們不久就會知道，」漢姆說，「他們越來越近了，你們拿着步槍的人要注意目標。凱史坦，柏山特，替我發射兩枚照明彈到那飛機上空去。」

那兩枚小火箭從大氣層飛艇上以弧形發射出去，由兩名維狒人事先安裝好，在追逐的飛機剛好飛到它們下面時，小火箭就點燃起來，以最令人滿意的方式照亮那架飛機。

照明彈然後發射定向小火箭，保持它們穩定在追逐機的上方。有些柴楚克人想擊落那些照明彈，但是無法擊中那些小目標，因爲風的吹動使得它們左右飄動。

「射擊！」漢姆大聲叫喊，一面發射他火力集中的武器。

步槍所發射的雷射光對透明的擋風玻璃跟機身一樣毫無影響，穿甲燃燒重機槍也是徒勞無功，經過幾次猛烈射擊之後，漢姆停止試射。

「托華德，你有發射破片火箭的豐富經驗嗎？」

「比大多數的人更棒。」

「那麼替我發射一發到那飛機的上方。」

托華德小心瞄準越飛越近的柴楚克飛機，檢查他前面的儀板，固定距離和高度的控制，按下按鍵。



等了一會兒，在追逐飛機數公尺後面，發生恐怖的爆炸。托華德重新固定他的儀器，他再按按鍵，這一回，火箭直接在柴楚克人上空引爆，不到三公尺的距離。

震蕩和要命破片的橫飛亂舞，驅使斷裂的屍體飛過機舷，摔入下面的叢林。

過了幾秒鐘之後，飛機俯衝墜入叢林，觸地時火焰冲天，爆炸聲震天駭地。大氣層飛艇上的船員瘋狂地歡呼。

「住嘴，注意你們的武器！」漢姆大聲叫喊。

「正中目標，托，」

「你們兩個，」凱史坦評論說。「浪費了一枚良好的火箭彈。」

「我們大家都有我們倒楣的日子，」托華德承認說。

在幾分鐘之內，「太空天使號」受人歡迎的輪廓，出現在他們眼前。大氣層飛艇以幾近高速的速度飛入鎖定位置，減速如此迅速，固守在艇尾戰鬥崗位的大多數人，隨着他們積存的動力，翻觔斗滾動到前面來。

亞奇米特的飛行技術眞是到家，等艙口蓋關好之後，他才昏倒承認，他已經中彈受傷了。

「快離開他，」漢姆低聲的說，「你們大家，快回到你們的工作崗位上去。美絲莉，把你的急救箱帶來，他的肺部受創了。」

就在那個時候，船長進入船塢，她的雪茄煙擺出四十五度的角度。

「你看他會活下去嗎？漢姆？」

「老亞奇米特會痊癒的，傑蒂。」漢姆抱着那個瘦小的埃及人，含血的泡沫從亞奇米特的嘴唇潺潺流出來。

美絲莉拿着奧秘的裝備再度出現，並且趕走其他的人，船橋上的官員則準備太空船起飛的事宜，美絲莉和托華德用安全帶把亞奇米特綁在床上，各種管子從他瘦弱的體軀中伸出來，透明像凍子一樣的石膏敷在他的胸上。

當一切都固定於位之後，太空船起飛，因爲還沒有完全修理好，船在震顫嘎嘎作響。

「人人進入戰鬪崗位，」船長的聲音傳來了，「不要管加速度裝備了，我們也許要衝出這座行星，因此要固守你們的崗位，直到我們安全進入超音速飛行爲止。」

「凱利，跟我來，」托華德然後爬上船梯，走往太空航行觀察艙中，新式重武器的控制儀都安裝在那兒。托華德用安全帶把他自己綁在偏極化光消除器電腦後面的椅子中。

凱利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中，托華德開始檢查控制儀。「我們來演練試射過程，小伙子。」

凱利開始設置假想目標，一面在顯視幕上亮出古怪的聲音和形狀，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向在移動，有些還採取規避的行動。



一個又一個，托華德利用人工控制法，消滅了那些假想敵，然後他設置同樣的問題，讓電腦來射擊，各種系統均檢查合格。

「外星人船隻出現在水平線上，」船長報告。漢姆迅速會合托華德和凱利。漢姆則操縱穿甲雷射光鎗。

「我對這東西沒有多大信心，」副船長說，「自從大氣層飛艇吸收了穿甲輕雷射光鎗的攻擊之後就沒有信心了。我猜他們的船也是利用同樣的原料製成的。」

「那也是我的想法，」托華德說。「如果它們是利用普通的分子製成的，那麼，這部偏極化光消除器應該可以瓦解它們。」

「那瓦解儀射程有限，不幸得很，」漢姆說。

「它們就在那邊！」凱利指着目標搜索顯示幕上的兩顆大閃光。他們追踪越過格子，慢慢的縮短他們和貨船之間的距離。

「不够快速，就戰艦航速而論，」漢姆鎮定地評論，「但是比太空天使號快得多。」

「他們發射甚麼東西攻擊我們了，」凱利宣佈。

高度分解顯示幕顯示有四顆小光點迅速向着太空天使號接近。

「滿慢的，」托華德觀察說，「一定是魚雷，看看分解儀能不能損害它們。」

漢姆固定他的瞄準儀，射擊。六脚架上的四管發射鎗射出雷射光，摧殘了那些魚雷。

「不管是甚麼裝甲，那一定是太昂貴了，不能浪費在魚雷身上。」漢姆的聲音開始反映出他的興奮。

「更多的魚雷射過來了！」凱利說，「體積更小，有一百多枚！」

漢姆和托華德立刻把他們的控制儀交給電腦接管，電腦可以同時搜索目標和發射兩種武器，速度比任何人快數百倍。

在數秒鐘之內，那些小魚雷在顯示幕上變成了四散的小斑點，兩艘外星人船隻加大航速。

「我們現在有問題了，」漢姆說，音調沒有變動。「他們企圖接近並且使用雷射光武器。二對一，他們裝有屏障，可抵擋我們的穿甲利器。托，試放一枚魚雷。」

「魚雷發射出去了。」一枚K級輕核子魚雷迅速射向追擊者，魚雷的速度，再加上外星人船隻迅速駛向魚雷速度，迅速的縮短了距離。

魚雷非常接近那兩艘外星人船隻，他們才有辦法摧毀魚雷。爆炸損傷了其中一艘船隻，它的運動變得不穩定，開始落後了。

「好危險啊，托，他們一定是還沒有辦法解決都卜勒效應問題。」

「盜竊得來的科技，漢姆，還記得嗎？那些小丑會開船，但是他們還無法處理電腦彈道學所



必需的數學問題。」

突然間，沒有時間談話了，越來越近的外星人船隻用光波武器開火。柴楚克人的瞄準不大準確，但是，到後來，他們一定會擊中目標的。

一如所料，漢姆的穿甲利器毫無用處，在外星人尚未接近到足可運用瓦解儀時，太空天使號可能早就被摧毀了。

「再發射一枚魚雷，漢姆？」

「好吧！」

「慢着！」船長的聲響從船內通話系統傳來。「我們要調頭衝向他們，碰撞航向！」

「這是自殺性戰術嗎？」托華德問。

「住嘴，聽船長講話。」漢姆咆哮。

「一如漢姆所指出，托，那些笨蛋很難擊中一直向他們衝過來的目標，如果我們放變航向，我們也許可以用瓦解儀去擊中他們。誰有更好的意見？」

沒有意見。沒有減低航速，船長駕駛太空天使號作相反的轉彎，採取機動，使太空天使號暫時被那座行星的其中一個小月球所遮蔽。發明了地心吸力場之後，才能採取那樣的機動。

沒有發明地心吸力場，船員們在轉瞬之間就會化爲肉漿，太空船則變成廢鐵。

當外星人再度在他們的儀器上發現太空天使號時，太空天使號直接向着他們猛衝幾秒鐘，他們胡亂射擊，不久，那些外星人就進入托華德的瓦解儀的射程內。

他按下射擊按鍵，越來越近的外星人突然間變得大得很多，顯示幕上的閃光擴大，擴散太廣，無法顯示出任何形狀，然後是消失。

遠方那艘船隻改變航向，逃跑了，可能是回到它的母港基地去了。

船內通話系統傳來的一致歡呼聲有片刻增加了觀察艙中擴響器的負荷量。

「好啦！好啦！鎮靜下來，」船長說。「在我們安全的進入超音速飛行之前，我不會分發任何雪茄煙。快進入你們的戰鬪崗位待命。」

疲勞入骨，他們坐在餐桌週圍，喝下一杯又一杯的强烈黑咖啡。麻木地，他們已經吃了美絲莉替他們準備好的口糧。

她一點也不讓步，一直到他們全部都吃光，並且吃下她所開的藥品。現在他們在等待着美絲莉回來報告亞奇米特和拉法埃脫的傷勢情況。

「駕駛技術眞棒，船長，」雪奇說。「告訴我，你在戰時開的是甚麼飛機？」

「啊，我駕駛一架掠奪者式飛機，漢姆是我的主槍手。」



「那解釋了很多事情啦。」

眞的是，那種小型配有重武器的飛機，幾乎在每一次艦隊行動，和星際登陸衝突行動中，都擔任先鋒。他們被認爲是絕對需要的——也是全部可以犧牲的。他們迅速擴軍。

曾經在掠奪者式飛機上服役的人員，戰後生還的不到百分之十。

當美絲莉進來時，人人都往上看！「亞奇米特會渡過難關的，」她說，一面從船艙隔壁咖啡壺噴嘴中抽取咖啡。

「拉法埃脫只是受了點瘀傷，他會沒事的。」餐桌週圍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那麼就沒事了，」船長說，一面燃點一支新的雪茄煙。「還有甚麼事要報告或是還有甚麼問題？」她看看餐桌週圍是否有甚麼反應，但是除了美絲莉、西姆斯、和內名維狒人之外，所有的船員都撲通一聲坐在他們的椅子上，或是臉躺在桌上，睡着了。

# 七

重新油漆船艙是一件討厭的工作，他們有好幾個月的空閒時間，太空天使號繼續隨便尋找解決守護神問題的答案，漢姆想出了一個好主意，指派凱利和拉法埃脫去刮掉船艙上的舊油漆，並且去油漆整個船艙。

那不是正式的處分行動，但是，兩個人都知道，要是他們沒有在叢林世界中惹起那麼多的麻煩的話，他們就可以不必去幹這一苦差事了。

凱利清洗完畢，換上清潔的衣服，正在享受沒事可作的清福。自從他們救回拉法埃脫之後，沒有人提到他的錯誤，雖然船艙油漆工作顯示他的不當行爲還沒有獲得原諒。

突然間，他聽到他後面有疾走的聲音，荷馬出現在他房艙的艙口，鐵迪蹲坐在荷馬的殼上。

「荷馬，你又在溫習莎士比亞的名著了嗎？」

「有何傷心事躭誤了凱利的時刻光陰？」

「它含義正確，表情美妙，那是你們現代語言所缺少的。」

「啊！沒有任何傷心事躭誤我的時刻光陰，如果是有甚麼事，解除刮漆工作就是縮短了時刻光陰。」

「那麼爲甚麼你要憂思呢？」

「像大家一呀，我猜是。我們可以在這兒渡過我們下半輩子的生活，而不會找到良好的誘餌去吸引這個守護神的注意力。有甚麼事佔去了法力那麼强大的東西的時間呢？」

「我明白了。」荷馬從有六個肘的一隻手臂中抽出一隻有小手指的手來。他用那隻手來搔鐵迪的耳朵。「我常常忘記了這些時距對你們人類來說是多麼的重要。讓我來想想看……那守護神會攻擊飄流太近的單獨船隻，祂也會迎擊一支艦隊。萬一有一支眞正强大的艦隊快要接近，在一個廣大的正面散開，那會不會躭誤那東西够久的時光而使靈晶球能够完成它神秘的目的呢？」

「也許會，我看不會有任何人借給我們一支艦隊，荷馬，特別是如果它一定會被摧毀的話。」

「但我們也許會找到那樣的艦隊啊。」

「啊？你說甚麼？」

「我聽說過很多謠言和詩歌，說在古老時代有些行星被改建成爲强大艦隊的基地呀。在那些地方所發現的船隻，往往仍然是可以派上用場，而被本身不會造船的民族，像柴楚克等民族，拿去用了。」



「你能够找到一座那樣的行星嗎？荷馬？」

「有一首詩歌透露了一組座標位置……那要翻譯出來才行，當然啦！對你們的電腦來說，那是毫無意思的。」

荷馬開始自言自語，但是到了那個時候，凱利已經走出艙口，走向船橋了。

誰也不敢相信顯示幕上的情景：巨大的浮動船塢，四週被一隊又一隊的安靜艦艇所包圍着，一個水平面又一個水平面的堆積着，逐漸變小，超出人類視力範圍之外。

一具監視儀可以注視某一艦隊幾分鐘之久，然後轉看另一艦隊，每個顯示幕每一分鐘至少可以記錄十座這樣的設施。

「整個行星也是那樣子，老鄉們，從一端到另一端，甚麼也沒有，只有太空港。」

船員們沈默了一陣子，然後漢姆說話了。「我看我在整個戰爭期間所看到的所有艦艇，都比不上那些浮動艦隊中的一艘艦艇。我看我們中了大獎啦。」

「你猜我們能够使其中一些艦艇開動嗎？」托華德的表情和語氣洩露了他的懷疑。

「你最好是希望如此，」船長回答。「反正是足可分散守護神的注意力，我們找到老也找不到更好的目標了。我打算去尋找最大的地面設施——那是尋找大本營最可能的地點，以後呢，等我們找到了再隨機應變吧。」

「我們已經找到那個地方了，」船長宣佈說。「最大的太空船機構，有一座山突出來，我們要降落在那山頂上。那是方圓一百公里以內唯一沒有被金屬密封着的地方，興建這一設施的人一定是廢除了整個金屬系統，那眞是難以令人相信。」

船長轉向托華德。「編成地面部隊，編成小隊伍，這一回，除了你之外，三四個人一組，其他的人幫忙來大修太空船。」

「好的！芬，你今天打算要幹甚麼？」

「眞的，我的親愛的，我打算寫我的備忘錄，但我可以抽空幫忙一兩個小時。」

「我很感激。凱利，你可以跟着來，你也可以，南茜。我們要把兩名維狒人也帶去，以防萬一。荷馬，你呢？」

「我最高興去了，我可以幫個小忙修理太空船，我看是，此外，我想去看看這個世界，那麼高度獻身於某一目的之行星一定是最令人鼓舞的了。」



「我們不需要鼓舞，」船長說。「我們需要一處清靜的地方來修理太空船，並且設法去分散守護神的注意力，這好像就是珵現的地方呀。」

托華德指着南茜、凱利和芬。「好啦，那麼你們三位一起去拿你們的裝備。南茜，你去找凱史坦和柏山特。凱利，從船上厨房準備一些緊急口糧，並且把它們裝載在大氣層飛艇上。」

凱利到補給室去檢查他的裝備。他和托華德已克難製成了新的裝甲護身衣，以補充遺棄在叢林世界上的護身衣。他幫忙南茜準備她的裝備，他們檢查他們將要帶走的東西。

他們以往所攜帶的重背包是不必帶了，因爲他們將會乘坐大氣層飛艇，他們所需要的笨重工具——斧頭、鏟子、鐵撬等等——分裝成袋，準備貯藏在大氣層飛艇的貨艙中。

船內通話系統響了兩聲信號，漢姆的聲音響遍全船：「在三十分鐘內降落行星，全體船員回到寢室中綁好安全帶。」

凱利跋涉走回船尾他的艙房中，把他自已用安全帶綁好在他的床上——他穿了笨重的裝甲護身衣，那是很笨拙的手續。

他躺下，凝視着上面。他不知道這會不會是他們最後一次降落行星，然後就回到地球去。地球現在好像是變得非常的遙遠了。

太空船就是他的家，他所出生的行星不是他的家。他記起了他在太空港那一天，他開始了他

的探險行動，到現在將近已經有兩年了。

他想到船橋上探聽情況，後來又打消了那個主意，反正是沒有多大的關係。突然間，降落的喇叭聲響起來了，他的心思又想到了別的事情。

當凱利和南茜到達時，托華德和船長正站在大氣層飛艇病室的艙口。凱利把他的行李袋丟進大氣層飛艇中，並且擠向前去，看看他們兩個是在看甚麼。他的眼睛跟他們的眼睛一樣瞪大了。

「看來像甚麼呀？」南茜問，她一面擠身適過凱利身旁。「啊！」當她到達艙口時，她低聲的說。

那是令人大爲驚訝的景色，降落地點就是山的平頂，能俯瞰五千公尺下面的平原。他們可以用他們的眼睛掃描至少是一百公里的地方，每一平方公尺的地方都擺滿了艦艇或太空港設施。

不單只是平原，連山上也設置了碼頭，棚廠，降落場和功用不明的建築物。

像鋼鐵碎片一樣的高樓，伸入無雲黃色的天空，有些高樓比太空天使號所停泊的山頂還要高。一排又一排各種大小和形狀的艦艇開往水平線。

到處都有金屬的閃光，只有太空天使號下面那一小塊岩床是例外，看不到一片非金屬材料的碎片。建築物是開始自距離太空天使號停泊地點才幾公尺遠的下坡地點。



「好啦，托，你和你的小組人員排隊進入大氣層飛艇，開始搜索。」

「我們到底要搜索甚麼呀，船長？」

「我怎麼會知道呢？去搜索跟別的東西不一樣的東西，在這座行星上，一定會有某種指揮中心。這是附近最大的機構，因此，應該要先搜索這一個最可能的地點。現在別再講話，快去工作。當你們找到有意思的東西的時候，趕快報告。」

「這可能會很令人厭煩。」托華德爬進大氣層飛艇內，其他的人跟着他排隊進去。在這個世界上他們不需要呼吸裝備，因此他們幸而可以不必去戴密封的鋼盔，雖然他們也携帶了戰鬥鋼盔，以防萬一。

「氧氣含量爲甚麼會那麼高呢？」凱利問道。「南茜說植物太稀疏，無法解釋這一點。」

托華德感覺到有興趣。「是那樣子嗎？南茜？」

「對啦！沒有海洋，沒有浮遊生物來解釋這一點。沒有森林或草地。沒有被這些太空港所封閉的行星表面則大都是岩石沙漠。」

「細菌呢？」芬問。

「也許會有，但新陳代謝速度要非常迅速才能產生這麼多的氧氣。按道理說，這個大氣層的氧氣含量應該是百分之一的微量。但是，它幾乎是地球的正常含量。」

凱利轉向像蟹一樣的外星人。「你的意見如何，荷馬？以往曾經碰見類似這樣的事情嗎？」

「很有可能，但是，那不是我非常喜歡研究的題目。詩歌是我主要的興趣，因此我很少煩惱大氣層的成份等等事情。」

芬低聲輕笑，「太絕了，我們有一位可能是銀河中週遊最廣的居民，他只關心詩歌。」

「像我這樣週遊列國的人，最好是要專精。」

托華德點頭。「牠言之有理。」

各種設施在他們下面不停地溜過——艦艇、棚廠、加油站、還有好像是修理廠的設施——但是沒有人的影跡。

過了幾分鐘之後，芬轉向南茜，面露困惑不解的神色。「奇怪，那眞像是戰時一處大基地的海軍設施，但是沒有類似營房的東西，或是辦公室，或是飯廳的東西，甚至連一間厠所也沒有。」

南茜點點頭。「也許興建這一設施的人不需要這些東西。」

「也許他們是機器人啊！」凱利補充說。

托華德有點煩惱的去傾聽這些臆測。「也許這一切都是幻想啊，我們快下去密切觀察吧！我們先試看那艘船。」



他指揮大氣層飛艇飛到其中一艘較高的船上去：一座有扁平面的塔尖，有毫無特徵的金屬船身板，豎立在瘦弟的像支柱一樣的脚架之上，脚架好像是太脆弱了，無法支持它巨大的體積。

在船的旁邊，有一座低矮的圓屋頂的建築物。

托華德把大氣層飛艇擠進到小建築物的旁邊，大家都下來看看。他們找不到那建築物的入口，於是他們改爲注意船本身，那艘船也是一樣沒有艙口。

「他們爲甚麼要隱蔽入口，托？」南茜覺得奇怪。

「不希望外人闖進來，我猜是，快來呀，我們到別的地方去看看。」

他們花費該天大部分的時間去檢查更多的建築物和艦艇，結果都是一樣——建築物和船隻都是密封的，托華德最後下令回到太空船上去。

第二天他們要帶着短光波切割儀來。

托華德站在其中一艘高船基底的臨時平臺上，揮動着一具切割儀。「我眞不願意這樣作，船長，眞不好意思拿着切割儀去切割一艘好好的船。」

「動手好了！」她似錫的聲音從他們的無線電收報機傳來。「反正它到不了那兒去！」

托華德試切割了一下，沒有甚麼不幸的事情發生，於是他擴大切口成爲一個連續的長方形。

當金屬冷却之後，他裝上夾子，把那一片金屬擧下來。

在那船裏面，可以看到像迷宮一樣的管子和電纜，但是沒有看到別的東西。

「我沒有看到任何甲板。」凱利引頸向上，並且把手電筒往上照射。「也沒有船梯或任何其他立足點，是甚麼人用過這樣的船?」

「沒有脚的動物，也許是，」南茜提議說。

托華德轉向荷馬。「到裏面去看看好嗎?你可以到那裏面走動，我們可辦不到。」

「好的!」那個外星人伸出了好幾隻爬登的手脚，攀上裏面去。

凱利設法保持牠置身於探測燈射線的中央，一直到荷馬消失在船的上端。過了幾分鐘之後，牠回來了。

「你發現了甚麼?」托華德問。

「沒甚麼，好像是根本沒有人用的設施，有一座似屬是指揮中心的設施位於船的中央，那是一個金屬箱子，像你的頭那麼大，沒有維持生命的機械設備，在我的視力範圍之內，我沒有發現任何筆跡。我猜這一定是一艘機器人的船。」

「我不知道它們是否全部都是，」凱利說。

「我們去試看一棟建築物，」托華德說。



他們試看了好幾棟建築物，他們又要再切開進口進去，那些建築物都沒有進口，出口或窗口。

在建築物裏面，他們發現了儀器，電力廠、燃料、反應器，船艦修理廠，但是沒有發現人類曾經到過這兒的痕跡。

有很多棚廠，附設有各種艦艇的保養設備，全部是完全自動化的。

「我不明白，托華德，我們在太空中所發現的船隻是因爲緊急事故而被拋棄的，但是，在這個地方呢?這好像是有人興建了它而又把它忘記了。」

「我知道，凱利，我……」托華德突然停止講話，遠處響起了轟隆的聲音，他們跑到大氣層飛艇，其他的人已經集合在那兒，凱史坦和柏山特趕快拿起武器。

「是從上面來的!」凱史坦說。「北方九十五度。」他們大家都在搜索北方的天空。「我利用紅外線可以看到它，」凱史坦大聲說，「一道明亮的光芒，迅速下降中。」

那時候其他的人也看到它了，一點明亮的閃光，當它靠近地面時，轟隆之聲更爲響亮。

「飛艇快飛離地面，以低速向北飛，」托華德命令。

「是船隻在降落嗎?托?」船長的聲音從大氣層飛艇的揚聲器中傳過來。

「好像是啊，船長，我敢打賭那是來自在太空中運行的其中一個艦隊。」

「大有可能，但願我們沒有惹起注意。」

「不會的，這兒有那麼强大的火力，不必去擊落一艘在太空運行的船隻。我敢打賭那是例行的保養，如果是這樣，那艘船是收到甚麼地方的命令。看看你是否能查出發報的方位角，那可以省掉我們好幾年的時光去搜查這座行星。」

「好主意，我馬上去偵查。」

「現在我們要去檢查那艘船，托華德通話完畢。」他轉向他的搜索隊員。「有多遠呀？芬？」

「正北約二十公里，我們在幾分鐘之內就可以趕到那兒。」

他們趕往最後看不見下降中閃光的地方，只看到一個大的凹洞，裝滿了藏在屋中性能不詳的機器。

當他們到達時，那艘船早已降落了，那是一艘小型圓形的太空船，但是吸引他們注意的不是那艘船。

那艘船是降落在一個金屬停機坪，在停機坪週圍，機器在忙碌，大多數機器都是利用軟式輪胎在轉動，將電纜和管子裝配到船身的附屬裝置上。

被裝置的器具大多數是從停機坪本身升起來的，機器平穩有效地操作，幾乎是無聲。



「那眞是古怪，芬。」凱利說，「它們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在它們的設計者忘記了它們，或是死光了之後，它們一定早就在自助和彼此修理保養了。」

「機器不應該擁有那麼長的壽命。」凱史坦的態度反應出厭惡和挫折感——維沸人通常所沒有的情緒。

過了幾分鐘之後，輪型機器駛離開那艘船，停機坪開始慢慢的沉下去，那艘船慢慢的消失入一個井中，當船頭已經通過了井邊之後，一個蓋子滑動出來，並且關閉掩蓋住那艘船。

「乾船塢！」托華德大聲叫。突然間，大氣層飛艇通話收話機響起了信號聲。

「我已經查出了管制中心的位置，」船長宣佈，「它就在這座行星的對面，快回到太空船來。」

回到船上，船長向他們簡報最新的發現。「這座行星隱藏有古代的開礦作業。」她按動一個開關，船橋大顯示幕卽映出一座業經遺棄了的露天開採的礦坑全景。

「這是我們在運行中所拍攝得到的一張照片詳圖，這一幅照片是無法判斷比例尺，但那個礦坑是六公里寬，沒有看到開礦裝備，是很古老的礦坑。看看週圍冲蝕的情形。雪奇說在這個星球

上那表示那座礦坑至少是在二萬年前開挖的，這座星球滿佈這樣的礦坑。你認爲如何，荷馬？」

「我看我可以解釋，一首古詩想起來了。」

「讓我們來聽聽看，」漢姆說，「我自己一向都很喜歡詩歌。」

「我怕呀有些細韻你會記不得的，那是用十六種語文作成的，用成雙成對的話吟誦出來，才會有適當的效果。每一對中的每一個字要用八種音調吟誦，另一個字則要用另外八種音調吟誦。」

伯倫特咳嗽，拚命想鎮壓笑聲，「微妙極了，不錯，翻譯出來好嗎？」

「背誦一次要花好幾年時光啊！」

「擇要把有關詩句講給我們聽就行了」美絲莉催促說，「賣弄關子眞使我受不了啦！」

「很久以前，有一個强大的民族，主宰很多星辰系統。他們和另外一個民族打仗——爲何而戰那個詩人不知道。頭一個民族在人數上遠較另外一個民族爲少，於是設法興建不需要活人來駕駛的强大艦隊，以謀補救。他們精練這種作法，得心應手，艦隊不但能够自行操作，而且能够自我建造。」

「自我建造？」船長彎起了一道眉毛。

「是的，甚至是這樣，造船母艦打前鋒，它們會降落在一個適當的世界，查出礦藏地點，它



們的機器就去採集原料。它們然後興建工廠，工廠生產戰艦，戰艦的必要支援裝備，和更多的造艦母艦。當一切都已完成，並且準備妥當之後，造艦母造和附屬機器繼續前進，留下了一個業經改造成爲巨大軍事基地的世界，聽候命令發動攻擊。那位詩人說，這些設備在戰爭結束之後很久仍然繼續興建，甚至是在那些民族本身業經滅亡之後。據說銀河中央到處點綴有這些好戰者的遺跡。但是在我長命萬歲有生之年以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證據，顯示那首詩歌是根據眞事實寫成的。」

「經過了好幾千年，」船長說，「依然還在進行中。」

管制中心面積很小，令人失望，爲了要管制整個行星的太空港和所有在太空中運行的艦隊，船員們起先還以爲會找到像主要地球太空港面積那樣大的設備，不料他們只找到一座低矮的圓頂屋，約三十步直徑大小。托華德個子最高，可以輕易的檢查它。

把我放在圓屋頂上。

凱史坦是唯一够高可以伸手到達的人，他輕輕的把靈晶球放在圓頂屋的中央。不但是沒有滾下去，靈晶球像是被黏着一樣的固定在圓屋頂上，時光溜走了。

我準備好了，把我接回太空船上去。

他們很不願意的出發。靈晶球的溝通最近數個月來，很少往來，因此船員們對於它的心靈衝動的突然介入越來越覺得很不習慣。

「也許時機到了，托！」

「我希望是如此，船長，我開始想念文明的逸樂了。」

凱史坦帶着靈晶球回來，把它放回在餐桌上。在飯廳週圍，船員們用心地等着。那東西掌握着他們回到人類控制的太空的法力。沒有它的幫忙，他們就會迷失，毫無辦法的飄流在星際之間，就像是他們所遇到的被棄飄流船一樣。

如果它終於找到了達成它的任務的方法，他們認爲，他們也許會能够帶着他們所找到的一些財富回去。情況相當緊張，他們在等待它的決定。

我想我也許已經找到了一個誘餌，去分散守護神的注意力。

大家都鬆了抑制了很久的一口氣。

這座設施內的艦艇性能完全良好。

「它們全部都是嗎？」船長驚駭起來。

對啦，除了在這個世界上和環繞這個世界運行的艦艇之外，還有其他世界上，和環繞其他世界及這一系統內其他衛星運行的其他艦艇。自從它們建造以來，所有艦艇都保養良好。



「有多少呀？」托華德問。

有七百八十萬四百二十二艘，這一數字包括戰艦、貨輪和母艦。

「你能够使它們全部出動嗎？」船長問。

我已經展開出動行動。指揮儀器已經清除了它以往的資料，換上了我的指示程式。等艦隊到了太空之後，我要把它們的引擎換裝成推動這艘太空船所使用的動力系統。

「然後呢？」

然後我們到中心星球去。

凱利、托華德、南茜和美絲莉坐在領航觀察艙，猛喝咖啡。

荷馬坐在一座槍砲控制儀上，啜飲氰酸和松節油的混合飲料，那種飲料好像是會使牠微醉。但是荷馬這個怪物，是很難瞭解的。

「這是最使人興奮的事情，像一首古代描述英雄事蹟的史詩一樣，根據我週遊列國的經驗，沒有一個民族曾經試圖這樣的英雄壯擧，出動將近八百萬艘艦艇，直衝中心星球，去和守護神決鬪。」

其他的人以滿熱心的態度在看着牠。最後，美絲莉說。「依據我們的經驗，衝向任何星球的

人沒有一個人能够生還。」

「但願靈晶球能够克服這個困難，」荷馬說。

「但願是，眞的，」托華德輕蔑地說，「我算是其中一個人，我懷疑那個會講話的足球是否眞有能力使我們免受紅瘋之苦。」

荷馬的觸鬚顯然是在顫動。「雖然它的確是好像有一點非凡的能力。」那隻甲殼動物伸出了一支吸管津津有味的在吸啜松節油。

「八百萬！」凱利嘶啞的低聲說。「那將會是壯觀得很，」他轉向美絲莉。「你認爲人類的世界一次能出動多少艦艇進入太空？」

「我有一回曾經看過將近四千艘的大編隊，那是在黎波戰役之前，當然啦，它們能够返來的爲數並不多。」

「這只不過是一個地方的設施罷了，」南茜說，「你認爲人類會擁有那樣大的能力嗎？托？」

「也許會，我們安然渡過最近兩個世紀而沒有消滅我們自己，我們是那樣的努力。沒有任何事務可以阻止我們去幹那種事情，設若有時間和意願的話，但我倒願意我們把我們的努力作更有意義的使用。」



「那麼多的艦艇是有點不必要的，」荷馬說，「特別是它們都沒有擔負任何任務。」

「啊，現在它們有了任務了，」托華德說。

那些好像是固定在他們頭上的星星，現在開始移動了。南茜是首先發現的人。「船長在旋轉太空船了。」

無名行星的邊緣升起來，出現在他們眼界之內，慢慢上升，一直到它整個的星球懸掛在他們的上空，一個大大的憂傷的圓球，被銀河中央燦爛的星光所包圍。

其餘的船員也開始溜到觀察艙來，最後進來的是船長。

「我們將會看到最奇妙的現象，你們要注視那個星球。」

他們在注視着，在幾分鐘之內，甚麼事也沒有發生，後來，一個燦爛的白色小點，照耀着那毫無特徵的黃色背景。數十顆其他小點立刻出現，然後是數百顆，然後是數千顆，它們依然是繼續增多，一直到整個半球都閃亮着，用鑽石輕紗掩蓋着那行星的臉兒，像星際背景幕一樣的壯觀。

「這個行星有三百萬艘艦艇，僅僅這個半球就有一百五十萬艘，全部立刻起飛升空。」船長有敬畏之感，不再講話了。

「如此大規模出發將會永遠改變這座行星的軌道運行，」伯特倫沉思地說。

點點的閃光延長變成了燃燒中的慧星，單是看到了那座行星，也幾乎令人痛心難過。

「它們都在那兒會師呀？」芬問。

「它們將會在最大的軌道繞行站附近集合，作停泊繞行，那個軌道繞行站現在距離那個行星最遠的地方繞行中——看呀，行星外面的艦隊現在正在出動了。」

行星附近太空位置的閃光，更增加了使人眩目的視覺效果。

「當我們離開了這個太陽系之後，我們會再收看其他行星的其餘艦艇，它們已經沿着我們的航道向會師地點邁進中。」

「然後又怎麼樣？」凱利問。

「然後呀，靈晶球把所有亂七八糟的東西都弄進它的超音速飛行中，我們大家都去拜見守護神。」

船橋一片沉寂，凱利和船長在值更，把他的眼睛不停地從一個顯示幕轉到另外一個顯示幕，他被集合的大艦隊壯觀所迷惑了。

「太空天使號」和最後一羣艦隊會師，正在等着靈晶球去幹完電腦指揮艦艇的設計工作。從觀察艙中，只看到幾艘附近的艦艇，但是利用望遠鏡顯示幕，一次可以掃描數以十萬計的艦艇。



托華德進來，拿着好幾隻咖啡杯，凱利認爲，在他有生之年，只要他不再看到一粒咖啡豆，他就高興了。其餘的船員，全部是海軍退伍軍人，似乎都需要有那飲料才能够活下去。

托華德把一個杯子遞交給船長，她坐着，雙腿擱在電腦架上，她在沉思那難以置信的艦隊壯觀景象。

「你的杯子，海軍大元帥傑蒂哈雷維，你覺得怎麼樣呀？」

「我覺得我好像是個旅客，托，像你們其餘的人一樣。」她把這些話繞着她的雪茄煙咆哮說出來，她的下巴幾乎是沉入她的夾克裏面。

「那一定是非常令人洩氣，」

「那外面有一支銀河最大的艦隊，我甚至連這一艘不定期的小貨輪也指揮控制不了。」她厭惡地說。「甚麼海軍大元帥呀！」

她突然停止講話，顯示幕上的影像在閃爍不定，失眞，似乎是在增長，然後是消失。其他的顯示幕和儀器，也都因爲靈晶球的超音速俯衝的影響而作同樣的顫動。

「最後一程的航程開始了，老鄉們，」托華德宣佈說。

船長滿臉不高興的樣子，「我不知道是否還會有回程。」

凱利感覺到他的嘴巴乾乾的，他在沉思他首次太空船的不愉快結論。「我們生還的機會如何

?托?」

「我說呀幾乎是等於零，但是，話又說回來，在戰時，有很多次我也有那樣的念頭，但是現在我還健在。」船長點頭同意，凱利也只好表示滿意了。



## 八

凱利在審視航行表，以消磨時間，靈晶球的「聲音」響遍全船。

如果你們想親自觀看中心星球，你們可以去看了，現在可以看到啦！

凱利辛苦地吞下了一口口水，他不敢相信他眞的想看這星球，這也可能像是凝視行刑隊一樣，「啊，還是去看看吧！」他對自己說。

他慢慢的從他的床上爬起來，走到艙口，首先檢查看看他的臉是不是太蒼白，他不想丟他自己的臉。

在梯路上，他遇見了拉法埃脫和亞奇米特。亞奇米特依然是上了繃帶，但是復元得很快。至少，凱利在想，那位輪機官有藉口顯得有點站立不穩的樣子。

他們發現其他的人正前往航行觀察艙。至少有這麼一回，誰也好像不急着去看看圓頂艙中會出現甚麼新奇景觀來。

他們排隊通過艙口，進入觀察艙。太空船在傾斜着，好讓他們不必引頸去觀看那一景象。

「景象」是凱利對這一景像所能够想出來的唯一字句，他起先還以爲會見到光亮得使人眼盲的東西，像地球的太陽一樣，但的確是更大。根本不是那樣子。

他所看到的是一個扁平的球，從觀察艙所能看到的象限看來，那個扁球佔據了太空太多的地方，那個球並不明亮，看起來眞有點令人傷心。

起先，凱利覺得它看來像是淡藍色，後來他決定是紫色，不，是灰色。他最後決定那東西根本沒有顏色。

「那好像是在看一盞紫外線燈，」他說。「更像是我能够體會它，而不是看到它。」

「從那個東西放射出來的根本不是光，」雪奇說。「那麼巨大的東西，應該像個黑洞一樣能够吸光。你會發現到它好像是陰陰暗暗的，可是我們沒有看到其他的光源，雖然這是銀河的中央。」

在他驚訝中心星球的時候，凱利沒有發現，但那是眞的，中心星球週圍的太空都是完全黑的，一顆星也看不見。

但是，在中心星球內，無窮盡的非光變幻正在發生，它以最使人心慌意亂的形態流動和結合，時常改變強度。觀看它凱利覺得有點不舒服。



「是甚麼使我們還活着呢？」托華德問

是我

「我們正想知道你甚麼時候才講話呢？」船長說。「你現在滿意了吧？我們已帶你到了你要到的地方，這兒就是銀河的中央。你現在可以帶我們回到人類生的太空去了呢？」

可是還有一個任務

「我早就猜想會有詐。」

「我們有客人來了，」美絲莉說，一面在凝視艙口，其他的人也跟着她凝視。靈晶球飛出了距離桌子約兩公尺遠的艙口，它停止在房艙的中央。

「我還以爲你自己不會走動呢？」

那麼靠近中心星球，我已經開始增強力量了。

「最後的一項任務是甚麼？」憤怒使得船長的聲音發抖。

這條船一定要加速直接進入中心星球。「够了！」凱史坦突然大聲叫喊。「我們同意去冒險！我們沒有同意去自殺！你們這些軟骨頭也許會願意去聽這個荒謬的靈晶球的命令去送死，但是維狒人可不願意！他不但是會謀殺我們，而且還會謀殺我們所有的後代子孫。」

那兩個維狒人立刻伸手去抓靈晶球，然後在半途中呆住，好像是化成石頭的樣子。

不必害怕，制服他們是要防止他們作出愚笨的事情。在他們朦朧的意識中，他們會知道他們週圍發生了甚麼事情。

「但願我能够知道，」船長遺憾地說。

「現在，靈晶球，」托華德說，「有關俯衝進入中心星球這件事，你能不能由你自己去幹呀，等你在那邊辦完了你的事之後，你再來接運我們。」其他的人點頭，滿懷希望的贊成這個意見。

我怕不行啊，如果是消除了我的保護，你們和你們的船就會立刻被分解為你們的組成原子，而原子本身也會被破壞而變成中心星球的物質。

「那只是個建議罷了。」

「靈晶球，」荷馬說，「你能告訴我們為甚麼嗎？是甚麼事情導致我們大家同歸於這一命運？在我們採取終極的步驟之前，請告訴我們你是甚麼東西？守護神是甚麼東西？中心星球的本質又是怎樣？」

好吧，但是語言是傳達這種資料的一種笨拙的概念工具。充其量，你們的理解力只能領會這個故事最朦朧的一點概念。等告訴了你們之後，你們又會變成幾乎是像從前一樣的無知。

「不管怎樣，告訴我們吧，我們至少應該知道。」



好吧

它們是太空天使號船員的集體意識，它們是一切物質的中心。這一點他們是看不到的，但是可以透過不屬於他們自己的智識和感覺而領會。這就是宇宙物質的質量，無形，沒有體積，在虛無之中沒有別的東西可資比較，只有那質量，啥也沒有。他們知道，像一個人在夢中知道一樣，這一質量會構成他們所知道的宇宙。

後來，那個質量不再是質量，而是無窮盡的碎塊，從中央向四面八方衝擊。那些碎塊分裂再分裂，互撞，粉碎。慢慢的，擴張開始減慢，原始質量的無形狀態，爆炸的混亂，產生了一種新的因素——常態。

一塊一塊的物質開始結合，較大的吸引較小的。大部分原先的物質，都是微細的灰塵，掉向地心吸力強大的中央。灰塵和無法區別的硬塊物質變成了粗圓形的球狀體，較小的球體圍着較大的球體繞行。如此形成的系統，自行以數千萬，數十億和數兆球體為一組的方式，環繞着另一個更大的地心吸力中心。這些超級組成的單位進化成晶體和廣大的螺旋狀體，可是，全部都被遮蔽在微粒的雲煙中。

然後發生最大的變化。一塊又一塊的物質，以難以置信的壓力，彼此互相壓緊，那些物質，

沒有注意到緊張力，都想到達地心吸力的中央。分子已被壓碎不再存在，原子本身也被壓迫到連這些基本單位也無法承受壓力的程度。衝突開始發生。

隨着反應的發生，一個又一個，較大的硬塊發生爆炸，化爲一團烈火。現在它們變成了星星，第一陣太陽風吹走了新星辰系統的塵雲。宇宙間於是有了光，不再是無形的物質，而形成了星星和銀河，依然在不斷擴張之中，依然是受到了構成宇宙的大爆炸的衝激。

在各個新銀河的中央，開始發生各種現象，不再服從太空其餘地方的規矩，原始質量爆炸時就已有的規矩。那就是中心星球。

在原始的爆炸中，並非所有的基本物質都被炸成灰塵和氣體。原始質量的一些添加物尚保持相當的完整，於是產生萬有引力中心，各個銀河是環繞這些中心組成的。這些中心是存在於眞正太空中，可是又離開眞正的太空，它們的規矩和過程和原始質量的規矩和過程完全不同。它們是太偉大了，太巨大了，甚至能存在於眞正的太空中。體積、能力、時間等等限制因素，不能適用於這些超級星球。在它們混沌的狀態中，在迅速前進中的質點中，另一種獨特的因素開始發生了：智慧。

在一個巨大銀河的中央，一股大智力開始存在，那是波浪和質點有秩序的排列所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其餘各種隨便存在物體的最終結合。那顆巨大的中心星球開始有自覺，不久之後，它發



覺還有像它一樣的其他星球。

中心星球的大智者彼此都認識，宇宙生存的基本規矩他們都很明白，因此他們對於這些事情都沒有浪費喉舌。後來因爲原始爆炸而產生的次等民族所謂的一切智識和文化，對於中心星球的人來說，那都是不證自明的事情。卽使是如此，在他們之中也有一些貪得無厭、類似日後未開化社會中精神病的人物。

守護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像其他中心星球人物一樣，祂在大銀河中央的燦爛人物中，是一位標準卓越的天才，祂開始去爭權，而權力在中心星球人的心目中是無關重要的事情，因爲大家都是像神一樣，是有影響力的人物。這種情況對當了守護神的人來說，還不够理想，他想主宰他的智慧同胞。

爲了要追求這種權力，他犯了智慧的人類所無法瞭解的罪行，很多十惡不赦的大罪。其他的人必須要起來採取行動，打了一場仗，戰爭的規模是麼那龐大，戰爭的情況人類是那麼陌生，人類只知道發生了衝突這回事。

戰敗的守護神逃跑了。

有一名中心星球的智慧人物被指派爲追擊者，他就是後來被人稱作「靈晶球」的人物。在無限長的早一些時間，星際間的智慧人物就學會了自已離開他們的中心星球，自由的在各銀河和其

他立體空間領域中旅行。星際間的人物對於體積、能力和時間等等因素，幾乎是有完全支配控制的能力。

靈晶球搜索，但是它有一項中心星球智慧人物所共有的弱點：離開了它的中心星球，它就衰弱了。慢慢的但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力氣消失了。有一個辦法可以恢復那些力量。雖然只有最偉大的銀河才產生了有智慧的中心星球，較小的銀河則有一團團的原始物質在它們的中心，它們缺乏產生偉大智慧人物所必需的極大壓力，但是擁有足够的能力，可以使一位落魄的智慧人物復甦。

當靈晶球感覺到它自己的衰弱已經過了安全的限度的時候，則必須要到較小銀河的中心星球浸潤復元。但是，有一次，靈晶球計算錯誤，它闖進了一個中心星球之後，才發現守護神早已佔據了那個星球。他們打起來了。靈晶球體力衰弱，無法打勝，它趁還有足够力量的時候，突圍逃跑，守護神變成了追擊者。

按照人類的標準計算，戰鬬歷時無限長的時間，逃亡，又再歷時無限長的時間。最後，它不願意過早迎戰它的敵人，甘冒毀滅的危險，靈晶球帶着必要的原料躲進一個不重要的行星裏面。

靈晶球把它自己壓縮成為最小的實用的體積，然後它把它自己埋藏在一塊有堅硬的物質裏面，那是它利用手頭的原料製成的。經過了幾萬億年之後，地心吸力一定會把那行星和它的星球吸



回銀河中央去。但是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只有一絲兒智慧的小人物發現了它，它的等待也許是過去了。

「難以令人相信！」伯特倫感嘆說。「一座會思想的星球，一個能把一座行星像毯子一樣包裹它自己而安睡了好幾萬億年的怪物。」他有趣地搖搖他的頭。

他們大家都被那故事迷惑得恍恍惚惚，彷彿幾萬億年已經過去了，可是又像時間根本沒有溜跑。

沉醉於他們所看到的景像，他們體會到以靈晶球時間標準所計算的年代的過去，時間在那個時代幾乎是毫無意義。

「啊，」托華德說，「我們開始明白了。」

你們根本是不會明白，你們才略為瞥見我們的存在。很可能，你們只懂得人類能够懂得的程度。

「以後又怎樣？」船長問。

艦隊已經運送到中心星球正對着我們那一邊，我希望那會牽制守護神，使我有足够的時間登上中心星球，當祂找到我的時候，我早已恢復了足够的戰鬬能力。

船長很不高興，她的臉發紅，她右手的食指不耐煩地輕敲觀察艙的支柱。「如果他沒有被牽制太久呢？如果它不上誘餌的當呢？」

那麼我就死定了。

「那麼，附帶的，我們也死定了嗎？」

當然啦！

「甚麼時候開始呀？」

我們現在正在加速衝向中心星球，艦隊早已經開始它的攻擊了。

「我們甚麼時候會知道？」

那不要緊，要是守護神打贏了，那就是等於你們沒有存在。

「甚麼話也比不上指揮官的精神講話。」托華德喃喃而言。

然後他們對準衝過去，中心星球從觀察艙看來，隱約出現，越來越大，那一羣人在觀望。沒有活動的感覺，太空船內沒有震動，沒有聲音。

南茜突然驚叫，打破沉寂，「靈晶球呢？」

其他的人從圓頂艙轉過身來，凝視着他們上次看到靈晶球的地方，但只看到一團多種顏色的火焰渾濁煙雲，迅速地擴大中。



那種煙雲繼續擴散，瀰漫全艙，好像是穿過了觀看的人羣而沒有任何影響或是感覺。當艙內消除了眩目的煙雲之後，他們依然可以看到煙雲在艙外，包圍着太空船，越來越大的在擴散中。

托華德是第一個恢復他的聲音的人。「我們現在是在它裏面了。」

在太空船外，火焰以越發增强的强度在燃燒。在精神感應方面，靈晶球曾經和他們溝通，他們體會到心靈上的激動，分擔靈晶球的感情。

那個像神一樣的人物恢復了元氣，興奮異常，意氣揚揚。新的力氣，新的能力，湧過他外星人的血脈，不久他就可以勢均力敵的迎戰他的死敵了。

時間對於那些「觀衆」來說是失去了意義，就像是他們體會星際間智慧人物的歷史時一樣。沒有事先警告，靈晶球的狂喜心情消失了。

「守護神來了，」荷馬宣佈說。

決鬪開始了，那兩個古怪的人物同時在很多方面彼此攻擊對方——精神鬪爭、力氣搏鬪，多方面在力拚，人類只能略知其一二，心理決鬪方面，人類的智慧沒有那種概念，且勿論用言辭表達。

突然間，船員們離開了中心星球，置身於一架似屬是他們自己的飛機，飛行於銀河中央的星羣之間。有時候，一顆星會閃出燦爛的新星來，因爲那兩個人物在決鬪時從它們那兒吸取支援。

地球人認爲這應該是不可能的，卽使是那些星星是那麼近，他們不應該能够同時看到那麼多的星星爆炸，但是，在他們的新現實世界裏，時間和光速跟從前是不一樣了。

由於戰鬪激烈，星雲像蜘蛛網一樣的四散，在這一階層，他們本人是看不見，但是他們正在破壞中心星球，以作報復，在十萬年之後，在地球上也可以看到。

平面刹那間的移動露出了一個「地方」，可以看到那兩個戰鬪人員在那兒決鬪，他們化作兩大團顏色，彼此衝撞，移動，而不混成一團。

戰鬪變得混亂，無法瞭解。當太空天使號的船員在集體體驗時，一種新的情況發生了。從他們潛意識中挖出來的形象開始出現。爲了要能勉强瞭解戰況，他們的意識開始從地球的神話歷史中提供形象。

在一個大平原上，像玻璃地板一樣的毫無特色，一個裴甲騎士和一條有寶石鱗的巨龍在決鬪。那條龍的呼吸聲，震耳欲聾，噴出一陣陣的毒霧。

那條巨龍的頸彎成弓形，牠那恐怖的嘴巴張開來，要咬那個騎士，但是一把長矛刺進牠的上下顎之間……

另一個平原，但是蓋有冰雪，四週有高山圍着，在遠處，可看到一間大木屋，還有一道像橋一樣的彩虹，彎伸到無限遠地方。



在雪地上，一個長有灰鬍子的巨人，是個獨眼龍，戴着一頂金色頭盔，跟一隻垂涎的野狼在決鬪。

那隻野狼的鼻孔噴出火焰，牠的眼睛像紅色的煤塊，口水從牠閃亮的尖牙流到雪地上，發出一陣陣的臭水蒸氣味。

人和野狼在不停地搏鬪，那個人的裝甲是堅不可破的，那隻狼的皮是靭不可入的，可是那個人疲倦了。事先沒有預兆，他失足，身向後倒，那隻野狼立刻跳到他的身上，尖牙閃閃發光……

在高山叢林站着一個可怕的惡魔，他的下身像一隻水牛，他的上身像人，他的臉像猿猴，長有象的象牙和大耳朶，還長有山羊的角，他手握着劍和盾。

衝過來和他對抗的是一位騎着獅子的年輕女人，她戴着一頂皇冠，她的身軀長有十隻手臂，兩隻手臂拿着劍和盾，兩隻手臂在拉弓，一隻手臂揮舞着尖銳的鋼環，一隻手臂握着刺象棒，一隻手臂拿着一個鈴，一隻手臂捧着一個碗，一隻手臂持着一把鎚矛，最後一隻手臂端着一個祈禱輪。

他們繼續力拚下去，一直到那惡魔蹲伏下來，拚命一跳……

一座巨大的樓梯，有好幾公里寬，延伸在無窮盡的空間中間。在金色樓梯的中間，可以看到有兩個人。

下面那個人是個令人作嘔的傢伙，他的相貌易變，難以區別，反正是討厭就是了。

上面那個人像個人，身穿非常光亮的衣服和甲冑，難以正視。但是從那個人的肩膀上，伸出了巨大優美的翅膀，羽毛閃耀着金屬的暈光。

臉是人的臉，但是美麗得不像人，既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像眞理一樣的高貴，像法律制裁一樣的冷漠無情。

用兩隻手，他揮舞着一把巨劍，劍鋒有使人目眩的火光。那個黑傢伙畏縮的走下樓梯。

那個惡魔想爬上去，但是一再被擊退，越來越沒有勁，沒有那麼兇了，越退越快，後來一走了之，後來又……

凱利驚醒過來，他當時是坐在領航觀察艙地板上，緊靠着瓦解儀的電腦架。他向四週看一看，其他的人也反過來看他，並且彼此相看。

那兩名維狒之可以控制他們身體的行動了，但是在本性上顯得像被人制服了的樣子。只有荷馬好像是沒有變，反正一向是難以瞭解荷馬的。

「沒事了，」船長說，「靈晶球贏了。」

「我證明回敎眞主是偉大的，」亞奇米特說，依然是有點恍惚。「我證明祂的確是眞主。」

「現在又怎樣？」托華德問。凱利從來沒有聽過那個老牌的太空船員語氣是那麼疲倦。



「你問那個問題問厭煩了。」美絲莉說。

現在我要繼續進行我的任務。

「但是你贏了呀。」

只贏了這一場小衝突，但是這件事情在解決之前還要繼續鬪一段時間。

「你沒有殺死祂嗎？」

一個星際間的智慧人物是無法殺死的，我們是永生不死的。

「那麼你的目的是要摧毀祂嗎？」

一點也不是

「那麼是甚麼呢？」

我一定要爭取一段時期的控制權，然後我一定要治好祂。

「太空天使號」的船員一聲不響的坐了一會兒，無心去欣賞任何奇景。

「那麼你是位精神病治療醫師嗎？」

那是最類似人類的職務，我是個治療師，守護神那個傢伙有毛病，祂那一類的人都有毛病，那個問題還沒有完全搞清楚，但是我們相信永久根治是可能的，終有一天我會逮住祂，祂就會再度變成一個可靠的人了。

「那麼我們呢?」船長總是在考慮公事。

你們是我最後的任務。我早一些時候曾經告訴過你們，我只不過是靈晶球智慧人物的一小部分，奉令來處理你們。靈晶球本人依然還不知道你們的存在。但是公正是他最大的長處，你們曾經幫忙過他達成他的任務，因此我將會處理好你們的事情，然後我再拋棄這種討厭的外貌和經驗，跟靈晶球偉大的智慧人物團圓呀。

當初次遇見時，你們正在採集掩埋我的晶體，你們可以帶着你們的晶體回家鄉去。你們已經花了一些時間來幹這件事。我看你們這次旅行，在前往你們的銀河中央中途所蒐集的古董和資料，就足可大大的補償你們的痲煩了。

最重要的是，你們會帶着這種智識回去。在你們銀河的中央有一顆中央星球，那是由宇宙原始物質所組成的一種現象。控制了那種物質就能實現一切的事情。要經過無限長的時間你們人類才會學會了利用中心星球，但是，當你們眞的學會了之後，那你們就會無所不能啦，你們甚至可以希望變成像我一樣的人物，我現在要把你們送回到你們的地方和時間去，因爲時間在中心星球是毫無意義的，再見啦！

他們霎眼，四處凝視，一個又一個，他們一言不發蹣跚站起來，誰也不想首先說話。突然間，他們的眼睛被在頭頂上旋轉的行星所吸引，它的藍色的海洋和白色的浮雲，幾乎佔滿了從觀察艙看去的景色。



「我眞不敢相信，那是地球呀！」

「漢姆，快到船橋上來！」船長突然消除了她的眩暈，又再認眞處理公事了。「快利用通訊機申請指示。」

船長還沒有下達命令完畢，漢姆早就不見了。她走到其中一具新的終端機，把它連接到船橋指揮電腦上，聲音傳過來了。

「是甚麼船?這兒是地球港港務局，我再說一次，是甚麼船?你們是以非法和非正規的方式用超音速俯衝進入繞行軌道。」管制員顯然是感覺到慌亂。「立刻報告你們的身份，要不然就要遭受射擊啦！」

「這是太空天使號貨輪，由船長傑蒂哈雷維指揮。」

沈靜了一陣子，那個看不見的管制員正在查詢他的電腦。

「不是依據與明斯克礦物公司所訂的合約，登記前往太空阿發杜比魯四號星球那艘太空天使號吧?」

「當然就是那一艘！」船長大聲咆哮。「有多少艘那樣船名的船是有名叫哈雷維的船長的呀?」

「你是因爲緊急情況而被迫回航的嗎?」

「回航?」

「除非我的資料是錯誤的，你們去了還不算太久，無法到了阿發杜之後又再回來。」語氣毫無疑問顯示電腦的主人認爲電腦可能是出了差錯。

船長的手緊握着麥克風，「但是，我們已經去了兩年多啦，主觀的判斷。」

「太空天來號!」都個聲音說，「快準備地球港港務局警衛部隊登船。」

地球港警衛人員乘坐快速像是好戰的緝私艦到達，太空天使號的船員們集合在閘門迎接他們。

頭一個通過艙口的是一位身穿港務局制服的灰髮男人，繼而是幾名穿着警察制服的武裝人員。他們公事公辦的禮貌態度突然收斂起來，當他們看到兩名維狒人的時候，警察在亂摸他們的手鎗袋。

「別緊張，弟兄們，這兩個人是我的船員，」船長極力想壓制笑容。

「啊，哈雷維船長?」那位灰髮男人顯然是滿神經緊張的。「我是港務局的魏普少校，我要你負責那……那兩個畜牲的行爲。」



「不要擔心，沒有膽量的傢伙」凱史坦說，「我們不會傷害你的人的，看到他們伸手拿武器眞使我們發笑，我們覺得眞驚奇。」

「唔，是的，我猜是的。啊，哈雷維船長，當我們來時我們發現你們的船安裝了一些非常不合法的武器。」

「啊，是的，我忘了那件事啦!」

「我散說，啊……」突然間，他看到了荷馬。「這是甚麼東西呀?一隻外星動物?我怕呀一定要把牠關起來，繞行軌道檢疫，立刻生效，你非常瞭解規定，我的上帝，多麼難看的動物!」

「喂，你不能那樣批評荷馬，」凱利頗爲生氣，他很親切的撫拍那個醜怪的甲殼，「同時你也不能把牠關起來，進行動物檢疫。」

「爲甚麼不能呢?如果我可以請問的話。」

「因爲，長官，我是一位詩人，習慣了去接受那一行業應享的禮遇，我反對你說的話。」

那個巡官跳了好幾公尺遠，幾乎是跌入警察的懷抱裏。「牠會講話呀!」他高聲喊叫。「牠是有智慧的嗎?」

「那是可以爭辯的，」托華德喊道，「那要看你對詩人的看法如何而定。」

「這是甚麼意思?」魏普眞想把他的頭髮連根拔起。

漢姆認爲要有一個頭腦冷靜的人。手掌伸開，像個和事佬似的，他走近煩憂的魏普，「啊！啊！鎮靜下來，你知道，事情是這樣的……」

最後一位來賓快要離船了，兩週以來，「太空天來號」就一直被扣押在地球港內一個警戒極度森嚴的碼頭上，船的記憶庫被一組又一組的州科學家檢查，船員們受到無窮盡的審問，一直到當局人士表示滿意，有關他們獨特的冒險行動，不會再有甚麼資料好提供了。

後來，記者和敎授絡繹不絕的到來，有關「太空天使號」航行的新聞傳遍了人類佔據的太空，該船的船員立刻變成了聞人。

凱利奉派引導小組人員參觀太空船，展出還沒有被政府沒收的紀念品。在那一組的人士中，有一位官拜海軍上將穿軍服的人，和一位沙蘇瑪大輪船公司的官員。

那位船上侍應生覺得有點感慨萬千，在不久之前，他只不過是另外一個無名的孤兒，在地球港混飯吃，他最大的雄心壯志是到任何船上幹任何差事都可以，現在呢，他有一大羣要人跟着他，要聽他講的每一句話，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會認識他這個人。

當他引導他們離船的時候，有好幾個人拉他到旁邊去私下聊幾句。

「孩子，你是否考慮過在海軍謀前途的發展？」那位海軍上將努力擺出父輩的態度。



「當然，但是我永遠過不了征募官那一關。」

「事情可以安排，到特勤學校去受訓幾個月，那你就可以當個帶兵官了。」

「我對軍人事業眞的不再有興趣了，長官。」凱利覺得有點難爲情。

「決心留在商船服務？」沙蘇瑪輪船公司那個人認爲他發覺到機會來了。「選對了，我們會樂意請你到公司裏來，待遇優厚、定期晉升、完期上班。我不介意告訴你，你的聲譽會促使你爬到其他一些資深人士的頭上來。」

凱利看着那個人漿得硬直的制服，掛滿了官階和功勛的標誌，他猜想那位輪船公司的高級職員大部份的時間是坐在辦公桌後面渡過的。

「我聽說沙蘇瑪輪船公司是個很好的工作地點，」凱利沒有答應。

「要記着我們啊！」

最後一個離船的是一個矮小長了鬍子的男人，穿着破舊的太空船員制服，戴着一頂襤褸的帽子，帽子前面釘有一枚失去了光澤的勛章，得意揚揚的戴在他一團凌亂的頭髮上。

「我不知道在介紹時你是否記得我的姓名。」那個長了鬍子的男人說，「黑慧星號普魯博船長，我剛從大拍賣中買到了那條船，我正在徵募船員。」

他隨便的說，他輕黎的態度立刻使凱利覺得自由自在。「獨立作業的貨輪？」凱利問。

「還會有別的船嗎？」普魯博露齒而笑。「這次航行你是當經理官的見習生，你是不是？」

「對啦，但是我也接受交互訓練，學習船上大部分的其他職責。」

「我隨時可以用得着一位好船員，待遇不像沙蘇瑪公司，我們是爲分紅而工作，工作時間長，但我已請了一位好廚師，要記着我啊！」

「謝啦，我會記着的！」

當普魯博走了之後，凱利走囘到他的艙房，脫掉他租來的大禮服，他穿囘他穿慣了的工作服和靴子，看看他自己在鏡中的樣子。

那套工作服，當初他穿着時是下垂的，現在是非常合身了：那雙靴子，一度覺得是很笨重，現在覺得像是一雙舊拖鞋。

他自我不贊成地向着他自己的影子露齒微笑，然後去找其他的船員，他發現他們大多是集合在餐桌週圍。

過了一會兒，船長來了。她好像是有點憂傷，示意要大家聽着。「現在我們大家都在這兒了，我們可以從幻想中清醒過來了。我們也許是星際間的闊人，我們帶囘來了這個行星從來沒有見過的最貴重的寶藏——暫且別提我們貨艙中的鑽石水晶——但是，我們破產了。」

「破產了？」凱利問，「那怎麼可能呢？」



「政府無法決定該如何處理這一切空前的東西，於是他們沒收了一切的東西，包拘晶體在內，他們要雄據其上，一直到他們想出辦法來爲止。此外，明斯克礦物公司的資產也被沒收了，我們可以打官司，我們也許會得到我們欠人的一切東西，但要準備長久等待，這樣的官司可以拖好幾年，那就是說，我們還得要再找合約，如東我們要繼續營業的話。」

他的機會來了，凱利清除他喉嚨中的痰，開始講話，「我怕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你是甚麼意思？」顯然，根據船長的表情，她早就知道他要說甚麼。

「啊，我希望你們大家都知道，這條船就是我的家，你們就是我的家人，我從前是沒有家和家人，但你不能永遠留在家裏。我簽了合同來當船上侍應生，你不能永遠幹那個差事，在這次旅行中，我已經長大，不適宜幹那種工作了。」

船長求助於她的經理官，「托華德？」

「他從我那兒不會再學到甚麼了，他可以在任何獨立作業的貨輪上當經理官，他駕駛大氣層飛艇熟練有如冠軍人物。」

「聽着，凱利，」南茜說，「你可以簽約再航行一次，當我的助手，在通信方面，有很多事你還不懂呢。」凱利覺得很驚奇，她的表情和語氣幾乎像是在懇求。

「謝啦，南茜，我找到了一個自謀發展的機會，我認爲是很重要，要把握這個機會，我不能

永遠依靠他人的好心。」

「你打算上某一條船了嗎?」船長的聲音有點粗率唐突，「但願那不是一艘輪船公司的船。」

「普魯博船長答應在黑慧星號船上給我一個職位，我想我也許會去幹。」

「普魯博是個好人，」船長伸出她的手來，「把你的手環交給我，我要登記最新的資料在手環上面。」她拿了手環，離開餐廳，當她走下梯路時，其他的人可以聽到她用手帕去擦鼻涕的聲音。

雪奇抬頭往上看，他正在審查一份印好的資料。他向着凱利微笑，然後說，「明斯克礦物公司會替太空天使號開一個銀行戶頭，我們會把它應得的那一份晶體價值存入那一戶頭去，等它獲得放行之後。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會爲你另外開一個戶頭。」

「那將是一筆大數目，」托華德說，「如果眞的送到的話，那將會够你去收購黑慧星號或是其他船隻的股東權，對一個初次航行完畢曾任船上侍應生的小伙子來說，那不算太壞嘛！」

「那正合我的意思，」凱利說。

船長在過了幾分鐘之後回來，交還他的手環，當他把手環戴上時，他發現手環上鑄了一顆小星浮雕。



「但這是甲等太空船員的手環，」他抗議說，「我只够資格當初級太空船員。」

「像你說過一樣，你只是簽約當船上侍應生作例行的航行。但是歷時較長，你獲得了大多數人所無法獲得的經驗，進入銀河中央，和俯衝進入星球，那都可以說是超乎職責規定見義勇爲之事，你榮獲晉級了。」

凱利把他最後的私人東西塞進他的太空行李袋裏面，他聚積了不少的東西——太空天使號所訪問過的世界和外星人船隻上所得來的紀念品，還有他的同伴們所贈送的禮物。

拉法埃脫，有點慚愧的樣子，曾經拜訪凱利的房艙，贈送給他一座立體玻璃屋，屋內埋藏有一個小圓球——那是一座叢林星球，從太空看來的樣子。

「我是利用亞奇米特的文書工具和船上的電腦製成的，」拉法埃脫解釋說，「在顯微鏡投影下，詳細情況還包括有植物和廢墟。」

忸怩不安地，那個紅髮小伙子伸出了他的手，「謝謝你救了我的命，眞抱歉害你要油漆船艙。」

船長贈送他一盒雪茄煙，亞奇米特贈送他一床祈禱用地毯——「如果你找到了眞正的信仰。」伯特倫贈送他一整套貨船船長手册，凱史坦則送他一把利劍。

凱利向房艙作最後的巡禮，那是他頭一間自己一個人獨住的房間，他用手摸摸床舖和架子，然後聳聳肩膀，家現在只剩下一個太空行李袋了。他有他自己的行李和行業了，一個太空船員還需要甚麼呀！

船員們集合在艙口去歡送他，到處都有握手和擁抱，他眼睛含着淚水，南茜抱着凱利，猛親吻他，還說她會想念他。

「但願你早說出來」

「你以前沒有離開呀！」她合理的回答。

荷馬疾走到身邊，從牠的甲殼裏面，牠拿出了一片錄音唱片出來。「這是我的英雄史詩『中心星球』的草稿，你是史詩中的主角，你也許是不會明白，但你儘可放心，保證你會永垂不朽。」

托華德遞給他一包東西，「是我在工場中製成的東西。」凱利把它打開，那是「太空天使號」逼眞的模型，正確到甚至連空的火箭發射架也裝上去了。凱利的手指撫摸模型，然後迅速調頭，以期其他的人看不到他的臉，他把模型塞進他的太空行李袋裏。

「保持永恒的警戒，軟弱的小傢伙呀！」凱史坦用他巨大的爪手，緊握著凱利的手，「宰掉任何有威脅性的東西。」



「要記着靴子的事情，小伙子，」托華德說，「名氣是迅即消失的東西，但是一雙好的靴子會保證你渡過一些艱難的情況。」

最後，沒話好說了，揮一揮手，凱利轉過身來，把行李袋擧到他的肩膀上，然後走下跳板。一陣陣毛毛雨落下來，那個頭重脚輕的人，搖搖擺擺的消失在霧雨之中，一個不習慣在老地球地心吸力中走路的人。

「那小伙子像個太空船員了。」托華德拭掉一滴眼淚。

他們在觀望凱利逐漸縮小的人影，一直到船長打破沈寂。「托華德，快到終站去看看，看看你能否替我們找到一位船上侍應生。」

# 太空天使號

丁一著

出版者：金蘭文化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汀州路四九九號之四
電話：三九四〇四六二・三九五一七二三

臺灣總代理：弘翁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萬大路四九四號
電話：三〇九七六三九・三〇五八二五八
郵政劃撥：七〇二〇一〇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一號

東南亞總代理　遠東文化（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廈門街門牌十九號

發行人：許素蘭
監印人：張耀先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全一冊）新臺幣玖拾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